【目次】

[第十一章、小部與雜藏 1](#_Toc390938143)

[第一節、總說 1](#_Toc390938144)

[第一項、各部雜藏的部類 1](#_Toc390938145)

[第二項、雜與偈頌 7](#_Toc390938146)

[第二節、法句、義品、波羅延那、經集 21](#_Toc390938147)

[第一項、法句 ── 優陀那 21](#_Toc390938148)

[第二項、義品 28](#_Toc390938149)

[第三項、波羅延 32](#_Toc390938150)

[第四項、經集 36](#_Toc390938151)

[第三節、自說、如是語、本生 56](#_Toc390938152)

[第一項、自說（優陀那） 56](#_Toc390938153)

[第二項、如是語 58](#_Toc390938154)

[第三項、本生 60](#_Toc390938155)

[第四節、長老偈‧長老尼偈‧譬喻 67](#_Toc390938156)

[第一項、長老偈與長老尼偈 67](#_Toc390938157)

[第二項、譬喻 72](#_Toc390938158)

[第五節、其他各部 77](#_Toc390938159)

[第一項、天宮事‧餓鬼事 77](#_Toc390938160)

[第二項、佛種姓‧所行藏 79](#_Toc390938161)

[第三項、無礙解道‧義釋 84](#_Toc390938162)

[第四項、小誦 86](#_Toc390938163)

[第六節、小部與雜藏的次第集成 90](#_Toc390938164)

[第一項、銅鍱部的小部 90](#_Toc390938165)

[第二項、其他部派的雜藏 92](#_Toc390938166)

**第十一章、小部與雜藏[[1]](#footnote-1)**

**第一節、總說**

**第一項、各部雜藏的部類**

（p.793-p.800）

上圓下波法師指導

釋道照敬編

2014/4/27

**一、四阿含以外的佛法所集成之部類**

**（一）銅鍱部：稱為《小部》**

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的「經藏」，在「長」、「中」、「相應」、「增支」外，有「小部」，總稱為「五部」。《善見律毘婆沙》說：「除四阿鋡，餘者一切佛法，悉名堀陀迦經」[[2]](#footnote-2)。堀陀迦（Khuddaka）譯義為「雜碎」、「小」，所以「小部」也就是「雜部」。

**（二）化地部、法藏部、大眾部：稱為《雜藏》**

化地部（Mahīśāsakā）《五分律》，

法藏部（Dharmaguptaka）《四分律》，

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僧祇律》，

凡「四阿含」以外的「雜說」，都稱為「雜藏」[[3]](#footnote-3)。

**（三）說一切有部：但說「三藏」，沒有《雜藏》**

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沒有「雜藏」，因為經上但說「持吾三藏」[[4]](#footnote-4)，或說「持素怛纜，及毘奈耶、摩呾理迦」[[5]](#footnote-5)。

**（四）小結**

早期的結集，可見是沒有「雜藏」或「小部」的。

**二、《雜藏》或《小部》遲於四阿含的證成**

**（一）「四部阿含」是早期集成**

銅鍱部立「五部」，但在銅鍱部學者的著作中，如

（1）Samantapāsādikā[[6]](#footnote-6)說：「通四部者」（Catunekāyika）[[7]](#footnote-7)；

（2）Sumaṅgalav（p.794）ilāsinī說：「四部阿含」（Catunnaṁ āgamānaṁ）[[8]](#footnote-8)；

（3）《島史》說第一結集時，「阿含藏」的內容是：「品[[9]](#footnote-9)，五十集[[10]](#footnote-10)，相應，集[[11]](#footnote-11)」，也只是「四阿含」[[12]](#footnote-12)。

**（二）《小部》或《雜藏》，比「四部阿含」遲一些**

所以「經藏」的「四部阿含」，是早期集成，是部派間的共義；而「小部」或「雜藏」，是多少要遲一些。

但也不太遲，西元前二世紀，Bhārhut的銘文[[13]](#footnote-13)，已說到「五部」（Pachanekāyika）了。

《小部》或《雜藏》，比「四部阿含」要遲一些，這是約最初總集為一大部，稱為「小部」或「雜藏」，如約現在所傳的內容來說，那是也有更早的，也有更後起的，不可一概而論。

**三、從傳說中看各派的《雜藏》**

**（一）銅鍱部所傳完整，餘部沒傳或僅一分**

《小部》或《雜藏》，完整而流傳到現在的，只是銅鍱部本。其他部派的，沒有傳來，或僅傳一分。從傳說中，可略見各派「雜藏」的一斑。

**1、銅鍱部所傳的《小部》共分十五部**

1.銅鍱部所傳（依日譯本）的《小部》，內容分為15部：

（1）《小誦》[[14]](#footnote-14)、（2）《法句》、（3）《自說》、（4）《如是語》、（5）《經集》、（6）《天宮事》、（7）《餓鬼事》、（8）《長老偈》、（9）《長老尼偈》、（10）《本生》、（11）《義釋》、（12）《無礙解道》、（13）《譬喻》、（14）《佛種姓》、（15）《行藏》。[[15]](#footnote-15)

第5部《經集》，內分5品：〈蛇品〉、〈小品〉、〈大品〉、〈義品〉、〈彼岸道品〉（波羅延那）。《經集》，是銅鍱部所集；在其他部派中，〈義品〉等都是自成部類的。

第13部《譬喻》內分4品：〈佛譬喻〉、〈辟支佛譬喻〉、〈長老譬喻〉、〈長老尼譬喻〉。

**2、法藏部所傳《雜藏》共分十二經**

2.《四分律》的「雜藏」，共12部：「（1）生經、（2）本經、（3）善因緣經、（4）方等經、（5）未曾有經、（6）譬喻經、（7）優婆提舍經、（8）句義經、（9）法句經、（10）波羅延經、（11）雜難經、（12）聖偈經」[[16]](#footnote-16)。

**（1）十二經的對照**

**A、前七經與十二分教的對照**

從（1）－（7）《生經》到《優波提舍經》（p.795），共7部，與「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事」、「因緣」、「方廣」、「未曾有」、「譬喻」、「優波提舍」的名義相合。這7部，在法藏部中，應有「四阿含」以外的獨立部類（銅鍱部僅有「優陀那」、「如是語」、「本生」、「譬喻」──4部）。

**B、餘四經與銅鍱部的對照**

此外，

（8）「句義」是《義品》；

（10）「波羅延」是《彼岸道品》；

（9）「法句」是《優陀那》；

（12）「聖偈」是《牟尼偈》，銅鍱部編為《經集》「蛇品」第12經。

**C、《雜難經》**

**（A）「雜難」即「雜問」**

（11）「雜難」，是「雜問」的意思。

**（B）與大眾部的《論難經》相當**

《僧祇律》說：「八群經、波羅延那經、論難經、阿耨達池經、緣覺經」[[17]](#footnote-17)。在這一類屬於《雜藏》的部類中，有《論難經》，顯然的與法藏部的《雜難經》相當。

**（C）《惟曰雜難經》，可能是《雜難經》及《論難經》的同本別誦**

現存支謙所譯的《惟曰雜難經》[[18]](#footnote-18)，這當然是惟曰（vaipulya──方廣）的「雜難經」。然在這部經中，如除去薩陀波崙（Sadāprarudita），和須蜜（Vasumitra），文殊師利（Maňjuśrī）事，其餘名實相當的「雜問」，與法藏部所傳的《雜難經》，大眾部所傳的《論難經》，極可能是同本別誦。支謙的譯本，除大乘外，法義都用說一切有部，可能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

**（2）導師不認同宇井伯壽以《雜藏》十二部經擬配「十二分教」**

由於《四分律》所傳的《雜藏》，恰好為十二部，[[19]](#footnote-19)而部分的名義，又與「十二分教」相合；宇井伯壽這才有以《雜藏》十二部，擬[[20]](#footnote-20)配「十二分教」的構想。以《本經》為「修多羅」，《句義》為「祇夜」，《法句》為「優陀那」，《雜難》為「記說」，《聖偈》為「如是語」，《波羅延》為「伽陀」[[21]](#footnote-21)。但這一擬配，是不免牽強的！

**3、化地部所傳《雜藏》內容不詳**

3.化地部的《雜藏》，僅說「自餘雜說」[[22]](#footnote-22)，內容不詳。別處僅提到「十六義品」[[23]](#footnote-23)。

**4、雪山部所傳只先舉其中三部**

4.傳為雪山部（Haimav（p.796）ata）的《毘尼母經》，先舉（1）《法句》、（2）《說義》（《義品》）、（3）《波羅延》──三部，其次又說：「如來所說，從修妒羅乃至優波提舍，如是諸經與雜藏相應者，總為雜藏」[[24]](#footnote-24)。

這與《四分律》相近而實不同，這是以《雜藏》為通於「十二部經」的。

**5、大眾部所傳《雜藏》與《小部》相當**

5.大眾部的《僧祇律》說：「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起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名雜藏」[[25]](#footnote-25)。「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起因緣」，與《小部》《譬喻》的「辟支佛譬喻」、「長老譬喻」部分相當。在《僧祇律》中，除說到各種（1）「本生經」以外，還說到：「（2）八群經、（3）波羅延那經、（4）論難經、（5）阿耨達池經、（6）緣覺經」[[26]](#footnote-26)。又：「若波羅延、若八跋耆經、若（7）牟尼偈、若（8）法句」[[27]](#footnote-27)。

（2）《八群經》──《八跋耆經》，是《義品》。

（4）《論難經》與《四分律》的《雜難經》相當。

（5）《阿耨達池經》與（6）《緣覺經》，就是「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起因緣」。依漢譯《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及《藥事》所說[[28]](#footnote-28)，是在阿耨達池說的。

大眾部末派──《分別功德論》所傳，說到「三阿僧祇菩薩所生」[[29]](#footnote-29)，是《本生》，也通於「佛譬喻」。

**6、說一切有部不立《雜藏》，但與《小部》及《雜藏》部分內容相當**

6.說一切有部不立《雜藏》，而與《雜藏》部分內容相當的，有（1）《優陀那》、（2）《波羅延那》、（3）《見真諦》、（4）《諸上座所說偈》、（5）《上座尼所說偈》、（6）《尸路偈》、（7）《牟尼偈》、（8）《義品》──8部[[30]](#footnote-30)。

（6）《尸路偈》，與《小部》《經集》「大品」第七經相當。

（3）《見真諦》──《諦見經》，在《十誦律》中，與《波羅延那》、《義品》並列，為《十八大經》[[31]](#footnote-31)的一經[[32]](#footnote-32)。這是說一切有部中重要的一部，但沒有傳譯，內容不明。

此外，在（9）《藥事》中，有與「佛譬喻」、（p.797）「長老譬喻」相當的部分[[33]](#footnote-33)。

今總為對列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銅鍱部 | 法藏部 | 化地部 | 雪山部 | 大眾部 | 說一切有部 |
| (1)小誦 |  |  |  |  |  |
| (2)法句[[34]](#footnote-34) | (9)法句 |  | (1)法句 | （8）法句 | （1）優陀那 |
| (3)自說[[35]](#footnote-35) |  |  |  |  |  |
| (4)如是語 | (2)本（事） |  |  |  |  |
| (5)經集  　蛇品  　小品  　大品  　義品[[36]](#footnote-36)  　彼岸道品[[37]](#footnote-37) | (12)（聖偈）  (8)句義  (10)波羅延 | 十六義品 | (2)說義  (3)波羅延 | （7）牟尼偈  （2）八群  （3）波羅延那 | （7）牟尼偈  （6）（尸路偈）  （8）義品  （2）波羅延那 |
| (6)天宮事 |  |  |  |  |  |
| (7)餓鬼事 |  |  |  |  |  |
| (8)長老偈 |  |  |  |  | （4）諸上座所說偈 |
| (9)長老尼偈 |  |  |  |  | （5）上座尼所說偈 |
| (10)本生 | (1)生 |  |  | （1）菩薩所生 |  |
| (11)義釋[[38]](#footnote-38) |  |  |  |  |  |
| (12)無礙解道 |  |  |  |  |  |
| (13)譬喻  　佛譬喻  　辟支佛譬喻  　長老譬喻  　長老尼譬喻 | (6)譬喻 |  |  | （6）緣覺經  （5）阿耨達池經 | （9）藥事  （9）藥事 |
| (14)佛種姓 |  |  |  |  |  |
| (15)所行藏 |  |  |  |  |  |
|  | (3)善因緣 |  |  |  |  |
|  | (4)方等 |  |  |  |  |
|  | (5)未曾有 |  |  |  |  |
|  | (7)優波提舍 |  |  |  |  |
|  | (11)雜難 |  |  | （4）論難 |  |
|  |  |  |  |  | （3）見真諦 |

**第二項、雜與偈頌**

（p.800 ~ p.810）

**一、從聖典集成史的事實上看「偈頌」與「雜」之關係**

在這裏，想闡明聖典集成史上的一項事實：偈頌與「雜」（Khuddaka）的關係。

**（一）《雜藏》與《小部》所屬文體**

**1、大眾部：《雜藏》──是偈頌集的匯編**

關於《雜藏》，《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a）這樣說：

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名雜藏。

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以辟支佛及阿羅漢自說本行為例，而指這一類的偈頌（誦）[[39]](#footnote-39)（p.801）為《雜藏》；《雜藏》，是各種偈頌集的匯編。

**2、銅鍱部：《小部》──除多數是偈頌集外，亦有長行**

**（1）依大眾部《雜藏》的啟示看，《小部》確多是「偈頌集」**

依據大眾部的啟示，去觀察現存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的《小部》，確乎多數是偈頌集。

**（2）「長行」的《義釋》及《無礙解道》，《解脫道論》作「阿毘達磨藏」**

長行的，如（11）《義釋》，（12）《無礙解道》，錫蘭大寺派（Mahāvihāra-vāsināḥ）──銅鍱部，雖作為「經藏」的《小部》，而屬於無畏山寺派[[40]](#footnote-40)（Abhayagirivāsin）的《解脫道論》[[41]](#footnote-41)，引用這二部，每稱為「毘曇」或「阿毘曇」[[42]](#footnote-42)，可見是作為「阿毘達磨藏」的。這是南傳的早期論書，比《小部》的成立更遲。也就因此，其他部派的《雜藏》，都不曾提到這兩部書。

**（3）依《自說》、《如是語》、《本生》看，根本部類實為偈頌**

《自說》，是偈頌，而附以長行的緣起。

《如是語》是重頌。

現存的《本生》，雖是長行，但「主文」的核心，本來是偈頌；這是依古代傳誦的偈頌而改編成的[[43]](#footnote-43)。

**3、小結：《小部》與《雜藏》的原始部類確屬偈頌**

這麼看來，《小部》與《雜藏》的原始部類，確是屬於偈頌的。

**（二）偈頌與「修多羅」在流傳中的特性**

**1、「修多羅」：法義闡述，事緣敘述，嚴密明確，是「四部阿含」，為佛法的宗本，為僧團所傳受**

偈頌，對佛法的表達來說，有他獨到的特色。長行，以相應「修多羅」為本，展開而成立的聖典，是「四部阿含」。甚深法義的闡述，或事緣的敘述，嚴密而意義明確。這是佛法的宗本，為僧團所傳受、宣說的契經。在法義的開展上，是偈頌所萬萬不及的。

**2、偈頌：便於記憶傳誦，容易普及流傳，適合出家、在家者日常吟詠**

然而偈頌，有韻，是便於記憶傳誦的。文句簡要，容易普及流通。這是文藝作品，每每一唱三歎[[44]](#footnote-44)，富於感化的力量。所以在佛法的普及流傳中，這是比丘們日常吟詠的（不許過分的長音抑揚，流於歌唱）。尤其是初學，或一般信眾，這是更適合的，影響是極為巨大的！

**（1）律部所傳**

依律部所傳：

**A、億耳在佛前誦經**

1.億耳（Śroṇa-koṭikarṇa）來見佛，在佛前誦經，所誦的是《義品》[[45]](#footnote-45)；

《十誦律》作：《波羅延》、《薩遮陀舍》[[46]](#footnote-46)（p.802）；

《根有律皮革事》（依梵本），所誦的是：《優陀那》、《波羅延那》、《諦見》、《上座偈》、《上座尼偈》、《尸路偈》、《牟尼偈》、《義品》[[47]](#footnote-47)。

**B、比丘們「布薩」時所誦**

2.比丘們「布薩」時，如有賊來，不能讓他聽到「波羅提木叉」；大眾部說：應誦「波羅延、八跋耆、牟尼偈、法句」[[48]](#footnote-48)。

**C、商人海中航行晝夜常誦**

3.商人在大海中航行，晝夜常誦：「嗢陀南頌、諸上座頌、世羅尼頌、牟尼頌、眾義經」[[49]](#footnote-49)；

**D、初出家便於記憶背誦**

4.教出家而沒有受「具足戒」的受學佛法，所誦的是：「八群經、波羅耶那經、論難經、阿耨達池經、緣覺經」[[50]](#footnote-50)。

**（2）經上所說**

經上也說：阿那律（Aniruddha）夜晚誦經，是《法句》[[51]](#footnote-51)。

《別譯雜阿含經》作：「法句偈、波羅延、大德之偈」[[52]](#footnote-52)。

《雜阿含經》作：「優陀那、波羅延那、見真諦、諸上座所說偈、比丘尼所說偈、尸路偈、義品、牟尼偈」[[53]](#footnote-53)。

**（3）小結**

凡稱為「誦」的，大抵是偈頌，這可以想見古代對於偈頌傳誦的普遍！

**（三）《小部》的二類偈頌**

《小部》的偈頌，大略可以分為二類：一是法義的表達，一是事緣的傳述。

**1、法義的表達[[54]](#footnote-54)**

法義的表達，也可為二類。

**（1）直抒所見**

或是**直抒所見**的：這其中，

（1）或是有感而發的，如《法句》、《自說》等；

（2）或是表達修持歷程，證悟境地的，如《長老偈》、《長老尼偈》等。

**（2）問答法義**

或是**問答法義**的，如《義品》、《波羅延那》等。

**2、事緣的傳述**

**（1）佛與弟子們宿生的事緣**

事緣的傳述，如《本生》、《譬喻》、《佛種姓》、《行藏》，都是**佛與弟子們**，**過去世中的事緣**。

**（2）釋尊現生的行跡**

不但佛與弟子們的宿生事緣，是由偈頌的傳誦而流傳下來；**釋迦佛現生的行跡**，也應該是先有偈頌的傳誦，而後編集成的。

**A、佛的涅槃**

如佛的涅槃，或稱為「槃涅譬喻」[[55]](#footnote-55)。在《長部》（p.80316）《大般涅槃經》，[[56]](#footnote-56)從如來捨壽起，長行中夾有偈頌；這是事緣與言說合敘的。這些偈頌，實為《大般涅槃經》主體部分的根源。

**B、佛的降生、出家**

又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前九卷，是佛傳。存有不完全的內攝頌：「我降生時，四天守護，如明月珠，諸物纏裹。亦如寶線，智者明了。自持五戒，無諸欲念」[[57]](#footnote-57)。又說：「四種觸池，父子和合，釋迦出家，護河神禮」[[58]](#footnote-58)。次偈，與長行不完全相合。

**（3）小結**

總之，有關佛的事緣，弟子的事緣，尤其是過去生中的事緣，大都是通過宗教的情感，嚮往不已，從吟詠中表現出來的。這些偈頌，是佛說的？佛為誰說的？還是弟子們說的？在傳說中，有些是佛說的，弟子說的，也有是諸天說的。這與相應「修多羅」相比，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二、「雜」的論究**

**（一）從梵語及巴利語的譯語看「雜」**

**1、《小部》與《雜藏》**

「小」、「雜」，同為khuddaka的義譯。[[59]](#footnote-59)《小部》與《雜藏》，原本是偈頌的總匯，這是明顯的事實。

**2、《相應阿含》與《雜阿含》**

《相應部》或《相應阿含》，「相應」是（S.）saṃyukta,（P.）saṁyutta的義譯，然在漢譯中，都譯為「雜阿含」，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二）從「佛為波遮利說偈」中看《雜阿含》的「雜」**

「雜阿含」的「雜」[[60]](#footnote-60)，與「雜藏」的「雜」，有什麼關係麼？

**1、《俱舍論》稱《雜阿笈摩》**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9，引「世尊於**雜阿笈摩**中，為婆羅門婆柁梨說」[[61]](#footnote-61)（大正29，154c）：

婆柁梨諦聽！能解諸結法，謂依心故染，亦依心故淨。

我實無我性，顛倒故執有。無有情無我，唯有有因法，

謂十二有支，所攝蘊處界。審思此一切，無補特伽羅。

既觀內是空（p.804），觀外空亦爾；能修空觀者，亦都不可得」。

**2、《俱舍釋論》稱《少分阿含》（「少分」即khuddaka）**

真諦（Paramârtha）所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作「於**少分阿含**中，為波遮利婆羅門說此偈言」[[62]](#footnote-62)。「雜阿含」可譯為「少分阿含」，「少分」顯然是Khuddaka的義譯。

**3、為婆柁梨說偈，與《別譯雜阿含經》大意相合**

為婆柁梨（「雜阿含」譯為跋迦利，或薄迦梨，原語似為Vakkalīn）說偈，與《別譯雜阿含經》大意相合，僅是長行與偈頌的不同[[63]](#footnote-63)。

**4、小結：被稱為《雜阿含》與《雜藏》都因偈頌的雜說而得名**

這樣，「相應阿含」，的確也被稱為「小阿含」──「雜阿含」了。《別譯雜阿含經》，是以「眾相應」[[64]](#footnote-64)的**偈頌**，及「如來所說一部分」（「大迦葉」[[65]](#footnote-65)、「聚落主」[[66]](#footnote-66)、「馬」[[67]](#footnote-67)、「釋氏」[[68]](#footnote-68)、「生死眾多」[[69]](#footnote-69)、「婆蹉出家」[[70]](#footnote-70)、「外道出家」[[71]](#footnote-71)）所合成。[[72]](#footnote-72)

被稱為「少分阿含」──「雜阿含」的，與**偈頌**有著密切關係；這與《雜藏》由**偈頌**所集成，意義完全一樣。如果說，「小」、「雜」，因偈頌的雜說而得名，該不是想像的吧！

**（三）大眾部《雜藏》與《雜阿含》的「雜」**

**1、《分別功德論》：《雜藏》的「雜」，非一人說、文義非一**

對於《雜藏》的說明，如《分別功德論》卷1（大正25，32b）說：

「雜藏者，非一人說。或佛所說，或弟子說，或諸天讚誦（頌），或說宿緣，三阿僧祇菩薩所生。文義[[73]](#footnote-73)非一，多於三藏，故曰雜藏」。

「宿緣」，是「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

「三阿僧祇菩薩所生」，是「本生」。

「諸天讚頌」，對上說，是「佛說」、「弟子說」以外的諸天所說。對下說，「諸天讚頌」，應另有部類。

**2、《僧祇律》：《雜阿含》的「雜」，根、力等道品名為「雜」**

大眾部的「雜阿含」與「雜藏」，沒有傳譯過來；對於古代「雜阿含」與「雜藏」，同（p.805）名為「雜」的意義與關係，當然不可能作明確的決定。

然依《僧祇律》說：「根雜、力雜、覺雜、道雜，如是比等名為雜」[[74]](#footnote-74)，可知大眾部的「雜阿含」，是以「道品」開始的。[[75]](#footnote-75)

**（四）從「諸天讚頌」、「記說」與「八眾」的關係看「雜」**

「眾相應」的偈頌，「弟子所說」與「如來所說」部分，在大眾部中，是否也與上座部（Sthavira）一樣，集入「相應部」，也還不得而知。現在，試從三點去說明。

**1、「諸天讚頌」應是上座部的「眾相應」的一分，大眾部的《雜藏》的一分**

1.「諸天讚頌」：《相應部》的「有偈品」[[76]](#footnote-76)，即「眾相應」，主要為「天相應」、「天子相應」、[[77]](#footnote-77)「夜叉相應」[[78]](#footnote-78)、「林神相應」[[79]](#footnote-79)、「魔相應」[[80]](#footnote-80)、「帝釋相應」[[81]](#footnote-81)、「梵天相應」[[82]](#footnote-82)。這些佛與諸天的問答，多數以讚佛而結束。

尤其是「梵天相應」，完全是梵天對佛的讚頌[[83]](#footnote-83)。

「魔相應」與「比丘尼相應」[[84]](#footnote-84)，以不受魔眾的嬈亂為主。

「婆耆舍長老相應」[[85]](#footnote-85)，以讚佛及大比丘眾為主。

**「眾相應」──偈頌的大部分**，不妨稱之為「諸天讚頌」的。除卻這些，大眾部《雜藏》的「諸天讚頌」，就沒有著落[[86]](#footnote-86)。[[87]](#footnote-87)

**2、佛教初期，如來記說、弟子記說、諸天記說，曾組合為「記說」一類**

2.「記說」：《大毘婆沙論》卷126（大正27，659c）說：

「記說云何？謂諸經中，諸弟子問，如來記說；或如來問，弟子記說；或弟子問，弟子記說。化諸天等，問記亦然」。

在如來記說、弟子記說以外，佛與諸天的問答，也是「記說」。在佛教初期，「分教」還沒有部類分明時，諸天問答，也可能被稱為「記說」。如「帝釋眾」中，明白說到：「帝釋大自在，天王之所問，於耆闍崛山，大師為記說」[[88]](#footnote-88)。如來記說、弟子記說、諸天記說，《大毘婆沙論（p.806）》與《分別功德論》，都有著共同的傳說，看作同一部類的。

**3、「八眾」的合為一聚**

**（1）《相應部》與《雜阿含經》，缺「長者眾」，不足八眾**

3.「八眾」：稱「偈頌品」為「八眾相應」，是《瑜伽論》所說。現存的偈頌部分，無論是《相應部》與《雜阿含經》，都是次第參差，沒有「長者眾」，與「八眾」不能完全相合。

**（2）「中阿含」與「長阿含」，都說到八眾**

「中阿含」與「長阿含」，都說到八眾，八眾的內容是：

人（四眾）──剎帝利眾、婆羅門眾、長者眾、沙門眾

天（四眾）──四王天眾、帝釋天眾、魔天眾、梵天眾

天眾，是以天、魔、梵為次第的。「剎帝利」（Kṣatriya）是王族；「婆羅門」（brāhmaṇa）是祭師；「長者」（śreṣṭhin），與居士（gṛhapati）相近，是「吠戌」（Vaiśya）中的「豪族也，富商大賈」[[89]](#footnote-89)；佛法平等，所以略去「首陀羅」（śūdra），代之以出家的「沙門」（śramaṇa）。這人類的四眾，如《中阿含經》（一五四）《婆羅婆堂經》所說[[90]](#footnote-90)。

在「長阿含」中，「八眾」已成為「無方[[91]](#footnote-91)普應」的奇跡；然「八眾」的合為一聚，應有事實上的依據。

**（3）「如來所說」、「弟子所說」、「諸天所說」應曾有獨立的組合，成為後來八眾的分類**

《別譯雜阿含經》，合「眾相應」的偈頌，與「如來所說」部分（這裏面有長者眾）為一部。從《大毘婆沙論》、《分別功德論》傳說的類似，在古代聖典的成立過程中，「如來所說」、「弟子所說」、「諸天所說」──三部，應曾有獨立的組合。現存的《別譯雜阿含經》，就是這一組合形式的殘存。當時分類，應為八眾，「八眾」就由此而得名。

**（4）現存八眾集為一部，其原始部分，都以偈頌為主；現存「記說」中，也含有多少偈頌**

現存的參差，與八眾的次第不合（p.807），是由於次第增補而成的。這部分的集為一部，其原始部分，都以**偈頌為主**。

在現存「弟子所說」、「如來所說」中，也含有多少偈頌。如佛為婆柁利說偈，就是一例。這部分的偈頌集，稱為「雜」，為「雜阿含」，「少分阿含」名義的來源，也就是「小部」、「雜藏」得名的來源。

**4、小結**

上來三點：**「諸天讚頌」，說明《雜阿含》的偈頌部分，與《雜藏》有著密切的關係。「記說」與「八眾」，說明了偈頌與「弟子所說」、「如來所說」，曾組合為一類**，《別譯雜阿含經》，就是這一事實的證明。

**三、原始結集過程中，部類成立的先後與相對名稱**

**（一）說一切有部、銅鍱部**

**1、「修多羅」、「祇夜」為原始二部**

**（1）「修多羅」：初是隨類相應編為四部**

據此而加以論斷，原始結集的過程中，起初是：長行的「修多羅」，隨類相應而編為四部：「道品相應」、「蘊相應」、「處相應」、「因緣（界等）相應」。

**（2）「祇夜」：先是「錄偈」，後是八眾偈頌**

「修多羅」的「錄偈」──錄十經的名目為一偈，這種「結集文」[[92]](#footnote-92)，名為「祇夜」。

接著，以「天」為主，而含得人類四眾，八眾偈頌的集成，也稱「祇夜」。

**（3）舉律部為例：先「波羅提木叉」是「修多羅」，後「摩得勒伽」是「祇夜」，大眾部稱「雜跋渠」**

長行的「修多羅」，是「相應」；偈頌的「祇夜」，名為「雜」。

這可以律部的結集為例：佛制的「學處」，是長行，結集為「波羅提木叉」，是稱為「修多羅」的。其次，集錄僧團的「行法」等，標目的類集，名為「摩得勒伽」。在大眾部中，也是偈頌，而稱為「雜跋渠」或「雜誦」。《十誦律》的《雜誦》（《根有律》的《雜事》），還存有這古義的形跡。

**（4）小結**

「修多羅」與偈頌的「雜」，成為原始結集的二部；這在經與律的集成中，完全一致。

**2、「記說」逐漸集成**

此後，以長行為主的「弟子所說」、「如來所說」，逐漸集成而名為「記說」。這部分，也曾與偈頌相組合，如《別譯雜阿含經》。

**3、「修多羅」、「祇夜」、「記說」合編為一大部，為上座部的聖典**

將「修多羅」、「祇夜」、（p.808）「記說」，合編為一大部──《相應部》，《雜阿含經》，為上座部的聖典。

**（二）大眾部：偈頌可稱「雜」與「相應」**

在大眾部，偈頌部分──「諸天讚頌」，極可能是與其他的偈頌合編，成為《**雜藏**》的一分。

以「修多羅」部分得名，名為「相應部」，「**相應阿含**」；

從「祇夜」部分得名，稱為「小阿含」──「**雜阿含**」。

**（三）結說：「四部阿含」以長行為主；《小部》或《雜藏》綜合種種偈頌集而成**

「相應」與「雜」的不同名稱，實依原始結集的二類而來。

在契經──「四部阿含」的集成中，都是繼承「修多羅」，以長行為主的。

如《義品》、《波羅延那》等偈頌集，在體例上，也不適於合編。於是繼承「祇夜」──「雜」，綜合種種偈頌集，「伽陀」、「優陀那」等，成為《小部》或《雜藏》。《小部》的原始組合，是「四部阿含」成立以後的事了。

長行與偈頌的分別發展，如下：

修多羅（相應）

相應（雜）──中──長──增一

祇夜（雜）

伽陀‧優陀那───────────小（雜）

　 記說

|  |  |  |  |
| --- | --- | --- | --- |
| 梵語 | 梵漢大詞典 | 梵和大辭典 | 漢梵大辭典 |
| saṃyukta | 共、勤、繫縛、相應、所繫、共生、和合、同用、實具（相應）、合集[[93]](#footnote-93) | 共、勤、繫縛、相應、所繫、共生、和合、同用、實具（相應）、合集[[94]](#footnote-94) | 相應，相應法；[[95]](#footnote-95)雜[[96]](#footnote-96) |
|
|
| saṃyuta | 依、俱、相應、和合、具足[[97]](#footnote-97) | 依、俱、相應、和合、具足[[98]](#footnote-98) | 相應[[99]](#footnote-99) |
| saṃyuktāgama | 具實旨、實具旨、雜阿含經[[100]](#footnote-100) | 具實旨、實具旨、雜阿含經[[101]](#footnote-101) |  |
| saṃyuktâgama |  |  | 雜阿含經[[102]](#footnote-102) |
| khuḍḍaka, khuḍḍāka  kṣudraka | 小的、更小的[[103]](#footnote-103) | 小さき，更にさき；小[[104]](#footnote-104) |  |
| ksudraka | 小的、微小的、瑣細的、短的、小、雜事[[105]](#footnote-105) | 小さき，極めて小なる；短かき；小，雜事[[106]](#footnote-106) | 少分[[107]](#footnote-107)；雜[[108]](#footnote-108)；雜事，雜法藏經[[109]](#footnote-109) |
| kṣudraka, khuḍḍaka |  |  | 小[[110]](#footnote-110) |
| kṣudrakânukṣudraka |  |  | 雜碎[[111]](#footnote-111) |
| kṣudraka-sūtra |  |  | 雜藏經[[112]](#footnote-112) |
| kṣudraka-piṭaka |  |  | 雜藏經[[113]](#footnote-113) |
| kṣudrakâgama |  |  | 雜阿含經[[114]](#footnote-114) |
| kṣudrake…āgame |  |  | 少分阿含[[115]](#footnote-115)、雜阿笈摩[[116]](#footnote-116) |
| kṣudraka-varga |  |  | 雜部[[117]](#footnote-117) |
|  |  |  |  |
| 巴利語 | パーリ語辭典 | 漢譯パーリ語辭典 | 巴漢詞典 | 原始聖典 |
| saṃyutta =  Sk. saṃyukta | 結べる, 結合せる, 相応せる, 関係せる.。 |  |  | 相應 |
| saṁyutta =  Sk. saṁyukta | 結んだ, 結合した, 相応した, 関係した。 |  |  |  |
| Saṁyuta= Saṁyutta |  |  | 已连接、已联合、已绑在一起。 |  |
| saṃyuta | 結合の.。 |  |  |  |
| Saṃyutta-nikāya =Saṃyuttāgama | 相應部、相應尼柯耶、 相應阿含、雜阿含 |  |  | 相應部 |
|  |  |  |  |  |
| khuddaka =  BSk. kṣudraka | 小なる, 雑なる.。 | 小的、雜的 | 小的、次等的。 | 小、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雜藏 |
|  |  |  |  |  |
| khuddaka-nikāya | 小部經、小尼柯耶 | 小部經、小尼柯耶 |  | 小部 |
|  |  |  |  |  |

**第二節、法句、義品、波羅延那、經集**

**第一項、法句** ── **優陀那**

（p.810-p.818）

上圓下波法師指導

釋持然敬編

2014/4/8

**一、《法句》因部派而有不同的誦本，組織、偈頌的多少也不同**

**（一）集成極早的偈頌集**

《法句》、《義品》、《波羅延那》[[118]](#footnote-118)，為部派佛教所重視，最普遍流行的偈頌集。在《小部》中，這是第二《法句》；第五《經集》的四、五——二品。這是集成極早的偈頌集。（p.811）

**（二）受到佛教界的普遍重視**

《法句》（Dharmapada），為策勵學眾，精進向道，富有感化激發力量的偈頌集，受到佛教界的普遍重視[[119]](#footnote-119)。傳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120]](#footnote-120)。此乃始進者之鴻漸[[121]](#footnote-121)，深入者之奧藏[[122]](#footnote-122)也」[[123]](#footnote-123)。

在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āh）、法藏部（Dharmaguptāh）中，《法句》又稱為《優陀那》（Udāna）[[124]](#footnote-124)。

**（三）現存的法句共有九部**

現存的《法句》，漢譯的有四部，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āh）傳巴利語（Pāli）的一部，藏譯的兩部，及近代發見的梵文（Saṃskṛta）本，犍陀羅語（Gāndhārī）本，如《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125]](#footnote-125)。

吳支謙作《法句經序》（西元230頃）說：「《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五部沙門，各自鈔釆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文，條別為品」[[126]](#footnote-126)。

西元三世紀初，就我國所傳而說，《法句》是因部派而有不同誦本的：組織不同，偈頌的多少也不同。

**二、現存《法句》完整無缺共有三本 —— 26品本、39品本、33品本**

現存《法句》的不同誦本，完整無缺的，有26品本、33品本、39品本。

**（一）26品本**

26品本，從（1）〈雙要品〉到（26）〈婆羅門品〉，共423偈，是銅鍱部所傳，巴利語本，編為《小部》的第二種[[127]](#footnote-127)。有《法句注》（Dhammapadaṭṭhakathā），附以299種譬喻。

**（二）39品本**

**1、維祇難等所譯，名《法句經》**

39品本，從（1）〈無常品〉到（39）〈吉祥品〉，為「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所譯」[[128]](#footnote-128)，共2卷，名《法句經》。

**2、與26品本的關係**

**（1）《法句經序》——由500偈本補充13品成為752偈**

39品本與26品本，有親近的關係，可從《法句經序》，而明白出來。如《出三藏記集》卷7〈法句經序〉（大正55，50a）說：（p.812）

「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注？）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

依序文所說，維祇難所傳的是五百偈本。次從竺將炎，補出13品，成為752偈。

比對《小部》的《法句》，與這部39品本的《法句經》，26品的次第相合，只是插入了13品。

**（2）在26品的基礎上，增編而成39品**

39品本，顯然是在26品的基礎上，擴編而成。五百偈原本26品，及增編情形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小部法句》（26品本）** | **《法句經》（39品本）** | **偈頌** | | |
|  | （1）無常品……（8）言語品 |  | 146 | 760.5 |
| （1）雙品……（24）愛欲品 | （9）雙要品……（32）愛欲品 | 430.5 |  |
|  | （33）利養品 |  | 20 |
| （25）比丘品（26）婆羅門品 | （34）沙門品（35）梵志品 | 72 |  |
|  | （36）泥洹品……（39）吉祥品 |  | 92 |
|  |  | 502.5 | 258 |

**A、五百偈原本二六品，及增編一三品的情形**

從〈雙要品〉到〈愛欲品〉，又〈沙門品〉、〈梵志品〉──2段，26品，與26品本的次第相合，共502.5偈。維祇難[[129]](#footnote-129)所傳的《五百偈本》，應該就是這一部分。

其餘的13品，（p.813）分列在前（8品）、中（1品）、後（4品），共258偈。全部共760.5偈，與序說的「七百五十二章」，略有出入，這可能現存本已有過增補了。

**B、從品名與內容來看增補的一三品**

所增補的13品，

**從品名來說**，如（1）〈無常品〉，（3）〈多聞品〉，（4）〈篤信品〉，（5）〈戒慎品〉，（6）〈惟念品〉，（8）〈言語品〉，（33）〈利養品〉，都與說一切有部誦本──33品本相同；以〈無常品〉為第一品，也與33品本相合。

**從內容來說**，《法句》本為出家眾所常誦，而39品本中，有幾品是重於在家的。如（39）〈吉祥品〉，與《小部》《經集》的《大吉祥經》相近，而更富於為在家說法的特徵。（38）〈道利品〉，是君王（輪王）治國安民的法門。（4）〈慈仁品〉[[130]](#footnote-130)，說仁慈不殺及慈心的功德。

**3、39品本所屬的部系**

**（1）出於分別說系，而與說一切有部有關**

所以，維祇難的五百偈本，與銅鍱部同出一系──分別說部系（Vibhajyavādin）；而增出的13品，可見與說一切有部有關，[[131]](#footnote-131)而是重於世間善法的學派。

**（2）水野弘元推定為無畏山寺派**

水野弘元推定為無畏山寺派[[132]](#footnote-132)（Abhayagiri-vāsināḥ）所傳[[133]](#footnote-133)，也許是的。

**（3）支謙傳說也許是飲光部**

支謙傳說：「近世葛氏傳七百偈」[[134]](#footnote-134)。「葛氏」，不知是天竺，還是中國人？如據語音而加以推論，「葛氏」與「迦葉」相近，也許七百偈本是迦葉遺部（Kāśyapīya）所傳。迦葉遺──飲光部，正是分別說系的一支，而又接近說一切有部的學派。[[135]](#footnote-135)

**3、（39品本）其它的漢譯本**

39品本，漢譯還有《法句譬喻經》，「西晉法矩、法立等譯」，4卷。品名與次第，都與《法句經》相合，但偈頌不全，僅197偈。這是屬於同一部類，是無可疑的。

《法句》，有注釋事緣（譬喻），支謙〈法句經序〉，早就說到：「章（p.814）有本句，有義釋」[[136]](#footnote-136)。《法句譬喻經》，就是《法句》義釋的一種，引有68譬喻。偈頌及義釋不全，可能是譯者的略譯本。

**（三）33品本**

**1、漢譯現有二本**

33品本，從〈無常品〉到〈梵志品〉，漢譯現有二本。

**（1）《出曜經》――是《法句》的譬喻集**

**A、「出曜」是〈阿波陀耶〉之義譯**

一、《出曜經》，罽賓僧伽跋澄（Saṃghabhūti）執梵本，姚秦竺佛念譯出（西元399年譯）。全部30卷，約930偈[[137]](#footnote-137)；這也是《法句》的譬喻集。

據僧叡《出曜經序》說：「錄其本起，繫而為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中第六部」[[138]](#footnote-138)，出曜，是「阿波陀耶」（譬喻）的義譯。

**B、「出曜」是〈優陀那〉之義譯**

然據《出曜經》卷6（大正4，643c）說：「六者出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至梵志，釆眾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故名出曜」。據此，「出曜」是「優陀那」的義譯[[139]](#footnote-139)。

**C、現存本作34品，疑將〈不放逸品〉，誤分為「不放逸」、「放逸」二品**

《出曜經序》說：「集比一千章，立為三十三品」[[140]](#footnote-140)。一千章，當然是大數。明說33品，而現存經本作34品。與同類譯本《法集要頌經》相對比，可見是將（四）〈不放逸品〉，誤分為「不放逸」、「放逸」二品了。這應是一品，才符合33品的舊說。

**（2）《法集要頌經》――純粹的偈頌集**

**A、「法優陀那」之義譯**

二、《法集要頌經》（「法優陀那」的義譯），是趙宋天竺三藏明教大師天息災（西元980-987年間）譯出的。全經4卷，930.5偈。除文前二偈[[141]](#footnote-141)，及〈錄經偈〉四偈——〈正信品〉末偈[[142]](#footnote-142)，〈瞋恚品〉末偈[[143]](#footnote-143)，〈樂品〉末偈[[144]](#footnote-144)，〈梵志品〉末偈[[145]](#footnote-145)，實為924.5（p.815）偈。這是純粹的偈頌集，與《出曜經》頌，為同一誦本。

**B、說一切有部所傳為大德法救所撰集**

《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1b）說：「一切鄔陀南頌，皆是佛說。謂佛世尊，於處處方邑，為種種有情，隨宜宣說。佛去世後，大德法救展傳得聞，隨順纂集，制立品名。謂集無常頌，立為無常品；乃至集梵志頌，立為梵志品」。

從〈無常品〉到〈梵志品〉 ── 33品本，是說一切有部所傳，傳說為大德法救（Dharmatrāta）所撰集。

**C、導師推論**

**（A）33品本是法救擴編一切有部《法句經》誦本，而不是創編**

法救為西元前12世紀間人；他是**擴編**《法句》（也許附於譬喻），而**不是創編，是說一切有部誦本的編集者**。支謙所傳的「九百偈本」[[146]](#footnote-146)，大概就是說一切有部誦本。

**（B）39品本的《法句經》也是誤傳法救所撰集**

在印度西北，法救撰集《法句》的傳說，極為普遍。現存39品本的《法句經》，題作「尊者法救撰」，從傳譯者的誤傳而來，其實是不對的。

**2、說一切有部其他《法句經》誦本**

說一切有部本，以梵語寫成，現有梵本存在。西藏譯本，也屬於33品本，名〈優陀那品〉（Udānavarga），是偈頌；還有名為Udānavargavivaraṇa的，是《法句》的義釋，而附以譬喻的[[147]](#footnote-147)。

**三、近代發現在三類完整誦本以外另一系部派的誦本**

在這三類的完整的誦本外，近代又有發現。

**（一）犍陀羅語本**

西元1892年，在于闐[[148]](#footnote-148)（Khostan）附近發見的古寫本，以佉盧蝨吒文[[149]](#footnote-149)（Kharoṣṭī）寫成，有西北印度方言Prakrīt的特徵。近代學者推定為西元二世紀寫本，稱之為犍陀羅語（Gandhārī）本[[150]](#footnote-150)。

**（二）近代人的推論**

這部《法句》，是殘本；推定為（p.816）全部26品，原本約540偈左右（現存350偈）[[151]](#footnote-151)。

沒有見到刊本，當然不能作精確的論斷。然覺得近人的推論，未必盡然。

**（三）導師的看法**

**1、品目次第：與26品本相反**

這部《法句》的品目次第是：（一）「婆羅門品」，（二）「比丘品」，（三）「愛欲品」，次第與26品本，恰好相反。

以部派的組織不同來說，這是不屬於分別說系的；當然也不能推論為26品。

**2、敘列品目：如「多聞品」、「戒品」是26品本所沒有，卻出現在餘本中**

在敘列的品目中，如「多聞品」、「戒品」，這都是26品本所沒有的，卻見於39品本及33品本。

**3、各品偈數：介於39品本與33品本間**

又從各品偈頌的數目來說，在33品本與39品本之間，如：

|  |  |  |  |  |
| --- | --- | --- | --- | --- |
|  | **26品本** | **39品本** | **犍陀羅本** | **33品本** |
| 婆羅門品 | 41 | 40 | 50 | 63 |
| 比丘品 | 23 | 32 | 40 | 64、5 |
| 不放逸品 | 12 | 20 | 25 | 34、5 |
| 雙品 | 20 | 22 | 22 | 50、5 |

**4、小結：不屬分別說系及說一切有系，而屬另一系部派**

犍陀羅語本，【1】次第與26品本相反；【2】品目也有非26品所有的；【3】偈數在39品本與33品本間，所以推定為26品等，是值得懷疑的。

這也許是不屬於分別說系，也不屬於說一切有系，而是另一系部派的誦本。

**四、總結**

《法句》，可說是佛說感興語（優陀那）的最早集成，因而法藏及說一切有部，就稱《法句》（p.817）為《優陀那》；《優陀那》更被沿用為一切偈頌集的通稱[[152]](#footnote-152)。

原始的《法句》，在部派分流中，「各釆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153]](#footnote-153)。大家相信，「一切鄔陀南[[154]](#footnote-154)頌，皆是佛說」，只是各為新的類集，新的組織而已。

從組織的體裁來看，39品本，是依26品本，而受到33品的重大影響。

論成立的先後，應為26品本、33品本、39品本；不可想像為五百偈本、七百偈本、九百偈本的次第擴編。犍陀羅語本，是另成系統的。

總之，在部派分流中，各有《法句》的傳誦；語文與誦本，是不止於現存各部的。

**第二項、義品**

（p.818 - p.822）

**一、《義品》的譯本**

**（一）《義品》**

《義品》（Arthavargīya, P. aṭṭhakavagga），內含16經，編入《小部》《經集》的第4品，共210偈。

**（二）《義足經》**

與《義品》相當的漢譯，有《佛說義足經》，2卷，16品，吳支謙譯（西元230年頃）。第十品以下，次第與《義品》略異。

**（三）《義足經》近於《義品》，而屬於不同的部派**

《義足經》附有說偈因緣；這些因緣，《義品》的注釋也有，但或大同小異，或完全不同。在部派傳承中，《義足經》近於《義品》，（p.819）而屬於不同的部派。

**二、《義品》在部派中的不同名稱**

**（一）上座部 —— 以「義」為名**

《義品》，在上座部系（Sthavirāḥ）中，稱為**「義」**。

如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名**《義品》**。

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adaḥ）也名為**《義品》**或**《眾義品》**[[155]](#footnote-155)。

大乘的《智度論》與《瑜伽論》，也稱為**《義品》**或**《眾義經》**[[156]](#footnote-156)，

化地部（Mahī-śāsakāḥ）名**《十六義品》**[[157]](#footnote-157)。

法藏部（Dharmaguptāḥ）名**《十六句義》**，或**《句義經》**[[158]](#footnote-158)。

《毘尼母經》作**《說義》**[[159]](#footnote-159)。

總之，**都是以「義」為名的**。

**（二）大眾部 —— 以「八」為名**

然在大眾部（Mahāsāṁghikāḥ）的《僧祇律》中，名為《八跋祇經》、《八群經》[[160]](#footnote-160)，以「八」為名。

**1、「八」與「義」語音相近**

「八」，原語Aṣṭa,P.aṭṭha；而「義」的原語為Artha,P.attha，語音相近。今巴利《義品》，原音為Aṭṭhaka-vagga，實為「八品」的意思。

**2、以「八」為名，更近於原始意義**

《義品》的第2《窟八偈經》，第3《瞋怒八偈經》，第4《淨八偈經》，第5《第一八偈經》，都是**八偈為一經**。

這可見大眾部作《八跋祇經》、《八群經》，以「八」為名，更近於原始意義。《八群經》，是眾多的八偈經。

原始結集，每經都應為八偈，這才稱為〈八品〉。或者就是現存的八偈──四經。

**（三）說一切有部所傳**

**1、《大毘婆沙論》中的〈義品呵欲頌〉**

**（1）說一切有部所傳《欲經》屬八偈**

據《大毘婆沙論》說：菩薩為王說〈義品呵欲偈〉後，[[161]](#footnote-161)王為菩薩說：「儒童賢寂靜，能益於世間，有智能遍知，貪愛生眾苦」。菩薩又為王說：「有智言應作，不作不應言；智者應遍知，有言無作者」[[162]](#footnote-162)。這樣，說一切有部所傳，《欲經》也是八偈。

**（2）《義足經》所說《桀貪王經》（即《欲經》）只有六偈**

《義足經》所說《桀貪王經》（即《欲經》），僅有六偈，[[163]](#footnote-163)而又說：「汝說八偈」[[164]](#footnote-164)。

**2、小結**

《欲經》也有八偈的傳（p.820）說，可推論《義品》的原始本，都是八偈為一經的，名為〈八品〉。後來有所增補，也不限八偈，這才「八」的古義淡忘了，而轉名為〈義品〉，或與《法句》對稱的《義句》──《義足》。

這是上座部誦本的特色，所以《義（八）品》是古老的，而現存16經的《義品》，是上座部獨立（西元300年頃）[[165]](#footnote-165)，沒有再分化以前所形成的。

**三、《義品》受到大乘學者的重視**

**（一）《大智度論》**

《義品》，受到大乘學者的重視。如《智度論》

**明第一悉壇**，引《眾義經》三偈[[166]](#footnote-166)，**同於《義品》**（《經集》全部偈頌的數目）796、880、881偈。

**明無諍法**，引《阿他婆耆經》（《義品》的音譯）四偈[[167]](#footnote-167)，**大同《義品》**的838─841偈。

**明法空**，引佛為梵志說五偈[[168]](#footnote-168)，**大同《義品》**的《波須羅經》。

**明一切法**，引《佛說利眾（利眾即眾利，利是義利的利）經》二偈[[169]](#footnote-169)，**同《義品》**的909、910偈。又引《利眾經》不著一切法[[170]](#footnote-170)。

**（二）《瑜伽師地論》**

《瑜伽論》也這樣，

**明一切法離言法性**，引《義品》偈，**即《義品》**897偈[[171]](#footnote-171)。

又引《義品》「諸欲頌」六偈[[172]](#footnote-172)，即《欲經》。

**（三）小結**

《義品》所重的，是離「欲諍」與「見諍」[[173]](#footnote-173)，於不著一切的勝義空，有深切的關係。

**四、《義品》16經，分三類**

**（一）《義足經》與《義品》皆傳說有說經因緣**

《義足經》與《義品》的注釋，都傳有說經的因緣。

《義品》16經，分三類：

**1、直說法義**

1.直說法義的，是《欲經》、《窟八偈經》、《瞋怒八偈經》、《淨八偈經》、《第一八偈經》、《老經》、《波須羅經》、《執杖經》—— 八經。

**2、問答分明——有問者名**

2.問答分明，**記有問者名字**的，是《帝須彌勒經》、（p.821）《摩健地耶經》、《舍利弗經》——三經。

**3、有問答體——無問者名**

3.[[174]](#footnote-174)**問答體而不知是誰所問**的，是《死前經》、《鬥諍經》、《小積集經》、《大積集經》、《迅速經》­—— 五經。[[175]](#footnote-175)

**（1）「化佛」或「化人」問，各說不同**

**A、「化佛」問**

問答而不知是誰問的，《義足經》作「化佛」問；

**B、「化人」問**

《義品》釋 ——《大義釋》[[176]](#footnote-176)作「化人」問。《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1a）也說：「諸佛法爾，所知法性，於諸世間定應開示，然無問者。爾時，世尊化作苾芻，形容端正，眾所樂見，剃除鬚髮，服僧伽胝，令彼請問，佛世尊答，猶如徵問義品因緣。」

**（2）小結**

《義品》的問者，如有明確的人事，也就不用解說為化人問了。所以，《義品》偈，本為傳誦中的一群（起初也未必有16章）；除三經外[[177]](#footnote-177)，根本不知是為誰說的。而傳說《義品》的問答因緣，也就每因部派不同而傳說紛歧了。

**第三項、波羅延**

（p.822-p. 826）

上圓下波老師 指導

學生釋祖田敬編

2014/05/21

**一、「波羅延」的譯義及集成**

《波羅延》（Pārāyaṇa），或譯為「波羅耶那」、「波羅衍拏」；或譯義為「過道」、「彼岸到」，是早期集成的問答偈頌集。

**二、「波羅延」的內容**

**（一）銅鍱部「波羅延」之內容：3分，18章，共174偈**

現存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誦本，編入《小部》《（p.823）經集》的第五品──「彼岸到品」。

內容共分18章：1、序偈；2到17──16章，為一六學童所問；18，結說。全部共174偈；一六學童所問，凡92偈。

**1、序偈**

據序偈所說：大婆羅門婆和利（Bāvarī），到南方出家，教授五百學眾。因為不明「頂與頂墮」的意義，聽說釋迦子成一切智者，特命一六位學童來見佛；佛也就為他們解說了「頂與頂墮」的意義。

**2、一六學童事**

其次，學童們一一發問，成16章。

**3、結說**

結說為：一六學童，都出了家，得到解脫。年老的賓祇耶（Piñgiya），受持佛的教授，回南方去復命。

**（二）一切有部的傳說**

**1、經論所傳**

波羅延的一六學童，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傳說相近，如《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說：「十六婆羅門，阿逸、彌勒是其二」[[178]](#footnote-178)。《出曜經》也說：「十六倮[[179]](#footnote-179)形梵志，十四人取泥洹；二人不取，彌勒、阿耆是也」[[180]](#footnote-180)。這正與《中阿含經》（66）《說本經》相合：佛記阿夷哆（Ajita）未來作轉輪王，彌勒（Maitreya）成佛[[181]](#footnote-181)。

**2、與銅鍱部所傳的同異**

一六學童事，說一切有部與銅鍱部所傳一致，只是說一切有部，以二人不取涅槃，與銅鍱部的傳說小異。

**三、「波羅延」為早期集成，各部所傳多少出入[[182]](#footnote-182)**

**（一）「波羅延」約與「祇夜」集成的時代相當**

**1、此部偈頌集，在《雜阿含經》已說到**

這部偈頌集，極為古老！在《雜阿含經》（《相應部》）已說到：「波羅延耶阿逸多所問」[[183]](#footnote-183)；「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184]](#footnote-184)；「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富鄰尼迦所問」[[185]](#footnote-185)；「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憂陀延所問」[[186]](#footnote-186)。

**2、屬於《雜阿含》三部分中的「記說」**

但不要以為，比「雜阿含」的任何部分為早。在聖典的成立中，「雜阿含」為「修多羅」、「祇夜」、「記說」（弟子所說、如來所說）──三部分所合成。（p.824）說到的「波羅延」四經，都屬於如來所說、弟子所說部分──「記說」。[[187]](#footnote-187)

**「波羅延」雖沒有編入「祇夜」（八眾誦），也是祇夜所攝，是不了義**，是有餘說；要經如來與弟子的決了，意義才能明了。這就是《瑜伽論》所說，以「祇夜」為不了義，「記說」為了義的意義。[[188]](#footnote-188)

**3、約與「祇夜」集成的時代相當，而為「記說」所決了的對象**

所以，這雖是古老的，但比「雜阿含」的「修多羅」相應部分，要遲一點。約與「祇夜」（「有偈品」）集成的時代相當[[189]](#footnote-189)，**而為「記說」所決了的對象**。

**4、小結**

這是依《波羅延》主體──一六學童的問答而說。**說一切有部的傳說相同**，《波羅耶那》也是**大眾部所共傳的**，[[190]](#footnote-190)所以可想見為早期集成的。

**（二）「波羅延」各部所傳多少出入**

但各部所傳，次第與文句，當然會有多少出入。如「優陀延學童所問」的末後問答（《經集》1110、1111偈），[[191]](#footnote-191)在《瑜伽論》中，屬於「阿氏多所問」[[192]](#footnote-192)。在意義（識滅）上，《瑜伽論》所傳，似乎更為恰當！

**四、結論**

**（一）「波羅延」主體大致相同**

主體一六章，大體相同，而序偈與結說，就不能一概而論了。

**（二）「波羅延」序偈與結說，是屬於部派的**

**1、序偈中「頂與頂墮」的內容，各部所傳不同[[193]](#footnote-193)**

**（1）銅鍱部**

序偈中，有關「頂與頂墮」[[194]](#footnote-194)，銅鍱部的傳說是：無明是頂；與信、念、定、欲、精進相應的明，是頂墮[[195]](#footnote-195)。

**（2）說一切有部**

說一切有部所傳，如《發智論》所說：信三寶為頂，退失三寶的信心是頂墮。[[196]](#footnote-196)在修行過程中，這是不退轉與退轉的意義，所以頂是四加行位之一。

二部的傳說，完全不同。

**2、「頂與頂墮」為誰而說，各部所傳不同**

《波羅延》以超越生死為主題，能越生死而達寂滅，所以名為「波羅延」（彼岸到），本指答一六學童所問部分。

在《波羅延》的傳誦中，雖有為**波羅延[[197]](#footnote-197)摩納婆[[198]](#footnote-198)**說頂與頂墮的傳說，而並沒有公認的一致意見。所以現有的**序說與結**（p.825）**說，都是屬於部派的附錄。**

**（1）說一切有部所傳，泛說為學童們說**

說一切有部說：「為波羅衍拏摩納婆說」，頂與頂墮，是泛說為學童們說的。

**（2）銅鍱部所傳，為阿耆多說**

而今《小部》的《波羅延》，以一六學童，阿耆多在先，就說頂與頂墮，佛為阿耆多說。**賓祇耶**[[199]](#footnote-199)在後，就將結說部分，歸於**賓祇耶**說。而且序偈所說的南方地名，可解說為與序偈編集者的區域有關。序偈與結說，稱**賓祇耶**為「大仙」，也似乎不適當。

**3、小結**

總之，序偈與結說，是屬於部派的[[200]](#footnote-200)。

**第四項、經集**

（p.826-p.834）

**一、總說《經集》的內容及其獨立的特點**

**（一）《經集》的內容[[201]](#footnote-201)**

《經集》（Sutta-nipāta），為《小部》的第五部。分五品，除上面所說的（四）〈義品〉

，（五）〈彼岸到品〉外，還有（一）〈蛇品〉（Uragavagga），（二）〈小品〉（Cūlavagga）

，（三）〈大品〉（Mahāvagga）。前三品，是一二[[202]](#footnote-202)、一四[[203]](#footnote-203)、一二[[204]](#footnote-204)──38經的類集。

**（二）《麟頌》等四經是有名的偈經，在其他部派中是獨立的**

有名的《麟頌》，是〈蛇品〉第三《犀角經》；《牟尼偈》是〈蛇品〉十二《牟尼經》。《麟頌》、《牟尼頌》、〈義品〉、《波羅延》，這些有名的偈經，在其他部派中，都是獨立的。《經集》為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獨有的編集。[[205]](#footnote-205)

**（三）《經集》的成立時間，在《義釋》之後**

《小部》的《義釋》（Niddesa），為〈義品〉、〈彼岸到品〉、《犀角經》作解說，而沒有說到其他。《經集》的集為一部，還在《義釋》成立以後[[206]](#footnote-206)。

**二、《經集》的前三品之內容分析**

**（一）後二品前已說，此處將論前三品（38經）**

（p.827）《經集》所集的五品，大體說，都是比較古的。〈義品〉與〈彼岸到品〉，上面已經說到；這裏只論前三品。三品38經，性質複雜，不可一概而論。近代學者，依語文而加以推斷，自有其重要意義[[207]](#footnote-207)。然從內容來說，似乎還有值得商榷[[208]](#footnote-208)的。

**（二）三品經文的性質與集成時代，分成三類**

**1、第一類：15部經與《雜阿含經》「八眾誦」有關（分為二類）**

1.三品的經文，與《雜阿含經》中，「八眾誦」──「有偈品」有關的，共15經，占十分之四。其中可分為二類：

**（1）8部經與《雜阿含經》大同，集成與「祇夜」的時期相當**

Ⅰ與《雜阿含經》大同，或主體（除序說）相同的，集成的時代，可推定為與「祇夜」集成的時期相當。如：[[209]](#footnote-209)

|  |  |  |  |
| --- | --- | --- | --- |
| 《經集》 | | 《雜阿含經》 | 〔附注〕 |
| 1 | 蛇品（六）敗亡經 | 1279[[210]](#footnote-210) |  |
| 2 | 小品（五）針毛經 | 1324 | 《相應部》10‧3 |
| 3 | 蛇品（九）雪山夜叉經 | 1329 | 《雜含》有序文 |
| 4 | 蛇品（一０）曠野夜叉經 | 1326 | 《相應部》10‧12 |
| 5 | 蛇品（四）耕田婆羅墮闍經 | 98 | 《相應部》7‧2‧1 |
| 6 | 蛇品（七）賤民經 | 102 | 《雜含》末段小異[[211]](#footnote-211) |
| 7 | 小品（一二）婆耆舍經 | 1221 |  |
| 8 | 大品（三）善說經 | 1218 | 《相應部》8‧5 |

**（2）7部經與《雜阿含經》略有差異，成立於「祇夜」成立以後**

（p.828）Ⅱ《雜阿含經》簡略，而《經集》增廣的；或《雜阿含經》別行，而《經集》合為一經的；或因緣不同而主體一致。這都是成立於「祇夜」成立以後，傳誦於「祇夜」（《雜阿含經》的一部分）以外的，如：[[212]](#footnote-212)

|  |  |  |  |
| --- | --- | --- | --- |
| 《經集》 | | 《雜阿含經》 | 〔附注〕 |
| 1 | 蛇品（二）陀尼耶經 | 1004 | 經末二頌相同[[213]](#footnote-213)  《相應部》1‧2‧2 |
| 2 | 小品（一０）起立經 | 1332 | 初偈相同[[214]](#footnote-214)《相應部》9‧2 |
| 3 | 大品（四）孫陀利迦婆羅墮闍經 | 1184 | 《相應部》7‧1‧9 |
| 4 | 大品（五）摩伽經 | 1159 |  |
| 5 | 大品（一０）拘迦利耶經 | 1194[[215]](#footnote-215) | 《相應部》6‧1‧6 |
| 1278[[216]](#footnote-216) | 《相應部》6‧10  《增支部》10‧89 |
| 6 | 小品（一一）羅睺羅經 | 1214 | 《相應部》8‧4後三頌相同[[217]](#footnote-217) |
| 7 | 小品（三）慚愧經 | 978[[218]](#footnote-218) | 《相應部》4‧3 |

**2、第二類：4部經與「中」、「長」阿含有關，在「中」、「長」二部成立時，已經集成**

（p.829）2.與「中」、「長」阿含有關的，

**（1）2部經編入《中部》，部分內容與《長部》相同**

如〈大品〉（7）《施羅經》，（9）《婆私吒經》，也編入《中部》，而是《中阿含經》所沒有的。《婆私吒經》的因緣──二學童共論，與《長部》（13）《三明經》相同。《婆私吒經》的偈頌中，有二八頌──『我說彼為婆羅門』[[219]](#footnote-219)，與《法句》「婆羅門品」相合[[220]](#footnote-220)。這是以傳誦的婆羅門偈為主體，結合婆私吒（Vaśiṣṭha）的問答因緣，擴編而成。

**（2）2部經編入《中阿含經》，部分內容與《增支部》相同**

「小品」（7）《婆羅門法經》，與《中阿含經》（156）《梵波羅延經》大同。

「小品」（6）《法行經》，後四偈與《中阿含經》（122）《瞻波經》，及**《增支部》8集10經相同**。

《法行經》與《婆羅門法經》，前後次第，都被編入《中阿含經》，而是《中部》所沒有的。

**（3）小結：這4部經，在「中」、「長」二部成立時，已經集成**

這**四部經**，在「中」、「長」二部成立時，已經集成。由於部派（傳承的，區域的）釆錄不同，而成為四部阿含以內的，或流傳於四部阿含以外的偈經。

**3、第三類：6部經與佛傳有關，大抵為成立於阿育王時代以後**

3.與佛傳有關的，

**（1）「大品」有4經、〈小品〉有1經，有關佛及弟子的傳記**

如「大品」（1）《出家經》，（2）《精勤經》，（6）《薩毘耶經》，（11）《那羅迦經》，「小品」（9）《何戒經》，都有關於佛及弟子的傳記。

**（2）〈蛇品〉的《淳陀經》，從「涅槃譬喻」來**

「蛇品」（5）《淳陀經》，為《長阿含經》（2）《遊行經》的一節[[221]](#footnote-221)，本從「涅槃譬喻」中來[[222]](#footnote-222)。[[223]](#footnote-223)

**（3）〈大品〉〈小品〉等五經，大抵為成立於阿育王時代以後**

佛與弟子的傳記，起初以偈頌為主，後來才結合而以長行敘述出來。《淳陀經》的成立，比《大般涅槃經》更早。

〈大品〉五經，與法藏部（Dharmaguptaka）的《佛本行集經》，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的《大事》相近。法藏部與銅鍱部，同出一系。在部派發展中，分別說系（V（p.830）ibhajyavādin）比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更接近大眾部系（Mahāsāṃghika）。這由於阿育王（Aśoka）以後，說一切有部向西北發展；恒河（Gaṅgā）一帶與南方，都屬分別說系與大眾系的化區。凡佛傳偈頌，與《大事》相近而不同說一切有部的傳說，大抵為成立於阿育王時代以後。

**三、結論：略說以上三類二五經的各其成立的時間**

從上三類25經，可以大略看出：

**（一）〈蛇品〉各經的成立時間較早，多數起於「祇夜」時代，到「中」、「長」集成的時代為止**

「蛇品」各經的成立，是較早的。（3）《犀角經》，（12）《牟尼經》，是有名的偈經。（1）《蛇經》，約有半數偈頌，為《法句》所釆錄。「蛇品」多數起於「祇夜」時代，到「中」、「長」集成的時代為止。

**（二）〈小品〉諸經成立時間較遲一些**

「小品」諸經，要遲一些，《寶經》說到了「四惡趣」，「六重罪」[[224]](#footnote-224)，顯然已到了僧治強固的時代。

**（三）〈大品〉諸經多數成立於部派分裂後**

「大品」諸經，大多數是成立於部派分裂以後的。

**（四）總結：《經集》的諸經，是可看作原始佛教時代的聖典的**

雖成立的時代，先後不一，而從多數來說，《經集》所集的諸經，是可以看作原始佛教時代的聖典的。

上圓下波老師指導

釋持然敬編

2014/5/20

1．《小誦》 1．〈蛇品〉

2．《法句》 2．〈小品〉

3．《自說》 3．〈大品〉

4．《如是語》 5．〈彼岸道品（波羅延那）〉

5．《經集》 4．〈義品〉 1．欲經

1、直說法意

《小部》 2．窟八偈經

銅鍱部所傳 6．《天宮事》 3．瞋怒八偈經

4．淨八偈經

7．《餓鬼事》 1．桀貪王經 5．第一八偈經

2．優填王經 6．老經

8．《長老偈》 3．須陀利經 7．**帝須彌勒經**

(有問者名)

2、問答分明

9．《長老尼偈》 4．摩竭梵志經 8．波須羅經

10．《本生》 5．鏡面王經 9．**摩健地耶經**

11．《義釋》 6．老少俱死經 10．**死前經**

12．《無礙解道》 7．彌勒難經 11．**鬥諍經**

無問者名

3、有問答體

13．《譬喻》 8．勇辭梵志經 12．**小集積經**

14．《佛種姓》 9．摩因提女經 13．**大集積經**

15．《行藏》 10．異學角飛經 14．**迅速經**

11．猛觀梵志經 15．執杖經

12．法觀梵志經 16．**舍利弗經**

13．兜勒梵志經

14．蓮花色比丘尼經

15．子父共會經

16．維樓勒王經

一、各版本《法句經》之對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利語本** | **漢譯本** | | | | | **犍陀羅語本** | |
| **1** | **2** | | **3** | **4** | **5** | **6** | |
| **銅鍱部所傳**  《南傳大藏經》  卷23(17-83) | **《法句經》**  (T4,559a3-575b9) | | **《法句譬喻經》**  (T4,575b15-609b20) | **《出曜經》**  (T4,609b25-776a13) | **《法集要頌經》**  (T4，777a2-799c4) | **前田惠學教授**  **《原始佛教聖典的成立史研究》pg.706** | |
| **26品本**  **(500偈本)** | **39品本（700偈本）** | | | **33品本（900偈本）** | | **原本540偈，現存350偈** | |
| **752偈** | **197偈(不全)** | | **930偈(4品)** | **930.5偈(33品)** |
| 1 | - | **(1)**無常品 | (1)無常品 | | (1)無常品 | (1)有為品 |  | 50 |
| 2 | - | (2)教學品 | (2)教學品 | | (8)學品 | (7)善行品 |  | 40 |
| 3 | - | - | (2)護戒品 | | (3)愛品 | - | (3)愛欲品（91-96a） |  |
| 4 | - | **(3)**多聞品 | (3)多聞品 | | (23)聞品 | (22)多聞品 | (15)多聞品（243-258） |  |
| 5 | - | **(4)**篤信品 **前8** | (4)篤信品 | | (11)信品 | (10)正信品 |  | 缺 |
| 6 | - | **(5)**戒慎品 | (5)戒慎品 | | (7)戒品 | (6)持戒品 | (20)戒品（322-331） | 缺 |
| 7 | - | **(6)**惟念品 | (6)惟念品 | | (16)惟念品 | (15)憶念品 |  | 30 |
| 8 | - | (7)慈仁品 | (7)慈仁品 | | (9)誹謗品 | (8)語言品 |  | 25 |
| 9 | - | **(8)**言語品 | (8)言語品 | | (9)行品 | (9)業品 |  |  |
| 10 | (1)雙品 | (9)雙要品 | (9)雙要品 | | (30)雙要品 | (29)相應品 | (13)雙品（201-223） | 缺 |
| 11 | (2)不放逸品 | (10)放逸品 | (10)放逸品 | | (4)**無放逸品**  (5)**放逸品** | (4)**放逸品** | (7)不犯逸品  （110-134） | 25 |
| 12 | (3)心品 | (11)心意品 | (11)心意品 | | (32)心意品 | (31)護心品 | (8)心品（135-138 e） | 20 |
| 13 | (4)華品 | (12)華香品 | (12)華香品 | | (19)華品 | (18)華喻品 | (18)華品（290-304） | 19 |
| 14 | (5)愚品 | (13)愚闇品 | (13)愚闇品 | | - | - | - | 22 |
| 15 | (6)賢品 | (14)明哲品 | (14)明哲品 | | (28)觀品 |  | (14)賢品（224-242） | 19 |
| 16 | (7)阿羅漢品 | (15)羅漢品 | (15)羅漢品 | | - | (28)罪障品 | (5)阿羅漢品 | 16 |
| 17 | (8)千品 | (16)述千品 | (16)述千品 | | (18)水品 | (17)水喻品 | (19)千品（305-321） | 15 |
| 18 | (9)惡品 | (17)惡行品 | (17)惡行品 | | (29)惡行品 | - | (4)惡品 | 16 |
| 19 | (10)刀杖品 | (18)刀杖品 | (18)刀杖品 | | (17)雜品 | (16)清淨品 | (16)雜集品（259-273） | 15 |
| 20 | (11)老品 | (19)老耗品 | (19)老耄品 | | (21)恚品 | (20)瞋恚品 | (10)老品（139a-161） | 17 |
| 21 | (12)自己品 | (20)愛身品 | (20)愛身品 | | (24)我品 | (23)己身品 | - | 10 |
| 22 | (13)世品 | (21)世俗品 | (21)世俗品 | | (12)沙門品 | (32)苾芻品 | - | 9 |
| 23 | (14)佛陀品 | (22)述佛品 | (22)述佛品 | | (22)如來品 | (21)如來品 | - |  |
| 24 | (15)安樂品 | (23)安寧品 | (23)安寧品 | | (31)樂品 | (30)樂品 | (11)樂品（162-181） |  |
| 25 | (16)愛好品 | (24)好喜品 | (24)好喜品 | | (26)親品 | (25)善友品 | - |  |
| 26 | (17)忿怒品 | (25)忿怒品 | (25)忿怒品 | | (15)忿怒品 | (14)怨家品 | (17)忿怒品（274-289） |  |
| 27 | (18)垢穢品 | (26)塵垢品 | (26)塵垢品 | | - | - | (21)當為品（332-340） |  |
| 28 | (19)法住品 | (27)奉持品 | (27)奉持品 | | - | (5)愛樂品 | - |  |
| 29 | (20)道品 | (28)道行品 | (28)道行品 | | (13)道品 | (12)正道品 | (6)道品（97-109） |  |
| 30 | (21)雜品 | (29)廣衍品 | (29)廣衍品 | | (25)廣演品 | (24)廣說品 | (23)缺 |  |
| 31 | (22)地獄品 | (30)地獄品 | (30)地獄品 | | (6)念品 | (3)貪品 | (24)缺 |  |
| 32 | (23)象品 | (31)象喻品 | (31)象喻品 | | (20)馬喻品 | (19)馬喻品 | (22)龍品或馬品（341/2） |  |
| 33 | (24)愛欲品 | (32)愛欲品 | (32)愛欲品 | | (2)欲品 | (2)愛欲品 | - |  |
| 34 | - | **(33)**利養品 **中1** | (33)利養品 | | (14)利養品 | (13)利養品 | (9)愚品 |  |
| 35 | (25)比丘品 | (34)沙門品 | (34)沙門品 | | (33)沙門品 | (11)沙門品 | (2)比丘品（51-90） |  |
| 36 | (26)婆羅門品 | (35)梵志品 | (35)梵志品 | | (34)梵志品 | (33)梵志品 | (1)婆羅門品（1-50） |  |
| 37 |  | (36)泥洹品 | (36)泥洹品 | | (27)泥洹品 | (26)圓寂品 | - |  |
| 38 |  | (37)生死品 | (37)生死品 | |  | (27)觀察品 | (12)長老品（182-200） |  |
| 39 |  | (38)道利品 **後4** | (38)道利品 | |  |  | (25)缺 |  |
| 40 |  | (39)吉祥品 | (39)吉祥品 | |  |  | (26)缺 |  |

二、現存《法句》共有9部

|  |  |  |
| --- | --- | --- |
|  | **印順導師** | **前田惠學教授** |
| 漢譯 | 1.《法句經》 | 1．《法句經》 |
| 2.《法句譬喻經》 | 2．《法句譬喻經》 |
| 3.《出曜經》 | 8．《出曜經》 |
| 4.《法集要頌經》 | 9．《法集要頌經》 |
| 巴利語 | 5. 銅鍱部所傳 | 除外 |
| 藏譯 | 6、7 | 6.チベット譯Udānavarga（Ched-du-brjod-paḥi tshoms）； |
| 7.Udānavargaivivaraṇa（Ched-du-brjod-paḥi tshoms-kyi rnam-par ḥgrel-pa） |
| 梵文 | 8．現代發現 | 5．梵文Udānavarga |
| 犍陀羅語 | 9 | 3．Gāndhārī Dharmapada (Prakrit Dhammapada)； |
|  | - | 4．不是法句經本 |
|  | - | 10．トカラUdānavarga。（吐火羅語） |

三、導師以三點論證犍陀羅語本並非26品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犍陀羅語本** | **巴利語本** | **漢譯** | | | |
| **33品本** | | **39品本** | |
| **26品本** | **《出曜經》** | **《法集要頌經》** | **《法句經》** | **《法句譬喻經》** |
| **1.品目次第相反** | (1)婆羅門品 | (24)愛欲品 | - | - | - | - |
| (2)比丘品 | (25)比丘品 | - | - | - | - |
| (3)愛欲品 | (26)婆羅門品 | - | - | - | - |
| **2.品目的不同** | (15)多聞品 | - | (23)聞品 | (22)多聞品 | (3)多聞品 | (3)多聞品 |
| (20)戒品 | - | (7)戒品 | (6)持戒品 | (5)戒慎品 | (5)戒慎品 |
| **3.偈頌數目的不同** |  | | | | | |

四、《義品》（二）大眾部 —— 以八為名

|  |  |
| --- | --- |
| 第2窟八偈經  （N27，224a4-225a6） | 身體多著於所蔽 人住沈潛於愚中 如斯之人難遠離 世間捨欲實不易  欲求因緣有樂結 自難解脫他難脫 彼等總期望前後 過現未來覓諸欲  面對諸欲迷貪求 住著不正吝嗇者 憂慮死後將如何 悲泣煩惱陷諸苦  故人於教如次學 知此世間多不正 賢者勸言命短少 因其不正不可行  我見世間顫動者 諸人對有生至愛 面臨死神愚人泣 對諸有愛難超越  請看動盪人我執 彼若涸河少水魚 見此應行無我執 對有不被其繫著  調伏諸欲離兩邊 徧知諸觸無隨貪 不行惡業自呵責 賢者見聞皆無著  徧知想已渡瀑流 牟尼無染著徧取 拔箭以行不放逸 此世他世無願求 |
| 第3瞋怒八偈經  （N27，226a7-227a10） | 若人瞋怒語誹謗 妄信他人說真實 牟尼不近誹謗語 牟尼到處無心荒  為欲所牽住意欲 云何可越自己見 彼思所作自完成 其知之言所欲言  未受他人之詢問 放言自修頭陀戒 自言自己自慢者 善者稱此非聖法  比丘自修寂滅者 如是諸德我不誇 世間煩惱無增盛 善者此稱為聖法  徧計不淨之諸法 重視造作諸人等 以見自己之功德 依止虛幻緣妄見  確知取著於諸法 越離執著實不易 故人若有著彼等 放棄正法取諸法  於何世間除遣者 對諸有無徧計見 捨斷諂慢除遣者 彼對輪迴無近著  近著受諸法之語 不近著者不說語 我與非我皆無有 遣除彼此一切見 |
| 第4淨八偈經  （N27，228a11-229a14） | 我見第一無病淨 人依眼見得正淨 若斯知解為第一 淨觀者由智而解  若依眼見人有淨 人又依智捨斷苦 彼有依者以為淨 斯說彼實邪見者  聖道者外不見聞 於戒勤覺不言淨 彼於善惡無染著 不行善惡捨自己  捨去前師依後師 從貪之人著難度 彼等放棄把執著 如猿握執面前枝  自行受持之行人 著想與問至種種 智者證知吠陀法 不至執著彼種種  所有一切見聞覺 於一切相無執著 何能於彼起疑惑 內觀世間得證悟  諸漏盡者無分別 彼等不謂世究竟 捨棄世間諸執取 不於何處作意欲  漏盡超界婆羅門 知已見已無執取 向貪無貪貪何離 彼無執取為第一 |
| 第5第一八偈經  （N27，231a2-232a5） | 徧住己見為第一 自於世間為最上 此外一切皆為劣 故為諍論無越離  一切自己見聞戒 彼修其見有功德 只於其處彼執取 見他一切為賤劣  見他為劣執著者 言彼有縛善巧者 彼之見聞覺戒行 比丘不可作依著  無論依智依戒行 不可營見於世間 不見自己相等他 不可思為勝與劣  捨斷自己無取著 彼對智亦無堅執 於異諍中不違和 除諸惡見不復還  於諸兩邊對諸有 此界他界無願求 確知諸法無取著 彼無任何之住著  彼對如此見聞覺 毫無徧計諸微想 彼婆羅門無取見 故何於世妄分別  彼對諸法無執取 諸法惡見不認受 不為勤戒之所導 登斯彼岸不復還 |

五、《義品》與《義足經》次第與說偈因緣之同異

|  |  |  |
| --- | --- | --- |
| **小部《義品》** | **漢譯《佛說義足經》** | **兩者故事之異同** |
| **11.鬥諍經** | **10．異學角飛經** | 《經集》卷1（N27，248a5-251a2）：  依註所示：本經之說示因緣，亦如前經。與本經相似之經為義足經卷上之**異學角非經**（T4,180c）。但本經註之**因緣故事**與異學角飛經之因緣講話**完全不同**，但以**化佛請益**之點，則**兩者相同**。本經各偈之逐字語句解釋，可參見 Mahā-niddesa PP. 255-284。 |
| **12.小集積經** | **11．猛觀梵志經** | 《經集》卷1（N27，252a2-254a9）：  依註所示：本經說示之因緣與前經相同。與本經相似之經為義足經卷下及**猛觀梵志經**（T4,181c）其**因緣故事**則與本經之註釋**不同**。但於**化佛請益**之點則**相同**。本經各偈語句之逐字解釋，可見 Mahā-niddesa PP. 285-304。 |
| **13.大集積經** | **12．法觀梵志經** | 《經集》卷1（N27，255a10-258a11）：  依註所示：本經所說之因緣亦與前之諸經同。本經相當於義足經卷下**法觀梵志品**（T4,182c），所說之**因緣故事**則與本經註者**完全相異**。但依**化佛之請問說法**，則**兩者相通**。本經各偈語句之逐字解釋，亦出於 Mahā-niddesa PP. 305. 338。 |
| **14.迅速經** | **13．兜勒梵志經** | 《經集》卷1（N27，259a9-262a10）：  依註所示：本經說示之因緣亦與前之諸經情節相同。相當於本經者有：義足經卷下、**兜勒梵志經**（T4,183b）。其**因緣故事**則與本經之註**大為不同**，但由**化佛之請益**而說法則**相同**。本經各偈語句之逐字解釋，可參見 Mahā-niddesa PP. 339-401。 |
| **16.舍利弗經** | **14．蓮花色比丘尼經** | 《經集》卷1（N27，267a9-271a2）：  依註所示：本經一名長者問經（Therapañha-sutta）。本品最後之攝頌，即為長者問。依註所述：世尊於三個月間至三十三天為生母及諸天說法，降人界後，舍利弗為五百比丘等向世尊作八項請益，世尊均為之作答，本經即為其問答。與本經相似之義足經卷下**蓮華色比丘尼經**（T4,184c）之**因緣故事**，與本經註釋之人雖**非同一**，但**兩者敘述則為類同之事**。本經各偈語句之逐字解釋，可參見 ahā-niddesa PP. 445-510。 |
| **10.死前經** | **15．子父共會經** | 《經集》卷1（N27，245a7-247a10）：  依註所示：本經於諸天大會之際，世尊受千二百五十人之比丘圍繞，以化佛於死前有關所行之事向世尊請益而為解答之說法。與本經相似之經為義足經卷下**子父共會經**（T4,186c），本經註釋中之**因緣故事**與子父會經之**故事完全同**。本經各偈語句之逐字解釋，可參見 Mahā-niddesa PP. 210-254。 |
| **15.執杖經** | **16．維樓勒王經** | 《經集》卷1（N27，263a6-266a6）：  依註所示：有親戚關係之釋迦族與拘利族之間，為河水而起爭鬥時，世尊立於兩爭中間說示本經。有關此一故事可參照本生經536（Kuṇāla-jātaka, J. V. P. 412f）。本經相當於義足經卷下、維樓勒王經（T4,188a）。維樓勒王經等之因緣故事與本經註者則完全相異。本經各偈語句之逐字解釋，可參見 Mahā-niddesa PP. 402-444。 |

六、《義品》受到大乘學者的重視

|  |  |
| --- | --- |
| **《大智度論》** | **《經集》第四〈義品〉** |
| 卷1（T25，60c15-61a2）  **明第一悉壇**  各各自依見，戲論起諍競，  若能知彼非，是為知正見。  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癡人，  作是論議者，真是愚癡人。  若依自是見，而生諸戲論，  若此是淨智，無非淨智者。 | **第5《第一八偈經》**  796偈——遍住己見為第一，自於世間為最上，此外一切皆為劣，故為諍論無越離。  **第11《鬥諍經》**  880偈——不受他人之法見，愚者劣者賤劣慧，彼等遍住自見故，不外愚賤劣慧者。  881偈——若依自見諍論者，善淨慧者具慧者，彼等所見皆究竟，其中無有劣慧者。 |
| 卷1（T25，63c14-64a9）  **明無諍法**  摩犍提難偈言：  決定諸法中，橫生種種想，  悉捨內外故，云何當得道？  佛答言：  非見聞知覺，亦非持戒得；  非不見聞等，非不持戒得。  如是論悉捨，亦捨我我所，  不取諸法相，如是可得道。  摩犍提問曰：  若不見聞等，亦非持戒得；  非不見聞等，非不持戒得。  如我心觀察，持啞法得道！  佛答言：  汝依邪見門，我知汝癡道。  汝不見妄想，爾時自當啞！ | **第9《摩健地耶經》**  838偈 —— 摩健地耶曰：  一切遍計見決定，汝對此等不取著，尊師所宣內寂義，慧者云何作此說。  839偈 —— 世尊曰：摩健地耶  依見依聞及依智，依戒依行不言淨，無見無聞及無智，無戒無行不言淨，  放棄此等無取著，不依寂有斯為淨。  840偈 —— 摩健地耶曰：  依見依聞及依智，依戒依行不言淨，無見無聞及無智，無戒無行不言淨，  我思此為愚迷法，諸人依見乃解淨。  841偈 —— 世尊曰：摩健地耶  汝今依見續重問，汝為取著陷迷昧，內寂絕不見微想，故我說汝為愚迷。 |
| 卷18（T25，193b20-29）  **明法空**  各各謂究竟，而各自愛著，  各自是非彼，是皆非究竟！  是人入論眾，辯明義理時，  各各相是非，勝負懷憂喜。  勝者墮憍坑，負者墮憂獄；  是故有智者，不隨此二法。  論力汝當知，我諸弟子法，  無虛亦無實，汝欲何所求？  汝欲壞我論，終已無此處，  一切智難勝，適足自毀壞！ | **第8《波須羅經》**  824偈——只此有淨彼等說，諸他之法無清淨，依此其處彼說淨，各自真理廣住著。  825偈——彼等欲論入眾中，見他為愚互敵對，依止自師彼議論，讚賞自說說為善。  826偈——會眾之中行論者，欲使讚賞心掛念，敗北之時心悄然，彼探缺點怒毀訾。  827偈——諸審判者評彼論，汝為毀失敗北者，悲泣憂愁劣論者，彼今凌我心悲嘆。  828偈——諸沙門間生諍論，得意失意此諸人，見此論議應捨離，讚賞利得不生利。  829偈——又或會眾中論述，就其論述受讚賞，如意所期有利得，為此喜笑彼貢高。  830偈——貢高乃是彼害處，而彼為慢過慢言，見此過患不可諍，諸善巧者謂不淨。  831偈——猶如勇士食王祿，如求敵士舉喚聲，勇士彼至討論處，與彼已無可諍事。  832偈——執取惡見為諍論，只稱此為真理者，汝告彼等雖論生，此處無汝敵對者。  833偈——然以惡見行破軍，彼見諸見不相違，波須羅汝有何得，彼等最極無可取。  834偈——今日更因汝尋求，以意思議諸惡見，與除遣者合步驟，如是汝又不能行。 |
| **明一切法**  卷27（T25，259b25-28）：  若欲求真觀，但有名與色；  若欲審實知，亦當知名色。  雖癡心多想，分別於諸法，  更無有異事，出於名色者。 | **第13《大集積經》**  909偈——有見者不見名色，見已不得知常樂，任其多少見名色，諸善巧者不說淨。  910偈——執著論者難調伏，遍計之見彼重視，諸師說淨依自見，自見如真淨說者。 |
| 卷31（T25，295c1-4）：  《利眾經》中說：「智者於一切法不受不著，若受著法則生戲論，若無所依止則無所論。諸得道聖人於諸法無取無捨，若無取捨，能離一切諸見。 |  |

上圓下波老師 指導

學生釋祖田敬編

2014/05/27

附表一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波羅延」內容的一些問題** | | | | |
| 1、**有關主體內容的問題** | 1) **共同傳說的部派** | | 《波羅延》主體──一六學童的問答而說。說一切有部的傳說相同，《波羅耶那》也是大眾部所共傳的。 | |
| 2) **有關次序上的出入** | | 「優陀延學童所問」的末後問答（**《經集》**1110、1111偈），在**《瑜伽論》**中，屬於「阿氏多所問」。  ◎在意義（識滅）上，《瑜伽論》所傳，似乎更為恰當！ | |
| **（《經集》1110、1111偈）的偈文**：  「云何行有念，止滅一切識？我來問世尊，欲聞尊師語。  受之於內外，不為生歡喜，如是行有念，止滅一切識。」  **這是屬《銅鐷部》的第13位學童所問**。  在《瑜伽論》中，屬於「阿氏多所問」。如文說：  **云何念所行，諸識當永滅？今請垂方便，為釋令無疑。**  **於內外諸受，都不生欣樂，如是念所行，諸識當永滅。**  ……此是波羅延中，因阿氏多所請問頌。（大正30，386b-c）  **阿氏多（阿耆多）屬於（《經集》的第一位學童。）** | |
| ◎主體一六章，大體相同 | |
| **2、有關序說與結說的部分，是屬部派的附錄。（就以頂與頂墮來看）** | **1) 對頂與頂墮的意義之異說** | **銅鍱部的傳說** | 無明是頂；與信、念、定、欲、精進相應的明，是頂墮。 | |
| **說一切有部所傳** | 如《發智論》所說：信三寶為頂，退失三寶的信心是頂墮。 | |
| **說頂與頂墮的對象的問題** | 《波羅延》的傳誦中，**雖有為波羅延摩納婆（阿耆多）**  說頂與頂墮的傳說，而並沒有公認的一致意見。 | | |
| **說一切有部說**： | | 「為波羅衍拏摩納婆說」，頂與頂墮，是泛說為**學童們**說的。 |
| **銅鍱部所傳** | | 《小部》的「波羅延」，以一六學童，阿耆多在先，就說頂與頂墮，佛為**阿耆多**說。 |

附表二

|  |  |
| --- | --- |
| **各部對「頂與頂墮」義的不同說法** | |
| 1、銅鍱部的說法： | 無明是頂；與信、念、定、欲、精進相應的明，是頂墮。  如**序偈**云：「無明為頂應須知；信心、正念及禪定，欲與精進得相應，明是頂裂有關智。」 |
| 2、說一切有部的說法： | **《阿毘達磨發智論》卷1**(大正26，918c20-919a4)：「云何**頂**？答於佛法僧，生小量信。如世尊為波羅衍拏摩納婆說：「若於佛、法、僧，生起微小信；儒童應知彼，名已得**頂法**。  云何**頂墮**？答：如有一類，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信佛菩提，法是善說，僧（增）修妙行，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善施設苦諦，善施設集、滅道諦。彼於異時，不親近善士，不聽聞正法，不如理作意，於已得世俗信退沒、破壞、移轉、亡失，故名**頂墮**。如佛即為波羅衍拏摩納婆說：  　若人於如是，三法而退失，我說彼等類，應知名**頂墮**。」 |
| **《大毘婆沙論》卷6云**：「云何**頂**？答：於佛、法、僧生小量信。[[225]](#footnote-225)  問何故名**頂**？答：如山頂故。謂如山頂，人不久住，若無諸難，便過此山，更至餘山；若有諸難，即還退下。如是行者，至頂位中，必不久住，若無諸難，便進至忍；若有諸難，還退住煖。」(大正27，25c7-11) |
| 有說：**住頂位**時將獲大利，猶如聖者得**不墮法得忍**，異生亦復如是，如室路拿二十俱胝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從頂退時失此大利，故說**頂墮**，退煖不爾故不說之。云何**頂墮**？答：如有一類，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信佛菩提，法是善說，增修妙行，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善施設苦諦，善施設集、滅、道諦。彼於異時，不親近善士，不聽聞正法，不如理作意，於已得世俗信，退沒破壞移轉亡失，故名**頂墮**。（大正27，27a-b） |
| 3、《大般若經》卷36〈初會〉  （大正5，200c11-19）： | 由此善根，永不墮惡趣，不生貧賤家，不墮聲聞及獨覺地，**於菩薩頂終不退墮，**當學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子問善現言：云何名為**菩薩頂墮**？善現答言：若諸菩薩**無方便善巧**而行六波羅蜜多，無方便善巧住三解脫門，**墮於聲聞或獨覺地**，**不入菩薩正性離生**，如是名為**菩薩頂墮**，即此**頂墮亦名為生**。時舍利子即復問言：何緣菩薩頂墮名生？善現答言：生謂法愛，若諸菩薩順道法愛，說名為生。 |
|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4 船喻品〉（大正8，560b5-13） |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信，有忍，有樂，有淨心，有深心，有欲，有解，有捨，有精進，不取般若波羅蜜，當知是人**中道退沒**，墮聲聞、辟支佛地。須菩提！若菩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信，有忍，有樂，有淨心，有深心，有欲，有解，有捨，有精進，取般若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所守護故，中道不退，過聲聞、辟支佛地，當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8 勸學品〉（大正8，233a23-b22） | 世尊！菩薩摩訶薩欲滿一切眾生願，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具足如是善根、常不墮惡趣，欲得不生卑賤之家，欲得不住聲聞、辟支佛地中，欲得不墮菩薩頂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爾時，慧命舍利弗問須菩提：「云何為**菩薩摩訶薩墮頂**？」  須菩提言：「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不以方便行六波羅蜜，入空、無相、無作三昧，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亦不入菩薩位，是名菩薩摩訶薩法生故**墮頂**。」  舍利弗問須菩提：「云何名菩薩生？」  須菩提答舍利弗言：「生名法愛。」  舍利弗言：「何等法愛？」  須菩提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色是空受念著，受想行識是空受念著。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順道法愛生。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色是無相[＊]受念著，受想行識是無相受念著。…。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是諸法受念著，是為菩薩摩訶薩順道法愛生。」 |
| 4、《大智度論》卷27的說法： | 問曰：云何為**頂墮**？答曰：如須菩提語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無方便心行六波羅蜜，入空、無相、無作中，**不能上菩薩位，亦不墮聲聞、辟支佛地**；愛著諸功德法，於五眾無常、苦、空、無我，取相心著：言是道非道，是應行是不應行。如是等取相分別，是**菩薩頂墮**。（大正25，262b4-11） |

|  |  |
| --- | --- |
| **附表三** | |
| **《經集》五品** | |
| **一、〈蛇品〉**  **12經：** | 1、蛇經，2、陀尼耶經，3、犀角經，4、耕田婆羅墮闍經，5、淳陀經，6、敗亡經，7、　賤民經，8、慈經，9、雪山〔夜叉〕經，10、曠野（夜叉）經，11、征勝經，12、牟尼經。 |
| **二、〈小品〉**  **14經：** | 1、寶經，2、臭穢經，3、慚經，4、大吉祥經，5、針毛夜叉經，6、法行經，7、婆羅門法經，8、船經，9、何謂戒經，10、起立經，11、羅喉羅經，12、鵬耆舍經，13、正普行經，14、曇彌迦經。 |
| **三、〈大品〉**  **12經：** | 1、出家經，2、精勤經，3、善說經，4、孫陀利迦婆羅墮闍經，5、摩伽經，6、薩毘耶經，7、施羅經，8、箭經，9、婆私吒經，10、拘迦利耶經，11、那羅迦經，12、二種隨觀經。 |
| **四、〈義品〉**  **16經：** | 1、欲經，2、窟八偈經，3、瞋怒八偈經，4、淨八偈經，5、第一八偈經，6、老經，7、帝須彌勒經，8、波須羅經，9、摩健地耶經，10、死前經，11、鬥諍經，12、小集積經，13、大集積經，14、迅速經，15、執杖經，16、舍利弗經。 |
| **五、〈彼岸道品〉**  **18經：** | 1、序偈，**2、(1)阿耆多學童所問**，**3、(2)帝須彌勒學童所問**，**4、(3)富那迦學童所問**，5、(4)彌多求學童所問，6、(5)度多迦學童所問，7、(6)優波私婆學童所問，8、(7)難陀學童所問，9、(8)醯摩迦學童所問，10、(9)刀提耶學童所問，11、(10)劫波學童所問，12、(11)闍都乾耳學童所問，13、(12)跋陀羅浮陀學童所問，**14、(13)優陀耶學童所問**，15、(14)布沙羅學童所問，16、(15)莫伽羅闍學童所問，17、(16)**賓祇耶學童所問**，18、〔十六學童所問之結語〕。 |

附表四

|  |  |  |
| --- | --- | --- |
| **有關《經集》中「有名的偈經」被其他經論所引用到的偈文作對照** | | |
| **《經集》的本偈文** | | **其他經論所引的偈文** |
| 1、麟頌  （犀角經）（36） | 為相交者有親愛，親愛從而眾苦生；  觀察所生諸禍患，應如犀牛任獨行。 | 《大毘婆沙論》卷126(大正27，660a2-5)：  伽他云何？謂諸經中結句諷頌。彼彼所說，即驎頌等，如伽他言：  習近親愛與怨憎，便生貪欲及瞋恚；故諸智者俱遠避，獨處經行如驎角 |
| 2、牟尼頌  （牟尼經）（221） | 青頸孔雀翱翔空，不如天鵝快速力；在家如斯均難比，林中禪思之牟尼。 | 《大智度論》卷3（大正25，84b8-9）：  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鴈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勝！ |
| 3、義品的  （大集積經）（909-910） | 有見者不見名色，見已不得知常樂；  任其多少見名色，諸善巧者不說淨；執著論者難調伏，遍計之見彼重視。 | 《大智度論》卷27〈1 序品〉(大正25，259b25-28)：  若欲求真觀，但有名與色；若欲審實知，亦當知名色。  雖癡心多想，分別於諸法，更無有異事，出於名色者。[[226]](#footnote-226) |
| 4、波羅延  （帝須彌勒學童所問）（1042）： | 彼能知達於兩端，不著中端以智慧；我即言彼是大人，彼能於茲超縫愛。 | 《雜阿含經》卷43(大正2，310b24-26)：  若知二邊者，於中永無著，說名大丈夫，不顧於五欲，無有煩惱鏁，超出縫紩憂。 |

附表五

|  |  |
| --- | --- |
| **1、〈蛇品〉（六）「敗亡經」與《雜阿含經》（1279經）的經文對照** | |
| **〈蛇品〉（六）「敗亡經」（91-115）** | **《雜阿含經》（1279經）** |
|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容貌壯麗之天神，於夜稍過時分，遍照祇園各角落。走近世尊前，然後作禮，立於一方。天神以偈白世尊：  「我等向瞿曇世尊，欲請問敗亡者人？  如何為敗亡者門？為此我等前來問。」「了知勝存者容易，了知敗亡者容易；  樂法者為勝存者，嫌法者為敗亡者。」…… | 《雜阿含經》卷48（大正2，352a14-c6）：「……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退落墮負處，云何而得知？唯願世尊說，云何負處門？」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勝處易得知，負處知亦易，樂法為勝處，毀法為負處。  愛樂惡知識，不愛善知識，善友生怨結，是名墮負門。……時，彼天子復說偈言：「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 |

附表六

|  |  |  |  |
| --- | --- | --- | --- |
| 《經集》 | | 《雜阿含經》 | 〔附注〕 |
| 1 | 蛇品（6）敗亡經 | 1279 |  |
| 2 | 小品（5）針毛經 | 1324 | 《相應部》10‧3 |
| 3 | 蛇品（9）雪山夜叉經 | 1339（1329） | 《雜含》有序文 |
| 4 | 蛇品（10）曠野夜叉經 | 1338（1326） | 《相應部》10‧12 |
| 5 | 蛇品（4）耕田婆羅墮闍經 | 98 | 《相應部》7‧2‧1 |
| 6 | 蛇品（7）賤民經 | 102 | 《雜含》末段小異 |
| 7 | 小品（12）婆耆舍經 | 1221 |  |
| 8 | 大品（3）善說經 | 1218 | 《相應部》8‧5 |

附表七

|  |  |  |  |
| --- | --- | --- | --- |
| 《經集》 | | 《雜阿含經》 | 〔附注〕 |
| 1 | 蛇品（2）陀尼耶經 | 1004 | 經末二頌相同  《相應部》1‧2‧2 |
| 2 | 小品（10）起立經 | 1332 | 初偈相同《相應部》9‧2 |
| 3 | 大品（4）孫陀利迦婆羅墮闍  經 | 1184 | 《相應部》7‧1‧9 |
| 4 | 大品（5）摩伽經 | 1159 |  |
| 5 | 大品（10）拘迦利耶經 | 1194 | 《相應部》6‧1‧6 |
| 1278 | 《相應部》6‧10  《增支部》10‧89 |
| 6 | 小品（11）羅睺羅經 | 1214 | 《相應部》8‧4後三頌相同 |
| 7 | 小品（3）慚愧經 | 978 | 《相應部》4‧3 |

**第三節、自說、如是語、本生**

**第一項、自說（優陀那）**

（p.831-p.834）

**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保留分教的部類留傳到現在**

「九分教」，是有不同部類的。「修多羅」、「祇夜」、「記說」，集合為原始的「相應」。其他的「分教」部類，如「方廣」與「甚希有」，編入「長」、「中」、「增一」部中。保留分教的部類，留傳到現在的，《小部》有《優陀那》、《如是語》、《本生》三部。

**二、《優陀那》的譯義及其內容**

《優陀那》（Udāna），譯為（無問）「自說」，為《小部》的第三部。全書分八品：「菩提品」、「目真鄰陀品」、「難陀品」、「彌醯品」、「輸那長老品」、「生盲品」、「小品」、「波吒離人品」。每品10經，共80經。每經前有緣起，末了以「優陀那」作結。[[227]](#footnote-227)

**三、《優陀那》的原始的集成與後起的編集**

**（一）原始的集成：「優陀那」，是偈頌類集的《法句》，為說一切有部、法藏部、大眾部的一致意見**

現存本是後起的，原始集成的「優陀那」，就是《法句》，這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與法藏部（Dharmaguptaka）的一致意見。在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中，有《法句》，也就沒（p.832）有《優陀那》。稱《法句》為「法優陀那」（法集要頌），並泛稱一切偈頌集為「優陀那」[[228]](#footnote-228)，可以推定為：《法句》是「優陀那」，是偈頌類集的開始，所以後代的偈頌集，就沿用這一名稱。

**（二）後起的編集：銅鍱部學者，在《法句》以外另編集《優陀那》**

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學者，忘了《法句》是「優陀那」的類集，在《法句》以外，又編集《優陀那》。當然，無問自說的，如來的感興語，流傳於教界的，不在少數；類集為《優陀那》，是沒有什麼不合的。但以此為「九分教」的「優陀那」，如覺音（Buddhaghoṣa）所說[[229]](#footnote-229)，那就不對了。

**四、《小部》的《優陀那》的內容分析**

**（一）與《長部》《增支部》有關的內容**

在《小部》的《優陀那》中，如「生盲品」一經，「波吒離人品」五、六經，引用了《長部》（16）《大般涅槃經》[[230]](#footnote-230)。「彌醯品」一經，引用《增支部》九集（3）《彌醯經》[[231]](#footnote-231)。

**（二）與〈大品〉〈小品〉有關的內容**

「菩提品」一──三經，「目真鄰陀品」一經，與**〈大品〉**「大犍度」相同[[232]](#footnote-232)。「彌醯品」五經，與**〈大品〉**「拘睒彌犍度」相合[[233]](#footnote-233)。「輸那長老品」六經，與**〈大品〉**「皮革犍度」相同[[234]](#footnote-234)。「目真鄰陀品」10經，「輸那長老品」八經，與**〈小品〉**「破僧事」相同[[235]](#footnote-235)。「輸那長老品」五經，與**〈小品〉**「遮說戒犍度」相同[[236]](#footnote-236)。

不但事緣相同，文句也（除簡略外）一致：所以這是「犍度部」集成以後所編集的。

**（三）與《雜阿含經》有關的內容**

此外，與《雜阿含經》（部分與《相應部》相合）相同的，也有幾則，但事緣與「優陀那」，有了多少的變化，如：

|  |  |  |  |
| --- | --- | --- | --- |
| **《優陀那》** | | **《雜阿含經》** | **〔附記〕** |
| 1 | （p.833）菩提品七經 | 1320 | 雜含有多頌 |
| 2 | 菩提品八 | 1072 | 雜含有二頌 |
| 3 | 目真鄰陀品二 | 413 | 雜含沒有頌 |
| 4 | 彌醯品四 | 1330 |  |
| 5 | 輸那長老品三 | 1223 | 《相應部》11‧14《優陀那》偈異 |
| 6 | 生盲品二 | 1148 | 《相應部》3‧11《優陀那》偈異 |
| 7 | 小品五 | 1063 | 《相應部》21‧6《優陀那》偈異 |
| 8 | 波吒離人品九 | 1076 | 《優陀那》分為二經 |
| 9 | 波吒離人品10經 |

《雜阿含經》（《相應部》），是最早集成的。《優陀那》與《雜阿含經》不合，還可說是

部派不同。與《相應部》也不合，這不能不說是晚出而忽略古義了！

**六、結論**

**（一）《小部》的《優陀那》參考《長部》、《增支部》，及〈大品〉、〈小品〉而成；沒有注意到《相應部》**

從《優陀那》的內容，可以論斷為：摭拾[[237]](#footnote-237)傳誦於教界的「優陀那」（可能是早就有了的古偈），參考《長部》、《增支部》，及〈大品〉、〈小品〉而成；當時是沒有注意到《相應部》的。

**（二）《小部》的《優陀那》是銅鍱部成立後，成立於錫蘭的**

四部阿含的集成，早在部派分立以前。而律部的〈大品〉、〈小品〉，如本書第五章的論證，這是分別說（Vibhajyavādin）與說一切有系分立以後才完成的。

分別說系的法藏部、化地部（Mahīśāsaka），在《法（p.834）句》以外，都沒有《優陀那》。可見這是分別說系再分化，銅鍱部成立以後的事，不能早於西元前二世紀；這是成立於錫蘭的。

**第二項、如是語**

（p.834-835）

上圓下波法師指導

釋傳顯敬編

2014/05/21

**一、《如是語》是《小部》的第四部共分四集**

《如是語》（Itivuttaka），是《小部》的第四部，為重頌而以增一法編成的[[238]](#footnote-238)，共分四集。（p.835）「一法品」27經，「二法品」24經，「三法品」50經，「四法品」13經。[[239]](#footnote-239)

**二、經中表明從佛及阿羅漢傳聞而來，所以稱為《如是語》**

這在經初，表明從佛及阿羅漢的傳聞而來，是「不顯說人、談處、說事」的，所以稱為《如是語》。[[240]](#footnote-240)

**三、《如是語》與玄奘所譯《本事經》，是同一原本**

玄奘所譯《本事經》，是同一原本，不同部派的不同誦本。[[241]](#footnote-241)

**（一）《本事經》**

《本事經》僅一法、二法、三法，共138經。

**（二）《如是語》**

**1、為「九分教」中「如是語」的銅鍱部誦本**

《小部》的《如是語》，為「九分教」中「如是語」的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ḥ）（p.836）誦本。在部派流傳中，當然不免有多少變化，但這是以增一法編集（體裁劃一，是依據材料而重新編寫的），沒有完成的古典。[[242]](#footnote-242)

**2、與「九分教」的「如是語」相同**

如依「九分教」的次第來說，「修多羅」、「祇夜」、「記說」，集為《相應》。

「伽陀」是《義品》、《波羅延》、《牟尼偈》等。

「優陀那」是《法句》。[[243]](#footnote-243)

「如是語」就是這一部了！[[244]](#footnote-244)

**四、小結**

在「九分教」的研究時，已有詳細的論列[[245]](#footnote-245)，可以參閱。

**第三項、本生**

（p.835-839）

**一、《本生》是《小部》的第十部，為最長的一部，完成也較遲**

《小部》的第十部，是《本生》（Jātaka）。在《小部》中，這是最長的一部，也是完成較遲的一部。

這部《本生》，分22編，是以**偈頌的多少**而**次第分編**的。

1偈到13偈的，是1編到13編。

14偈以上的，是14編。

20偈以上的，是15編；

30偈以上的，是16編；

這樣的，直到90偈以上的，是22編。

22編全部，共547「本生」[[246]](#footnote-246)，這是銅鍱部（Tamra-śāṭīyaḥ）所集成的《本生》。

**二、「本生」於五世紀流行錫蘭**

**（一）五世紀初，法顯在錫蘭所見**

西元409──411年，法顯在錫蘭（師子國）時，見到：「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恡腦髓，如是種種苦行，為眾生故。**……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247]](#footnote-247)。

在西元5世紀初，「五百本生」，已成為錫蘭非常流行的，宣揚佛教的主要資料。

**（二）五世紀末，《五百本生經》譯出，應該與銅鍱部有關**

齊武帝時（西元483─493），外國沙門大乘，在廣州譯出《五百本生經》（佚失）[[248]](#footnote-248)，這應該與銅鍱部所傳的《本生》有關。

**三、有關《本生》有無偈頌與集出時期**

**（一）銅鍱部學者：原本只有偈頌，長行與偈頌合本為《本生》的注釋**

據Gandhavaṁsa說：巴梨文的「本生」，原本只有偈頌，長行部分，是由錫蘭語而轉譯為巴利語的[[249]](#footnote-249)。

銅鍱部學者，稱《本生》偈本為Jātaka；長行與偈頌合本為Jātakaṭṭhakathā，看作《本生》的注釋。[[250]](#footnote-250)

**（二）導師：不應把長行看作錫蘭的後起的注釋**[[251]](#footnote-251)

然從「本生」的一般情形來說，這是未必如此的。

**1、有或沒有偈頌**

本書第4章第3節第2項[[252]](#footnote-252)，第8章第4節第2項[[253]](#footnote-253)，已一再說到「本生」。

**（1）經師、律師所傳的「本生」有二類**

「本生」有二類：

經師所傳的本生──菩薩本生，如集在《長部》中的，是沒有偈頌的。

律師所傳的本生──佛與弟子的本生，主要是有偈頌的（也有沒有偈頌的）。凡舉例以證成的「本生」、「譬喻」，在對話中，通常採取「說偈」的形式。

**（2）早期「本生」的原形已無法考見；部派分流以後，二類「本生」的結合，才盛行起來**

早期的，「九分教」時代的「本生」（簡要的只有「敘過去事」、「結歸現在」二分）部類（p.837）的原形，已無法考見。

這二類「本生」的結合，著重於佛的前生──菩薩本生；具足三段的形式（一、序當前的事緣；二、說到前生事，對話中有偈頌；三、結歸現在事）：這樣的「本生」，是部派分流以後，才盛行起來的。

**（3）西元前三世紀，大眾部與分別說部所傳的「本生」的共同傾向**

依各部派所傳，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ḥ）的本生，或是有偈的，或是沒有的。[[254]](#footnote-254)

大眾部（Mahāsāṃghikāḥ）的《雜藏》，是「諸偈頌」[[255]](#footnote-255)，「本生」是有偈的；然律部（「波羅提木叉分別」）所引本生，卻多數是沒有偈的。

所以，以菩薩「本生」為主，有偈的「本生」，是大眾部與分別說部（Vibhajya-vādināḥ），阿育王（Aśoka）時代（西元前三世紀）以後的共同傾向。[[256]](#footnote-256)

**（4）西元前，銅鍱部所傳的《本生》保留印度傳來原形的偈頌，也有通俗教化的長行**

完成的「本生」形式，都有序分、主體（說偈在內）、結說──三部分。

沒有偈，還可以成為「本生」；但有偈頌，卻不能表明為「本生」。

所以銅鍱部的《本生》，偈為巴利語，長行為錫蘭語，不應把長行看作錫蘭的後起的注釋。這應該是：

「本生」被用作通俗教化的範本，所以長行轉為錫蘭語；而偈頌有音韻等特色，在宏化當中，仍保留印度傳來的原形。[[257]](#footnote-257)

「本生」對於大乘，有深切的影響；「本生」的廣泛流行，是在大乘興起以前的。作風保守，嚴守聲聞佛教立場本色的銅鍱部，所傳《本生》的集成，論理是西元前的事。

**四、五百本生**

547則「本生」，大概可稱為「五百本生」。

**（一）說一切有部的本生數目，難有一定**

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大毘婆沙論》，都說到「五百（p.838）本生」[[258]](#footnote-258)，但並不是同一的。說一切有部的「五百本生」，是因提婆達多（Deva-datta）破僧而說「五百本生」（但實際上，並沒有敘述這麼多）。

在說一切有部中，「五百」是虛數，形容很多的，如「五百羅漢」[[259]](#footnote-259)也是這樣。在說一切有部看來，本生到底有多少，是難有一定的數目，只能說是「無量」。也就沒有廣泛搜集，成為一大部，如銅鍱部所傳的那樣。

**（二）「五百本生」是銅鍱部一派所傳**

五四七──「五百本生」，是銅鍱部一派所傳，不可誤會為佛教界共傳的數目。[[260]](#footnote-260)

**五、《小部》《本生》的集成，不是早期的；但部分內容，是早就有的**

《小部》《本生》的集成，在初期聖典的成立史中，不能說是早期的。但部分內容，是早就有了的。

**（一）例證**

**1、例子一**

如《本生》428──長生太子（Dīghāyu）[[261]](#footnote-261)，在說一切有部的經、律，《銅鍱律》[[262]](#footnote-262)、《四分律》[[263]](#footnote-263)、《五分律》[[264]](#footnote-264)，都是譬喻；而在《本生》中，卻與《僧祇律》[[265]](#footnote-265)相同，化為「本生」了。

**2、例子二**

如《譬喻》38──歡喜牛[[266]](#footnote-266)，上座部系（Sthaviraḥ）各律[[267]](#footnote-267)，都是譬喻，但在《本生》中，與《僧祇律》相同，化為「本生」。

**（二）《小部》《本生》的部分較早內容，約與經、律同時成立**

所以，這部《本生》的完成雖遲些，而部分的內容，或本來是「本生」，或「譬喻」而轉化為「本生」，是與經、律同時成立的。

**六、傳譯來中國之「本生」**

**（一）傳譯之三個譯本**

「本生」集而傳譯來中國的，以吳康僧會（西元227-239）所譯的《六度集經》八卷為最早。

晉竺法護（西元300年前後）譯《生經》五卷。

東晉失譯的《佛說菩薩本行經》三卷等。

**（二）內容非純粹的「本生」集，時間更遲，部分與大乘思想相融合**

在宏化的實用中，「譬喻」、「本生」、「因緣」，在北方佛教界，都融和了，所以都不是純粹的「本生」集。而且，傳譯來中國，時間更遲，部分又與大乘相融合了。

**七、附論**

附編在《小部》《本生》前的，有〈因緣談〉（Nidānakathā）[[268]](#footnote-268)，是佛的傳記。[[269]](#footnote-269)（p.839）

上圓下波老師指導

學生釋祖田敬編

2014/05/27

附表一

|  |  |  |  |
| --- | --- | --- | --- |
| **《優陀那》** | | **《雜阿含經》** | **〔附記〕** |
| 1 | 菩提品七經 | 1320 | 雜含有多頌 |
| 2 | 菩提品八 | 1072 | 雜含有二頌 |
| 3 | 目真鄰陀品二 | 413 | 雜含沒有頌 |
| 4 | 彌醯品四 | 1331（1330） |  |
| 5 | 輸那長老品三 | 1223 | 《相應部》11‧14《優陀那》偈異 |
| 6 | 生盲品二 | 1148 | 《相應部》3‧11《優陀那》偈異 |
| 7 | 小品五 | 1063 | 《相應部》21‧6《優陀那》偈異 |
| 8 | 波吒離人品九 | 1076 | 《優陀那》分為二經 |
| 9 | 波吒離人品一０經 |

附表二

|  |  |  |  |
| --- | --- | --- | --- |
| **《優陀那》、《雜阿含經》與《相應部》之頌文對照（偈異的部分）** | | | |
|  | **《優陀那》** | **《雜阿含經》** | **《相應部》** |
| 1 | 〈輸那長老品〉三：  ……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  「有眼知不平，猶如克戰勝，  賢者生此世，全然當避惡。」  （1頌） | 《雜阿含經》卷46（1223）：「時，天帝釋即說偈言：  「正信於如來，決定不傾動，  受持真實戒，聖戒無厭者。  於佛心清淨，成就於正見，  當知非貧苦，不空而自活。  故於佛法僧，當生清淨信，  智慧力增明，思念佛正教。」  (P.333c26-334a3)（3頌） | 《相應部》11‧14「第四貧人」：……時天帝釋寬恕忉利諸天，此時唱彼等偈：  如來於不動，有堅實信仰，  愛樂於聖者，其戒甚善美。僧伽有信樂，其見若正直，  稱彼不貧窮，其人活不虛。  然憶念佛教，賢者應隨從，  信戒法知見。  （二頌多3 句） |
| 2 | 〈生盲品〉二：  ……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一切時份須努力，勿為他者之用人。勿依他人而生存，依法生勿行商估。」  （1頌） | 《雜阿含經》卷42（1148）：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不以見形相，知人之善惡，  　不應暫相見，而與同心志。  　有現身口密，俗心不斂攝  猶如鍮石銅，塗以真金色。  　內懷鄙雜心，外現聖威儀，  　遊行諸國土，欺誑於世人。」（大正2，306a12-18）（3頌） | 《相應部》有偈篇3‧11「第一結髮行者」：  ……時，世尊了知此義，於此時唱偈曰：  色貌之於人，實是不易知  即刻見勿信，善制者其相。  非為制御人，此世普橫行，  如似是而非，泥土之耳環。  渡金銅半錢，人人裝飾美，  內懷於不淨，外面美橫行。  （3頌） |
| 3 | 〈小品〉五：  ……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  「無缺肢分有白蓋，一輻車輛轉前驅，斷流無苦更無縛，汝比丘等見其來。」（1頌） | 《雜阿含經》卷38（1063）：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飛鳥及走獸，莫不畏師子，  　唯師子獸王，無有與等者。  　如是智慧人，雖小則為大，  　莫取其身相，而生輕慢心。  　何用巨大身，多肉而無慧，  　此賢勝智慧，則為上士夫。  　離欲斷諸結，涅槃永不生，  　持此最後身，摧伏眾魔軍。」（大正2，276b9-18）（4頌） | 《相應部》因緣篇，10‧6：  爾時，尊者侏儒拔提趣近至世尊座前。……  世尊宣此……師更言曰：  鵝白鷺孔雀，大象與班鹿，  悉皆畏獅子，身無相等者。  如是於人中，年少有智慧，  是於彼為大，非如大愚身。  （2頌） |
| 4 | 〈波吒離人品〉九：  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  「身壞而想滅，受亦總燒失，  諸行皆止息，意識達滅盡。」  （有1頌） | 《雜阿含經》卷38（1076）：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燒鐵丸，其焰洞熾然，  　熱勢漸息滅，莫知其所歸。  　如是等解脫，度煩惱淤泥，  　諸流永已斷，莫知其所之。  　逮得不動跡，入無餘涅槃。」（大正2，280c10-15）  （2頌半） |  |
| 5 | 〈波吒離人品〉十：  世尊知此已，彼時唱此優陀那：  「鐵砧所打有焰火，火花次第漸消失，何人不知之行方；如是若善得解脫，超欲束縛之大海，無動搖者達安樂，不可知彼之行方。」（有2頌） |

**第四節、長老偈‧長老尼偈‧譬喻**

**第一項、長老偈與長老尼偈**

（p.839-845）

**一、《長老》，《長老尼偈》，為《小部》的第八、第九部**

《長老偈》（Theragāthā），《長老尼偈》（Therīgāthā），為《小部》的第八、第九部，是偈集，傳為佛的大弟子──比丘、比丘尼所說。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āḥ）也有這二部[[270]](#footnote-270)；依梵本《毘奈耶皮革事》，原文作Sthaviragāthā，Stahavirīgāthā，也就是「上座偈」、「上座尼偈」[[271]](#footnote-271)，但沒有翻譯出來。

**二、組織與精神**

**（一）組織**

**1、《長老偈》**

《長老偈》，共1279偈（攝頌作1360偈）[[272]](#footnote-272)；另有「序偈」三首[[273]](#footnote-273)，似為後來附入的（p.840）。全部為264位長老，分21集，是以長老偈的多少── 一偈、二偈而分類的。

**2、《長老尼偈》**

《長老尼偈》共522偈，73位長老尼，分16集。

**（二）精神**

**1、表達了古代的出家精神**

這兩部偈集，充分表達了古代的出家精神。少欲知足，厭離塵俗生活，而實現解脫自在的境地，有點近於中國禪者的詩偈。

**2、除讚仰佛與大弟子，亦表達了對僧伽清淨的願望**

在表達精勤的修證中，也有對佛與大弟子的讚仰；對同道或弟子，諄諄的誨勉策勵，又表達了對僧伽清淨的願望。

**三、《長老》、《長老尼偈》體裁與集成**

**（一）體裁：部分是長老與長老尼所說或敘事詩或對話形式**

《長老偈》與《長老尼偈》，誤傳為長老與長老尼所說；其實，是與長老及長老尼有關的偈集。

這些偈頌，部分是長老、長老尼所說；

有些是敘事詩，如阿那律（Anuruddha）偈（892─912偈），是阿那律一生，55年修行的記錄。[[274]](#footnote-274)

也有對話，如鴦掘魔(Aṅgulimāla)偈（866─891偈），為佛與鴦掘魔的對話。[[275]](#footnote-275)

**（二）有關集成之不同看法**

古代的伽陀，多數是連敘帶說的。敘述部分，不能不歸於偈頌的傳誦者、集成者。

**1、近代學者：推論為出於一人的手筆**

這些偈頌，近代學者K.E.Neumann, R.O.Franke等，推論為出於一人的手筆[[276]](#footnote-276)，

**2、導師：應經由不同時間次第編制而成**

**（1）集成：可能根據「雜」、「中」、「法句」的古傳偈頌，而更為不同的組集**

**A、總說：從不同經典內容組集而次第完成**

這是我們所完全不能同意的！兩部偈集的內容，有的與「雜阿含」、「中阿含」相同；與《法句》相同的也不少：決不能說，這些偈都出於一人的手筆。

與比丘、比丘尼有關的偈頌，不斷的傳誦出來。除集入「雜阿含」的部分而外，傳誦於教界的還很多。

從「九分教」的次第來說，「修多羅」、「祇夜」、「記說」而後，「伽陀」與「優陀那」，就是《義品》、《波羅耶》、《法句》、《上座偈》、《上座尼偈》的集成了。[[277]](#footnote-277)

**B、分別比較：與「阿含」、「法句」有關**

**（A）《長老偈》《長老尼偈》與阿含有關部份比較**

**a、《長老偈》**

兩部偈集與「阿含」有關的，《長老偈》有：（p.841）

|  |  |  |
| --- | --- | --- |
| **《長老偈》** | | |
| 〔長老偈〕 | 〔漢譯阿含〕 | 〔巴利四部〕 |
| 阿難1046偈[[278]](#footnote-278) | 長含遊行經[[279]](#footnote-279) | 相應部6‧15[[280]](#footnote-280)  長部大般涅槃經[[281]](#footnote-281) |
| 阿那律905[[282]](#footnote-282) | 雜含1197經[[283]](#footnote-283)  長含遊行經[[284]](#footnote-284) | 相應部6‧15[[285]](#footnote-285)  長部大般涅槃經[[286]](#footnote-286) |
| 優波摩那185、186[[287]](#footnote-287) | 雜含1181[[288]](#footnote-288) | 相應部7‧13[[289]](#footnote-289) |
| 跋耆子119[[290]](#footnote-290) | 中含侍者經[[291]](#footnote-291) | 相應部9‧5[[292]](#footnote-292) |
| 三彌提46[[293]](#footnote-293) | 雜含1100[[294]](#footnote-294) | 相應部4‧22[[295]](#footnote-295) |
| 左奴44[[296]](#footnote-296) | 雜含1325[[297]](#footnote-297) | 相應部10‧5[[298]](#footnote-298) |
| 婆耆舍1209─1279[[299]](#footnote-299) | 雜含1208─1221[[300]](#footnote-300) | 相應部8‧1─12[[301]](#footnote-301) |
| 鴦掘魔866─870[[302]](#footnote-302) | 雜含1077[[303]](#footnote-303) | 中部鴦掘魔經[[304]](#footnote-304) |
| 二十億耳640─644[[305]](#footnote-305) | 雜含254[[306]](#footnote-306)  中含沙門二十億耳經[[307]](#footnote-307) |  |
| 目犍連1187─1208[[308]](#footnote-308) | 中含降魔經[[309]](#footnote-309) | 中部梵天詩經[[310]](#footnote-310) |
| 優陀夷689─704[[311]](#footnote-311) | 中含龍象經[[312]](#footnote-312) | 增支部6集‧43[[313]](#footnote-313) |
| 賴吒惒羅769─788[[314]](#footnote-314) | 中含賴吒惒羅經[[315]](#footnote-315) | 中部賴吒惒羅經[[316]](#footnote-316) |
| 阿那律910─919[[317]](#footnote-317) | 中含說本經[[318]](#footnote-318) |  |

**b、《長老尼偈》**

《長老尼偈》與「阿含」相同的，有：

|  |  |  |
| --- | --- | --- |
| **《長老尼偈》** | | |
| 〔長老尼偈〕 | 〔漢譯雜阿含經〕 | 〔巴利相應部〕 |
| 世羅57─59[[319]](#footnote-319) | 1198經[[320]](#footnote-320) | 5‧1[[321]](#footnote-321) |
| 蓮華色230─235[[322]](#footnote-322) | 1201[[323]](#footnote-323) | 5‧5[[324]](#footnote-324) |
| 蘇摩60─62[[325]](#footnote-325) | 1199[[326]](#footnote-326) | 5‧2[[327]](#footnote-327) |
| 遮羅183─188[[328]](#footnote-328) | 1207[[329]](#footnote-329) | 5‧8[[330]](#footnote-330) |
| 尸羅遮羅197─203[[331]](#footnote-331) | 1206[[332]](#footnote-332) | 5‧7[[333]](#footnote-333) |
| 孫陀利312─337[[334]](#footnote-334) | 1178[[335]](#footnote-335) |  |

《長老尼偈》，見於「雜阿含」，而不見於其他的三部，這是佛滅後，尼眾受到上座的貶抑，不再像佛陀的時代了。

**（B）二部偈頌部分與《法句》相同**

二部的偈頌，部分與《法句》相同。

**C、小結**

這可能為根據「雜」、「中」、「法句」的古傳偈頌，從不同的立場，釆錄當時傳誦的偈頌，而更為不同的組集。

**（2）集成時期**

從名為《上座偈》、《上座尼偈》來說，分別說系（Vibhajya-vādināḥ）與說一切有系的共同傳誦來說，可推定為：上座部（Sthavirāḥ）獨立，而說一切有與分別說部，還沒有再分化時期（約西元前300頃）（p.843）所集成的。

**四、别說《長老偈》**

**（一）部分人物的誤傳**

**1、阿浮多**

《上座偈》中，有些是誤傳的，如256、257偈，是阿浮多（Abhibhūta）長老。阿浮多是尸棄（Sikhi）佛弟子，這二偈是阿浮多在梵天說的[[336]](#footnote-336)，而今作為釋迦弟子了。

**2、樹提陀娑**

有些是較遲的大德，如143、144偈，是樹提陀娑（Jotidāsa）。樹提陀娑是優波離（Upāli）的再傳，陀索迦（Dāsaka）的弟子[[337]](#footnote-337)。

**3、三浮陀**

如291─294偈，是三浮陀（Sambhūta）。三浮陀，就是北傳的商那和修（Sāṇavāsi），為阿難ānanda的弟子。樹提陀娑與三浮陀，都是七百結集時代的大德。

**4、Tekicchakāni、Vītaśoka、Ekavihāriya**

又如381─382偈的Tekicchakāni，169─170偈的Vītaśoka，537─546偈的Ekavihāriya，都是阿育王（Aśoka）時代的人[[338]](#footnote-338)。

**（二）小結**

所以「偈」的內容，部分雖是極古的，而編集成部的，是上座部學者。而阿育王以後，（銅鍱部學者）又有過多少的增編。

**五、别說《長老尼偈》**

**（一）古老的部分是據傳說的事緣，而改作為偈頌；長篇的敘事偈，成立遲一些**

《長老尼偈》的內容，古老的部分太少。表達自己修證境地的不多，而卻有長篇的敘事詩。如善慧尼（Sumedhā）75偈；伊師達尼（Isidāsī）48偈；尸跋尼（Subhā）34偈；翅舍憍答彌尼（Kisāgotāmī）11偈：這些，都是據傳說的事緣，而改作為偈頌的。長篇的敘事偈，成立遲一些吧[[339]](#footnote-339)！

**（二）《長老尼偈》中的世羅尼的偈**

**1、說一切有部所傳**

說一切有部所傳，有〈世羅尼偈〉（Sailagāthā）。[[340]](#footnote-340)

**2、《長老尼偈》中的世羅尼的偈，在《雜阿含經》及《相應部》作阿臈毘尼的偈**

《長老尼偈》也有世羅尼的偈，但在《雜阿含經》及《相應部》中，作阿臈毘（Aḷavikā）尼的偈[[341]](#footnote-341)。

**3、說一切有部《長老尼偈》沒有傳來，無法確定是否就是《雜阿含經》的尸羅尼偈**

別有尸羅尼偈五偈半[[342]](#footnote-342)，這是最有名的偈頌。

〈世羅尼偈〉，不知是否就是《雜阿含經》的尸羅尼偈；說一切有部本沒有傳來，現在也無法確定的了！（p.844）

**第二項、譬喻**

（p.845-849）

**一、《譬喻》為《小部》的第一三部，共分四部分，以偈頌寫成**

《小部》的第13部，是《譬喻》（Apadāna，skt. Avadāna）。全部分「佛譬喻」、「辟支佛譬喻」、「長老譬喻」、「長老尼譬喻」──四部分，以偈頌寫成。

**二、體裁與精神**

**1、體裁：長老們自說往昔生因行到解脫**

雖有四部分，而主要是「長老譬喻」。體裁為長老們──佛弟子「自說」，敘述往昔生中的因行（種善根），經歷多生多劫（成熟），終於在釋迦佛的法會中，出家修行，證得究竟的漏盡解脫。

**2、精神：佛化世間的精神**

現生的事緣，簡略而又一般化。往昔生中，見佛或見辟支佛等，布施、禮拜等功德，將來決定能得解脫。在三寶功德的堅信中，不用憂心忡忡的怕墮落；也不用急求現生的證得，而心安理得的度著幸福的一生。這一佛化世間的精神，與大乘他力思想的原意，完全吻合。[[343]](#footnote-343)

**三、銅鍱部《譬喻》內容之論究**

銅鍱部（Tāmra-sāṭīyaḥ）但立「九分教」[[344]](#footnote-344)，而在《小部》中，卻有「十二分教」[[345]](#footnote-345)的《譬喻》，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譬喻」，本書已一再說到[[346]](#footnote-346)，在聖典的（部類）成立中，比「九分教」的成立要遲一些；而現在屬於《小部》的《譬喻》，是更遲的！

**（一）、「長老譬喻」：模擬《本生》而編成**

**1、「長老譬喻」恰好是五四七則與《本生》相同**

《本生》547則，而《譬喻》（p.845）的主要部分──「長老譬喻」，也恰好是547人。547則《本生》的集成，已不太早；而《譬喻》的547人，無疑是模擬《本生》而編成的。

**2、說一切有部「五百譬喻」的傳說**

**（1）《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五百」，本來是虛數。「五百譬喻」，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āḥ）也有同一的傳說。

漢譯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西晉竺法護（西元302年）譯；「本起」是「譬喻」的義譯。標名「五百弟子自說本起」，而內容為：

從大迦葉（Mahākāśyapa）到摩頭和律（Madhuvāsiṣṭha），**共29（人）品**，是佛弟子自說的。第30品──「世尊品」，是佛說宿業而感今生的果報，共十事。這部「本起」，是佛與五百弟子，在阿耨達池（Anavatapta）說的。

**（2）《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這一譬喻，出於《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347]](#footnote-347)。

《藥事》敘述佛與五百弟子，在阿耨達池，自說本起因緣。

從大迦葉到奎宿（Prabhākara），共**35弟子**自說。接著，佛自說宿業因緣，共11事[[348]](#footnote-348)。又「佛在阿耨達池，告五百阿羅漢」，而舉婆多竭梨自說因緣一則[[349]](#footnote-349)。

**（3）梵文殘本**

在中亞細亞發見的梵文殘本Anavataptagāthā（《阿耨達伽陀》），與《藥事》相近，從Kāśyapa（迦葉）到Revata（離婆多），共**36人**[[350]](#footnote-350)。

**（4）「五百譬喻」是傳說，實際只是三０位左右的著名長老**

這可見「五百弟子本起」、「五百譬喻」，是傳說中的成語[[351]](#footnote-351)，而實際只是30位左右的著名長老。敘述著名大德的往因，作為宏化的教材。30位左右的長老譬喻，在教團內傳說成立，號稱五百譬喻，時代是不會太遲的。

**3、小結**

銅鍱部與說一切有部，有此同一傳說，可能還是阿育王時代。

《小部》的「長老譬喻」，共547人，而知名人士，僅六十餘人（連《波羅延》十六學童在內）。有些（p.847），以供香、施果立名。

這顯然是根據舊說（與說一切有部相同，而傳說中不免差異），模擬《本生》五四七則，而編成「長老譬喻」。

**（二）「長老尼譬喻」**

有了「長老譬喻」，與「長老偈」及「長老尼偈」相對應，補作「長老尼譬喻」。

尼譬喻中，如瞿曇彌（Gotamī）譬喻，長達189偈，是敘事詩[[352]](#footnote-352)，與一般譬喻的體裁不合。依「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的舊說，敷衍、擴大而成《小部》的《譬喻》，比《藥事》中的譬喻更遲。

**（三）「辟支佛譬喻」**

**1、九偈到四九偈與《經集》「蛇品」（三）《犀角經》相合**

「辟支佛譬喻」，共58偈。從9偈到49偈──41偈，與《經集》「蛇品」（三）**《犀角經》**相合。《犀角經》，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名「麟（角喻）頌」[[353]](#footnote-353)。

**2、《大事》有類似的12偈，是各部派共傳的古偈，卻沒有「辟支佛譬喻」**

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āḥ）的《大事》，也有類似的12偈[[354]](#footnote-354)。這雖是各部派共傳的古偈，卻**沒有說是「辟支佛譬喻」**。

**3、小結**

**（1）淵源**

「辟支佛譬喻」是在三乘（佛、辟支、長老）思想的興盛中，以《犀角經》為依而改編成的。

**A、早期：（經）「弟子、如來所說」、（律）「聲聞品」、「佛（語）品」**

如犀角（獨角犀）的獨自遊行，本是通於佛及弟子的。如《雜阿含經》的「弟子所說」、「如來所說」，《根有律》也還只是分為「聲聞品」、「佛（語）品」；

**B、後期：「如來乘相應語」、「獨覺乘相應語」、「聲聞乘相應語」**

而《瑜伽論》就別出「大迦葉相應」，而分為「如來乘相應語」、「獨覺乘相應語」、「聲聞乘相應語」了[[355]](#footnote-355)。

**（2）成立**

「辟支佛譬喻」的成立，顯然是很遲的。

**（四）「佛陀譬喻」**

**1、銅鍱部的「佛陀譬喻」**

**（1）「佛陀譬喻」共77偈**

「佛陀譬喻」，共77偈。

首先問譬喻多少，三十波羅蜜，歸依（1─2）。

敘述「諸佛國」土的莊嚴清淨（3─17）。

佛與辟支佛、諸弟子，在這裏受用法樂（18─30）。（p.848）

再舉佛土的莊嚴──花香、池蓮、鳥音、燈光、舞伎（31─42）。

諸天來問生天的善業，修種種的天供養。

傾聽法音，得到果證（43─68）。

十波羅蜜滿足，得無上的覺悟（69─72）。

末舉「諸佛教」，而歸於三寶的不可思議（73─77）。

**（2）「佛譬喻」的原形，是以佛的往昔修行為主的**

從初問「佛譬喻有幾」？「三十波羅蜜滿」，及末舉十波羅蜜來說，「佛譬喻」的原形，是以佛的往昔修行為主的。但現存的「佛譬喻」，卻成為清淨佛土的敘述，與大乘有什麼差別呢！

**2、說一切有部的傳說**

**（1）《藥事》所說的「佛譬喻」**

《藥事》所說的「佛譬喻」，往昔業報而外，重在歷劫修行（也重於布施）。先以長行，說明賢劫修行布施（32事）[[356]](#footnote-356)。次以偈頌──五言偈73，七言偈25，說往昔修行，以六波羅蜜多滿成佛為結束[[357]](#footnote-357)。

可見「佛譬喻」的原形，二部是一致的。

**（2）《佛從上所行三十偈》**

與《法句經》、《義足經》的傳譯有關的支謙[[358]](#footnote-358)，曾譯出《佛從上所行三十偈》一卷[[359]](#footnote-359)。

雖譯文已經佚失，但這顯然是佛在過去生中所行的譬喻。

當時（西元222-252）所見的，還是三十偈本。

**四、結論**

覺音（Buddhaghoṣa）的《長部注》（Sumaṅgalavilāsinī）說：長部師（Dīghabhāṇaka）的《小部》，是沒有《譬喻》的[[360]](#footnote-360)。

從種種方面來看，《譬喻》的完成為現有形態，可能為西元1、2世紀的事。

**第五節、其他各部**

**第一項、天宮事‧餓鬼事**

（p.849-p.852）

上圓下波法師指導

釋覺莊敬編

2014/6/7

**一、舉標**

《小部》的內容，已說到8部，還有7部，是《餓鬼事》與《天宮事》，《佛種姓》與《所（p.850）行藏》，《無礙解道》與《義釋》，《小誦》。

**二、別釋**

**（一）天宮事**

《天宮事》（Vimānavatthu），是《小部》的第6部，分7品，共85事。

**（二）餓鬼事**

《餓鬼事》（Petavatthu），為《小部》的第7部，分6品，51事。

**（三）兩部共同點：形容生天的幸福，餓鬼的悲慘苦報**

這兩部偈頌集，體裁與意義，都非常一致。

形容生天的幸福，敘述餓鬼的悲慘的苦報；在善因樂果，不善因苦果的信仰中，勉以道德的訓誨，布施供養的鼓勵。

**三、天神與餓鬼於印度民間的流傳**

**（一）天神與餓鬼，是人類所能見到的**

印度民間，有著普遍的信仰，就是天（神）與餓鬼，是人類所能見到的，在我們住處的遠處，或山間河邊。在行路時，可能因迷路而見到了天與鬼。

北方所傳：僧護（Saṃgharakṣita）從海道歸來，因迷路而見餓鬼[[361]](#footnote-361)，億耳（Śroṇa-koṭikarṇa）也是這樣的，因迷道而見到餓鬼[[362]](#footnote-362)。《餓鬼事》也說Piṅgala王，因迷道而見餓鬼[[363]](#footnote-363)。

《天宮事》說：摩竭陀（Magadha）與央伽（Aṅga）的商人們，在辛頭（Sindhu）、輸毘羅（Sovīra）地方，見到了屬於毘沙門（Vessavaṇa）的Serissaka夜叉[[364]](#footnote-364)。

**（二）見鬼與見天的傳說，與業報的思想相結合**

**1、見天，或佛弟子生天而來人間見佛，為《雜阿含經》「八眾誦」（「祇夜」）的一部分**

見鬼與見天的傳說，與業報的思想相結合。

《雜阿含經》中，見天子、天女而互相問答，或佛弟子生天而來人間見佛，為「八眾誦」（「祇夜」）的一部分。

關於餓鬼，在《雜阿含經》中，目犍連（Mahāmaudgalyāyana）見到許多鬼，因勒叉那（Lakkhaṇa）問，而在佛前記說餓鬼的業因[[365]](#footnote-365)。這一類餓鬼事，也被記入《銅鍱律》「經分別」的第四波羅夷中[[366]](#footnote-366)。

**2、漢譯無有《天宮事》、《餓鬼事》般的偈頌集，但有長行的餓鬼事三種**

《雜阿含經》的天事、鬼事，或是長行（餓鬼都是長行），或有問答的偈（p.851）頌。如《天宮事》、《餓鬼事》那樣的偈頌集，沒有傳譯到中國來，但有長行的餓鬼事三種。

**（1）長行有關餓鬼事的三種傳譯**

**A、安世高譯《佛說鬼問目連經》**

一、傳說為安世高譯的（大概是兩晉的失譯本）《佛說鬼問目連經》，凡17事[[367]](#footnote-367)。

**B、晉法顯譯《佛說雜藏經》**

二、晉法顯（西元416頃）譯《佛說雜藏經》1卷。

**（A）可能屬化地部Mahīśāsaka等**

「雜藏」，顯然與《小部》相近，但可能屬於化地部（Mahīśāsaka）等。[[368]](#footnote-368)

**（B）鬼問而目連答有17事，與《鬼問目連經》相當**

《雜藏經》中，鬼問而目連答的，17事，與《鬼問目連經》相當。

**（C）天事有四則**

次天事四：一與三，目連問而天答。二與四，體裁略有不同。末後，還有些不同體例的問答[[369]](#footnote-369)。

**（D）小結：《佛說雜藏經》以餓鬼事為主，更附以其他的問答**

《佛說雜藏經》，是以餓鬼事為主的，更附以其他的問答。

C、東晉失譯《餓鬼報應經》：總三五事，前二部的17事，大多包含在內

三、東晉失譯的《餓鬼報應經》，凡35事；前二部的17事，大多包含在內[[370]](#footnote-370)。

**（2）小結：三部餓鬼事，體裁簡明，為重於業報的「譬喻」**

這三部，都是餓鬼事，體裁簡明。

此外，如僧護所見的餓鬼──56事，佛為他解答往昔的業因；億耳所見的餓鬼，都已成為「譬喻」，重於業報的「譬喻」了。

**四、《餓鬼事》與《天宮事》部類集成之探討**

**（一）鬼趣業報，經律早有部類傳述；而關於天神的敘述，早期重於問答法義**

《餓鬼事》的成立，比《天宮事》要早些。

鬼與低級的天──屬於四王天下的夜叉等，也稱為鬼；「有財鬼」的富樂，與天福是相近的，是可攝屬於鬼的。

鬼趣的業報，（阿含）經律中早有部類的傳述；而天（神），如「八眾誦」──「有偈品」，重於問答法義，只偶然的敘述他的容色與福樂。

**（二）兩者內容多處相同，而「餓鬼事」早成部類，「天事」起初應附屬「餓鬼事」**

如《餓鬼事》的17、37、39事，與《天宮事》的83、84、52，完全相同。[[371]](#footnote-371)而《餓鬼事》28──「造車鬼」，也應該是天（神）。

法顯譯的《雜藏經》，也附說天事四則。所以，「餓鬼事」是早成部類，而「天事」起初是附屬於「餓鬼事」的。

**（三）餓鬼事及漢譯與餓鬼有關的經都是長行，作為偈頌與其相對的《天宮事》，應是後起**

經律所傳的（巴（p.852）利文所傳的相同）餓鬼事，是長行，業因是目連說的。

漢譯與餓鬼有關的三部經，也都是長行，都是目連說的，這是繼承原始佛教的傳說而集成的。

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所傳的《餓鬼事》，有些是有古老傳說作依據的[[372]](#footnote-372)。然作為偈頌，更作成與《餓鬼事》相對的《天宮事》，不能不說是後起的。在《小部》諸聖典中，與《譬喻》的情形相近。

**第二項、佛種姓‧所行藏**

（p.853-p.857）

**一、佛種姓及所行藏簡介**

**（一）佛種姓**

**1、另譯為「佛史」，為《小部》第一四部**

《佛種姓》（Buddhavaṃśa），可譯為「佛史」，為《小部》第14部。

**2、內容大綱**

**（1）第1品，「寶珠經行處品」**

全部28品：一，「寶珠經行處品」。

**（2）第2至25品，次第敘述釋迦佛以前的二四佛**

2-25品，次第敘述釋迦佛以前的二四佛。

**（3）第26品，「瞿曇品」，指釋迦佛**

26，「瞿曇品」，即釋迦佛。

**（4）第27品，「諸佛品」，明諸佛出世的時代，共28佛**

27，「諸佛品」，明諸佛出世的時代，共28佛[[373]](#footnote-373)。

**（5）第28品，「舍利分配品」**

28，「舍利分配品」。

**3、小結：2到26品，可說為《長部》《大本經》的延長**

2到26品，敘述菩薩因中，從然燈佛（Dīpaṃkara）授記起，到釋迦成佛止。敘述這25佛的國土、父母、二脇侍、在家上首弟子、三會說法、壽命等，可說是《長部》（14）《大本經》的延長。

**（二）所行藏**

**1、為《小部》第15部，共3品，35行**

《所行藏》Cariyāpiṭaka，為《小部》第15部，共3品，35行。

**2、釋迦佛前生的大行，分布施、戒、出離、決定、真實、慈悲、捨──七波羅蜜**

這是釋迦佛前生的大行，分布施（10行）、戒（10行）、出離（5行）、決定（1行）、真實（6行）、慈悲（2行）、捨（1行）──七波羅蜜。

**二、總論二部**

**（一）二部，都是偈頌集**

這二部，都是偈頌集。

**（二）應與《譬喻》中的「佛譬喻」，《本生》前分的「因緣談」，作綜合的觀察**

這二部，應與另外二部──《譬喻》中的「佛譬喻」，《本生》前分的「因緣談」，作綜合的觀察。

這四部，內容是相關的，而立意不同。

**1、佛的譬喻：敘述釋迦佛往昔生中的菩薩大行**

一、佛的譬喻──釋迦佛往昔生中的菩薩大行：

**（1）《譬喻》中的「佛譬喻」與《所行藏》內容對比**

**A、「佛譬喻」**

**（A）「佛譬喻有幾」，及「三十波羅蜜滿」開端，以八波羅蜜圓滿，及「佛之教誡」作結**

「佛譬喻」以「佛譬喻有幾」，及「三十波羅蜜滿」[[374]](#footnote-374)開端，以八種波羅蜜（布施、戒、出離、精進、忍、真諦加持、真諦、慈、平等捨）圓滿成佛，及「精勤」、「無諍」，「不放逸」──「（p.854）佛之教誡」作結。

**（B）廣說諸佛淨土：菩薩大行的場所**

「佛譬喻」廣說諸佛淨土，意味著這是廣說菩薩大行的場所。

**B、「所行藏」：三五所行，以七波羅蜜分類；末後攝頌，與「佛譬喻」相合**

敘述菩薩所行大行的《所行藏》，正是這樣。三五所行，以七波羅蜜分類；而末後的攝頌（4-10頌），與「佛譬喻」的末頌相合。

**C、「佛譬喻」與《所行藏》綜合比較**

**（A）所說的波羅蜜，都沒有說到智慧**

「佛譬喻」與《所行藏》，所說的波羅蜜，都沒有說到智慧，這是可注意的一點。[[375]](#footnote-375)

**（B）「佛譬喻」的日譯本，「真諦加持」，與《所行藏》的「堅固決定」相當**

「佛譬喻」的日譯本，「真諦加持」，與《所行藏》的「堅固決定」相當，「加持」是「決定」的同詞（adhiṭṭhāna）異譯。

**（C）攝頌有八波羅蜜，與《佛譬喻》相同；所舉的菩薩行，沒有「忍」的大行**

攝頌有八波羅蜜，與《佛譬喻》相同；而所舉的菩薩行，卻沒有「忍」的大行。

**（D）「佛譬喻」是《所行藏》的序分，而被編入《譬喻》中**

比對《佛種姓》的「寶珠經行處品」，「佛譬喻」是《所行藏》的序分，而被編入《譬喻》中。

**2、釋迦佛的史傳**

**（1）《佛種姓》**

**A、釋迦「四阿僧祇」以來，求佛道，修行十波羅蜜的場所**

二、釋迦佛的史傳：《佛種姓》的「寶珠經行處品」，是序分。

佛以寶珠化作空中的經行處，諸天雲集，五百比丘也來了。寶珠經行處的化現，為了說明釋迦的廣大功德「四阿僧祇」以來，決意志求佛道，修行十波羅蜜多的場所。

這與「佛譬喻」的佛淨土，意趣相同。《佛譬喻》的「諸佛土」，如《華嚴經》的佛土莊嚴；《佛種姓》的化作經行處，如《大集經》的空中化作「寶坊」一樣。[[376]](#footnote-376)

**B、釋迦佛從發心、二四佛前的供養受記、到成佛的歷程**

在第2品中，提出了「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然燈佛出世的時代。

那時，釋迦佛的前生名善慧（Sumedhā），布髮掩泥，得到然燈佛的授記。從然燈佛授記以來，一佛又一佛的，直到迦葉佛（Kassapa, skt. Kāśyapa），都受記作佛。到「瞿曇品」，完成了釋迦佛從發心、受記、到成佛的歷程。經過了「四阿僧祇十萬劫」，二四佛前的供養受記。

**C、《佛種姓》的集成者，承《大本經》的風格，廣敘二五佛的父母、弟子等**

《佛種姓》的（p.855）集成者，承《大本經》[[377]](#footnote-377)的風格，廣敘二五佛的父母、弟子等。有在家的上首弟子二人，暗示了當時的佛教普及，在家弟子在佛教中的重要性。

**（2）《本生》前分的「因緣談」**

**A、分三部分**

《本生》前分的「因緣談」，分三部分：

**（A）「遠因緣」：說明24佛，次第為釋迦佛前生授記；並舉十波羅蜜的「本生」**

1.「遠因緣」，這是根據《佛種姓》的，引述了《佛種姓》的246偈，以說明24佛，次第為釋迦佛前生授記；並舉十波羅蜜的「本生」。

**（B）「次遠因緣」：從兜率天降誕起，到菩提樹下成佛**

2.「次遠因緣」，從兜率天降誕起，到菩提樹下成佛。

**（C）「近因緣」：從成佛到成立祇園止**

3.「近因緣」，從成佛到成立祇園止。

**B、遠因緣根據《佛種姓》；後二分取材於經律中佛的傳記，為西元5世紀，覺音所作**

遠因緣是根據《佛種姓》的；後二分是取材於經律中的佛的傳記。這是佛的傳記，作為宣說「本生」的因緣。

「因緣談」是西元5世紀，覺音（Buddhaghoṣa）所作的。

**三、佛史傳形成之時代考**

**（一）以《佛種姓》與《所行藏》為例**

**1、內容：一說明釋迦發心授記以來的傳記；一說明菩薩所修的廣大行**

《佛種姓》與《所行藏》，一說明釋迦發心授記以來的傳記；一說明菩薩所修的廣大行。

**2、內容傳出應在「中」、「長」二部成立以前**

這些傳說，並不太遲。如七佛，是《長部》（14）《大本經》所說：釋迦佛在菩薩因位，見然燈佛而蒙佛授記，都是佛教界所公認的，原始佛教的舊有傳說。

「九分教」中「本生」的形成，還在「中」、「長」二部成立以前。

**（二）釋迦佛「本生」之重視**

**1、阿育王以後，部派佛教重於釋迦佛的「本生」，並引起兩類條理**

阿育王Aśoka以後，部派佛教就專重於釋迦佛的「本生」了。

「本生」的廣泛傳佈，引起了兩類的條理：

**（1）從菩薩「本生」大行的類別，歸納為種種波羅蜜**

一、從菩薩「本生」大行的類別，歸納為種種波羅蜜。佛教所傳的十波羅蜜、八波羅蜜、六波羅蜜、四波羅蜜，都只是「本生」大行的分類。《六度集經》，是最好的例證。大乘初期，也有《六波羅蜜經》[[378]](#footnote-378)。

**（2）將菩薩種種修行，從先後的觀點而加以次第**

二、將菩薩種種修行，從先後的觀點而加以次第，這就是《佛種姓》等的成立。

**2、說一切有部的菩薩「譬喻」，也有歸納波羅蜜，修行先後次第整理的二類**

說一切有部的菩薩「譬喻」，也有這二類，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所說。

**（1）佛為勝光王說**

**A、先廣說菩薩的大行**

全文分(p.856)二：一、佛為勝光王（Prasenajit）說，是長行，說釋迦佛前生的廣大修行。先廣說菩薩的大行，從頂生王（Māndhāt）到鵝王，共31事[[379]](#footnote-379)。

**B、次略敘發心，三阿僧祇志求正覺**

次略敘發心，三阿僧祇志求正覺[[380]](#footnote-380)。

**（2）佛為阿難說，說釋迦從發心到成佛的經歷**

二、佛為阿難ānanda說，是偈頌，說釋迦從發心到成佛的經歷。

其中1.光明王因醉象而發心。2.從（古）釋迦佛（Śākya）到護世佛（Lokapāla），一僧祇劫滿。3.從然燈佛到帝釋幢佛（Indrabhvaja），二僧祇劫滿。4.從安隱佛（Kṣema）到迦葉佛，三僧祇劫滿。5.略舉六波羅蜜本生。6.發心以來，到涅槃以後，都能利益有情[[381]](#footnote-381)。

**（3）小結**

《藥事》這兩大段，與《所行藏》、《佛種姓》的意趣，完全相合，只是部派傳誦的不同而已。論內容，銅鍱部所傳的，比較簡略。

**3、《佛種姓》與「佛譬喻」的示現佛淨土，銅鍱部傳誦的部分，與大乘的意境相同**

而從《佛種姓》的化作寶經行處，「佛譬喻」的示現佛淨土來說，銅鍱部傳誦的部分，與大乘的意境相同，成立的時代，大概是西元前後。

**4、「長部師」對《佛種姓》、《所行藏》的不承認是《小部》所攝，與銅鍱部的舊傳說不合**

「長部師」對於《佛種姓》、《所行藏》，與《譬喻》一樣，不承認是「經藏」的《小部》所攝[[382]](#footnote-382)，正說明了這幾部是後起的，多少與銅鍱部的舊傳說不合。

**第三項、無礙解道‧義釋**

（p.857-p.858）

**一、《義釋》簡介**

**（一）《小部》的第11部**

《義釋》（Niddesa），是《小部》的第11部。

**（二）分《大義釋》與《小義釋》2部**

分《大義釋》與《小義釋》2部。

**1、《大義釋》解釋《義品》**

《大義釋》是《義品》的解釋。

**2、《小義釋」分二部分**

《小義釋」有二部分：

**（1）初：《波羅延》的義釋**

初是《波羅延》（彼岸到品）的義釋；序頌部分，沒有解釋，也許在《小義釋》成立時，序偈還沒有成立。

**（2）次：《犀角經》的義釋**

次是《犀角經》的義釋。

**3、文體：二者皆是逐字逐句的解釋**

《大義釋》與《小義釋》，都是逐字逐句的解釋。

**二、《無礙解道》簡介**

**（一）《小部》第一二部**

《無礙解道》Paṭisambhidāmagga，是《小部》的第12部。

**（二）分三品：「大品」、「俱存品」、「慧品」；以止觀實踐為主**

分三品：「大品」、「俱存品」、「慧品」，每品十論。這是以止觀實踐為主的論書。

**三、總論**

**（一）《義釋》是「釋經論」；《無礙解道》是「觀行論」**

論書，以「阿毘達磨」（Abhidharma）為主流，而佛教界還有「釋經論」[[383]](#footnote-383)、「觀行論」[[384]](#footnote-384)的存在。《義釋》的性質，是「釋經論」；《無礙解道》的性質，是「觀行論」。

與「經師」的「釋經論」，「瑜伽師」（禪師）的「觀行論」，風格多少不同；這是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阿毘達磨者所作，有阿毘達磨的氣味，但到底不是阿毘達磨論。

**（二）成立時期：與阿毘達磨論的某一階段相當**

阿毘達磨的淵源很早，內（p.858）容也是多方面的。但從促成阿毘達磨的開展，成立阿毘達磨論的根本來說，論題是「自相」、「共相」、「相攝相」、「相應相」、「因緣相」──五門。

阿毘達磨的母體，是成立於上座部（Sthavira）沒有再分化以前；此後發展分化，成為各派自宗的阿毘達磨論[[385]](#footnote-385)。成為「論藏」的阿毘達磨的特質，是這樣的，所以只能說這兩部，與阿毘達磨論的某一階段相當，而不能說是阿毘達磨論的先驅，或說是後期的（阿毘達磨）論書。

**（三）實際推論：比阿毘達磨六論，遲一些，而與《論事》成立的時代相當**

這兩部，在銅碟部的論義中，如73智[[386]](#footnote-386)、68解脫[[387]](#footnote-387)、25種空[[388]](#footnote-388)等，都可以看出：到了定義精嚴，繁瑣分別的階段。

在法義的分別中，可想見其他論書的存在；比阿毘達磨六論，應該遲一些，而與《論事》（Kathāvatthu）[[389]](#footnote-389)成立的時代相當。

傳說：阿毘達磨六論，是佛所說，而《義釋》與《無礙解道》，是佛弟子舍利弗（Śāriputra）所造，正表示了這一意義吧！

**第四項、小誦**

（p.859-p.860）

**一、《小部》簡介**

**（一）《小部》第1部——《小誦》**

《小部》的第1部，是《小誦》（Khuddakapāṭha）。

**（二）內容**

**1、總分九種**

內容是：「三歸文」、「十戒文」、「三十二身分」、「問沙彌文」、「吉祥經」、「三寶經」、「戶外經」、「伏藏經」、「慈悲經」──九種。

**（1）前四：從經律中集出，文句簡略，為初學所應該誦習**

前四種，從經律中集出，文句簡略，是初學所應該誦習的。

**（2）「吉祥經」、「三寶經」、「慈悲經」，為《經集》的一經**

「吉祥經」、「三寶經」、「慈悲經」，為《經集》的一經[[390]](#footnote-390)。

**（3）「戶外經」，出於《餓鬼事》**

「戶外經」，出於《餓鬼事》[[391]](#footnote-391)。

**（4）「伏藏經」說明可保信的財富**

「伏藏經」說明可保信的財富。

**2、小結：內容為佛弟子所應有之基本信解，為南傳佛教所重視**

這些，都是佛弟子所應有的基本信解；南傳佛教重視這一部分，是不無理由的。

**二、部類集成考**

**（一）《小誦》，是念誦儀軌；《善見律毘婆沙》時，《小部》內容沒有《小誦》**

《小誦》，是念誦儀軌，都是平常所應用的。《善見律毘婆沙》，列舉《小部》的內容，卻沒有《小誦》[[392]](#footnote-392)。也許覺音（Buddhaghoṣa）著作的時候，《小誦》還沒有編入《小部》！

**（二）《小誦》的內容，皆從別處集錄而來，本沒有獨立內容，編入《小部》，應為實用**

《小誦》的內容，都是從別處集錄而來的，本沒有獨立的內容；編入《小部》，也只是為了實用，一般人所常用而已。

**（三）內容多為信眾消災植福的念誦之用，應受有大乘與秘密大乘佛教生活祝願化影響**

現代的南傳佛教區，除「戶外經」、「伏藏經」，其他七種，為因病因死……，為信眾消災植福的念誦之用。一般信眾，有這樣的要求。而錫籣、泰國等，過去都曾流行過大乘與秘密大乘。佛教生活的祝願化，也許是受有這種影響。如以《小誦》的內容來說，與他力祈求，是沒有一定關聯的。

**（四）《小誦》的內容，並不遲，集錄成部類，應為15部中的最後一部**

《小誦》的內容，並不遲，而集錄成一部，作為《小部》的一部，也許是《小部》15部中（p.860）最後的一部。「後來居上」，也以「小」（Khuddaka）為名吧！

**附表1─《佛種姓》與《所行藏》綜合對比**

序 中 末

《佛種姓》 寶珠經行處 發心、授記、成佛 諸佛出世

發心受記以來的傳記

（約先後） 化現場所

佛淨土

《所行藏》 佛譬喻 七波羅蜜 攝頌

佛往昔菩薩大行 （與〈佛譬喻〉末頌相合）

（約類別）

**附表2─《所行藏經》與「佛譬喻」相合偈頌之對比**

|  |  |
| --- | --- |
| 《所行藏經》[[393]](#footnote-393) | 《譬喻經》卷1，佛陀品第一[[394]](#footnote-394) |
| 「4」施與可與者，充實戒無遺，  出離波羅蜜，最上之菩提。 | 「68」布施應施物，滿行戒無餘，  出離[波羅蜜](file:///C:\Users\heng\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34&B=N&V=29&S=0017&J=1&P=&40921.htm#1_2)，到達無上悟。 |
| 「5」食人問賢者，最勝之精進，  忍成波羅蜜，最上之菩提。 | 「70」質問賢者事，行無上精進，  得忍波羅蜜，到達無上悟。 |
| 「6」**堅固為決定**，信守真實語，  慈悲波羅蜜，最上之菩提。 | 「71」**真諦行加持**，滿諦波羅蜜，  得慈波羅蜜，到達無上悟。 |
| 「7」有得與非得，名聲不名聲，  尊敬與侮蔑，一切皆平等。 | 「72」得不得樂苦，尊敬與不敬，  到處皆平等，到達無上悟。 |
| 「8」恐怖懈怠為見解，安穩精進與勤，  汝等精進勤勞者，此為佛陀之誡。 | 「73」見怠惰懷怖，見精進得安，  勉勵行精進，此為諸佛教。 |
| 「9」恐怖諍論為見解，安穩見解無諍論，  〔戒行〕一致無遺漏，此為佛陀之教誡。 | 「74」見諍論懷怖，見不諍得安，  親和共和合，此為諸佛教。 |
| 「10」恐怖放逸為見解，安穩見解不放逸，  人人修習八支道，此為佛陀之教誡。 | 「75」見懈怠懷怖，見不懈得安，  勵修八正道，此為諸佛教。 |

**第六節、小部與雜藏的次第集成**

**第一項、銅鍱部的小部**

（p.860-p.863）

**一、小部的综合叙述**

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所傳的《小部》，為《小部》現存的唯一聖典，所以上面是專就銅鍱部的《小部》來說。現在作一綜合的敘述。

**（一）起源於「祇夜」；為四部阿含集成以外之内容**

「小」（Khuddaka），這一名稱，起源於「祇夜」──偈頌的雜說。四部阿含集成，沒有被編入的，也就稱為「小部」、「小阿含」。

**（二）西元前2世紀，《小部》已與「四部」相合，總稱為「五部」，但仅部分集成**

Bharhat銘文，說到了「五部」（Pachanekāyika），可見西元前2世紀，在佛教的某些角落，《小部》已與「四部」相合，而總稱為「五部」了。

不過，《小部》的早已存在，並不等於巴利《小部》的現存部類，早已存在；因為「小部」的內容，是在不斷集成中完成；部派間是並不一致（p.861）的。

**（三）《小部》各部分集成之五期（細分為八）**

巴利《小部》各部分的集成，可分為五期（細分為八）：

**1、「相應教」集成時期：《經集》與《法句》的部分成立**

1.「相應教」集成時期：《義品》與《波羅延》，被看作「祇夜」，而為「記說」所決了。這二種，應與「祇夜」（為八眾雜說）的成立同時。

在「祇夜」、「記說」，集入「相應修多羅」，而成《相應》時，《義品》與《波羅延》，被稱為「伽陀」而獨立起來。

接著，集錄佛（與弟子）的感興語，名為「優陀那」，那就是《法句》。《經集》中「蛇品」、「小品」的一部分，也是那時期成立的。所以大概的說，《經集》的內容與《法句》，在《小部》中是最古的。

**2、「四部阿含」集成時期：《如是語》的成立**

2.「四部阿含」集成時期：「相應」的發展，再編集為「中」、「長」、「增一」；加上原始的「相應」，稱為「四部阿含」。那時，《如是語》已經成立。

※上來二期的聖典，是原始佛教的聖典。

**3、上座部時期：《長老偈》、《長老尼偈》的成立**

3.上座部時期（約為西元前300-250年）：上座部（Sthavira）獨立，上座的地位強化。《長老偈》、《長老尼偈》，雖部分早已在傳誦中，而集成部類，應屬於這一時期。

※上來，是分別說部（Vibhajyavādin）與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共有的聖典。

**4、分別說部時期：「本生」的部分偈頌形成。**

4.分別說部時期（約為西元前250，傳說為第三結集；到200年）：「本生」的部分偈頌形成。（p.862）

**5、銅鍱部時期：分別說部的佛教，移入錫蘭；這一時期很長，可分為四部分**

5.銅鍱部時期：分別說部的佛教，移入錫蘭。在錫蘭盛行，形成一派，與化地部（Mahīśāsaka）等分立（西元前200以後）。

這一時期很長，可分為：

**（1）《本生》、《優陀那》、《經集》、《義釋》、《無礙解道》；《餓鬼事》與《天宮事》的集成**

A、「五百本生」成立，體裁為長行而雜入偈頌，作為「九分教」的《本生》。以長行敘述因緣，以偈頌作結，作為「九分教」的《優陀那》。這二部，都是擬古的。《經集》的集成；具有論書性質的《義釋》、《無礙解道》，都在這一時期，先後成立。《餓鬼事》與《天宮事》，大概也是成立於這一時期的。

**（2）西元前29-17年中**

B、西元前29-17年中，Vaṭṭagāmaṇi王時，開始以文字記錄傳誦中的三藏聖典。[[395]](#footnote-395)長部師所承認的《小部》，就是上面所說的11種。

**A、《譬喻》（除佛譬喻）；《佛種姓》（除第一品），《所行藏》的集成**

此後，《譬喻》中，佛弟子的「譬喻」，以長老譬喻原形而擴編；對「五百（四十七）本生」，而成「五百（四十七）譬喻」，是「長老譬喻」。又成「長老尼譬喻」；改編《犀角經》為「辟支佛譬喻」。

佛陀的譬喻，成《佛種姓》（除第一品），《所行藏》。「本生」與「譬喻」，多少與說一切有部的傳說相關聯。

**B、銅鍱部的獨有部類，充滿了模擬的特色**

銅鍱部成立的獨有部類，充滿了模擬的特色。如《本生》與《優陀那》，是擬古的。模倣《本生》547則，而成「長老譬喻」。模倣《長老偈》與《長老尼偈》，而在「長老譬喻」外，別立「長老尼譬喻」。

**（3）西元後附編：《佛種姓》初品；《譬喻》初分──「佛譬喻」**

C、《佛種姓》初品──「寶珠經行處品」；《譬喻》初分──「佛譬喻」，以莊嚴的佛土‧為宣說釋迦往昔生中的經歷，菩薩往昔大行的場所，與大乘思潮相呼應，應為西元後所附編。（p.863）

**（4）西元5世紀：《小誦》；《本生》前分的「因緣談」**

D、《小誦》，雖是早就流行，而編入《小部》，還在西元5世紀。

《本生》前分的「因緣談」，是西元五世紀的覺音（Buddhaghoṣa）所作。以偈頌為主的《小部》，在長期的編集中，完成現有的形態。

第二項、其他部派的雜藏

（p.863-p.866）

**一、說一切有部**

**（一）不立「雜藏」，但有相當的部類**

在傳說中，銅鐷部（Tāmraśāṭīya）以外的部派，與《小部》相當的，稱為「雜藏」。

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不立「雜藏」[[396]](#footnote-396)，但也有相當的部類。

**（二）與《小部》相當的部類**

如所說的《優陀那》（法句）、《波羅延》、《見真諦》、《諸上座所說偈》、《上座尼所說偈》、《尸路（尼）偈》、《牟尼偈》[[397]](#footnote-397)、《義品》[[398]](#footnote-398)，除《見真諦》、《尸路偈》不明外，都與銅鍱部的《經集》（一部分）、《法句》、《長老偈》、《長老尼偈》相當。此外，《本事經》也與《如是語》相合。

**（三）《本生》與《譬喻》的部分另編入律部中**

這些，雖因部派而傳誦不同，但有共同的古典為依據，所以大致相近。《本生》與《譬喻》，是說一切有部主流──阿毘達磨者所不重的，所以部分編入律部。與銅鍱部所傳的《譬喻》、《佛種姓》、《所行藏》，差異是很大的。

**二、法藏部：有《雜藏》共一二部，可分為二類**

**（一）有《雜藏》共12部，可分為二類**

法藏部（Dharmaguptaka）《四分律》所說，《雜藏》共12部[[399]](#footnote-399)，可分為二類：

**1、生經、本經、善因緣經、方等經、未曾有、譬喻經、優婆提舍經**

Ⅰ（本）生經、本（事）經、善因緣經、方等經、未曾有經、譬喻經、優婆提舍經（p.864）

**2、句義經、法句經、波羅延經、雜難經、聖偈經**

Ⅱ句義經、法句經、波羅延經、雜難經、聖偈經

**（二）二類雜藏之別析**

**1、Ⅱ類五種：《法句》、《波羅延》、《句義》、《聖偈》、《雜難》，是早期成立的**

Ⅱ類五種，是早期成立的。《法句》、《波羅延》而外，《句義》是《義品》；《聖偈》是《牟尼偈》；而《雜難》與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所傳的《論難經》相合。雖不能確知內容，而屬於古形的部類，卻可以斷言。

**2、Ⅰ類，是「十二分教」中的後7部**

Ⅰ類，是「十二分教」中的後7部。

**（1）《生經》、《本經》**

《生經》與《本經》，與銅鍱部的《本生》、《如是語》相同。

**（2）《因緣》、《譬喻》、《優婆提舍》**

《因緣》、《譬喻》、《優婆提舍》，法藏部也是別有部類的。

**A、《譬喻》**

銅鍱部依據古義，但立「九分教」，而在聖典的集成中，早已有了「十二分教」的內容。《譬喻》，是「十二分教」的一分，那是不消說了。

**B、《優婆提舍》**

《義釋》與《無礙解道》，是「優婆提舍」。《義釋》的原語為Niddesa；緬甸的《小部》，有《藏論》（Peṭakopadeśa），那是更明顯的「優婆提舍」了。

**C、《因緣》**

《本生》前分的「因緣談」，是「因緣」。

**D、小結**

這三部，法藏部為分別說部（Vibhajyavādin）的一派，與銅鍱部所傳相當的部分，應有某種類似性。

**（3）《未曾有》，《方等經》**

**A、《未曾有》，為佛與弟子希有事的類集**

《未曾有》，大致為佛與弟子希有事的類集。

**B、《方等經》，為菩薩大行**

值得注意的，是《方等經》；在「四部阿含」外，別有獨立的《方等（廣）經》，應為菩薩大行，成為大小共同的原始大乘部類。據真諦（Paramârtha）所傳，（晚期的）法藏部立「五藏」：經、律、論外，有「咒藏」與「菩薩藏」[[400]](#footnote-400)。《雜藏》所有的《未曾有經》、《方等經》，應該就是「咒藏」與「菩薩藏」的淵源了。

**三、大眾部之《雜藏》**

**（一）《僧祇律》傳說：「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起因緣，如是等比諸偈頌」**

大眾部的《雜藏》，《僧祇律》的傳說，極簡略，只說：「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起因緣，（p.865）如是等比諸偈頌」[[401]](#footnote-401)。

**（二）《波羅延》、《八跋祇經》、《牟尼偈》、《法句》、《論難經》、《阿耨達池經》、《緣覺經》**

別處還說到：《波羅延》、《八跋祇經》、《牟尼偈》、《法句》[[402]](#footnote-402)、《論難經》、《阿耨達池經》、《緣覺經》[[403]](#footnote-403)。《波羅延》等，都是古形的偈頌。

**1、《阿耨達池經》，是《阿羅漢自說本起因緣》，與說一切有部傳說相合**

《阿耨達池經》，就是《阿羅漢自說本起因緣》，與說一切有部的傳說相合。

**2、《緣覺經》，即《辟支佛》，是《犀角經》的別名**

《緣覺經》，即《辟支佛》，或就是《犀角經》的別名。

**（三）《分別功德論》說《雜藏》是「菩薩三阿僧祇所生」；指「本生」，也是菩薩大行**

《分別功德論》說《雜藏》是「菩薩三阿僧祇所生」；這是「本生」，也是菩薩大行。

**（四）晚期大眾部，別立「大乘藏」，也是從《雜藏》而開展出來**

晚期的大眾部，別立「大乘藏」，也是從《雜藏》而開展出來的。

**三、總結**

**（一）「雜藏」，是相當雜碎的**

「小部」──「雜藏」，確是相當雜碎的。

**（二）內容：兼文藝，通俗，宗教性**

這是偈頌的，有文藝性。是通俗的，為一般（初學）信眾而說法，是易於傳誦的。是宗教的：天宮、餓鬼，過去（或現在）的佛與菩薩，過去生中的行業。

**（三）佛教史：「小部」或稱「雜藏」，是直通大乘的**

從佛教史來看，「小部」──「雜藏」，是直通大乘的，不自覺的傾向於佛菩薩，銅鍱部也不能例外呢！

**附表1─說一切有部傳與《小部》相當的部類**

|  |  |
| --- | --- |
| **說一切有部** | **《小部》** |
| 優陀那 | 法句 |
| 波羅延 | 經集（一部分） |
| 牟尼偈 |
| 諸上座所說偈 | 長老偈 |
| 上座尼所說偈 | 長老尼偈 |
| 本事經 | 如是語 |
| 見真諦 |  |
| 尸路偈 |  |

**說一切有部傳與《小部》相當部類的解析**

印順法師著，《永光集》，pg.71-73：

**一、說一切有部與「小部」相關的內容有二類，皆持保留態度，不與三藏等量齊觀**

他部派的雜藏──南傳赤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名為「小部」（Khuddakanikāya）──內容來看，說一切有部也是有的，但分為二類：一、法義偈頌類；二、傳說故事類。但是對這些，說一切有部是持保留態度，而不與三藏等量齊觀的。

**（一）法義偈頌類**

一、法義偈頌類：

**1、漢譯有部系原始教典中，說到三藏以外偈頌的例子**

**（1）《雜阿含經》**

如有部傳本的《雜阿含經》卷四九（大正2，362c）說：

「優陀那（即「法句」），波羅延那，見真諦，諸上座所說，比丘尼所說偈，尸路偈，義品，牟尼偈修多羅。」（「修多羅」是通稱。）

**（2）《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又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3，說到「嗢拕南頌（Udānagāthā），諸上座頌（Sthaviragāthā），世羅尼頌（Śailagāthā），牟尼之頌（Munigāthā），眾義經（Arthavargīya）等」五部（大正24，11b）。可見在漢譯有部系原始教典之中，已說到三藏以外的偈頌。

**2、不以法義偈頌為準量，判為「有餘說」──不了義說**

偈頌，每為文句所限，又多象徵、感興的成分，依說一切有部，是不能憑偈頌為法義準量的，所以被判為「有餘說」──不了義說。

如《雜阿含經》卷35（大正2，255c-256a）說：

「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富鄰尼迦所問。」

「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憂陀耶所問。」

《大毘婆沙論》卷79（大正27，410b）也說：

「諸讚佛頌，言多過實。」……

**（二）傳說故事類**

二、傳說故事類：

**1、內容：十二分教中的本生（Jātaka）、譬喻（avadāna）、因緣（nidāna）**

是十二分教中的本生（Jātaka）、譬喻（avadāna）、因緣（nidāna）。

**2、態度：傳說中的故事，每不免有所增減，原則上不重視**

傳說中的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各部派都有的，每不免有所增減，所以原則上，說一切有部是不重視的，（《十誦律》就不說本生、譬喻）。如《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1（大正23，509b）說：

「凡是本生、因緣，不可依也。此中說者，非是修多羅，非是毘尼，不可以定義也。」

《大毘婆沙論》卷183（大正27，916b）也說：

「然燈佛本事當云何通？答：此不必須通。所以者何？此非素怛纜、毘奈耶、阿毘達磨所說，但是傳說。諸傳所說，或然不然。」

本生、譬喻、因緣等傳說，是可能誤傳的，不能引用為佛法的定量，而應以三藏教說為依歸。說一切有部的這一態度，是理性的，不輕率的信賴傳說。

**二、與《智論》對「小部」內容態度之比較，顯示大乘通俗化的傾向**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雖含容了這些傳說，而《智論》卻充分引用了這些傳說，由此看出大乘通俗化的傾向，與有部態度顯然不同。

**附表3─法藏部之《雜藏》**

|  |  |  |  |  |  |
| --- | --- | --- | --- | --- | --- |
| **Ⅱ類，早期成立的** | **與古形部類之對比** | | **Ⅰ類，「十二分教」中的後7部** | **與銅鍱部**  **「小部」相當部分** | |
| （9）法句經 | 法句 | （1）生經 | 本生 |
| （10）波羅延經 | 波羅延 | （2）本經 | 如是語 |
| （8）句義經 | 義品 | （3）善因緣經 | 本生前分的  「因緣談」 |
| （11）雜難 | （大眾部）《論難經》 | （7）優婆提舍經 | 《義釋》 |
| （12）聖偈經 | 牟尼偈 | 《無礙解道》 |
|  |  | （6）譬喻經 | 譬喻 |
|  |  | **獨有部類** | |
|  |  | （4）方等經  （5）未曾有經 | |
|  |  |

十二分教

第一結集

記說

優陀那

伽陀

修多羅

祇夜

本事

本生

方廣

希法

第二結集

四部阿含

大眾

上座

（上座）分別說

（上座）說一切有

十八部

（**B.C 100）**

）

第三結集

本生、譬喻

因緣

譬喻

論義

更見具體

小部

5.4義品

5.5波羅延

2法句

4如是語

1法句

2法句

3法句

8長老偈

9長老尼偈

**B.C 300**

4法句

（本生偈頌）

5A

10本生

3優陀那

5經集集成

11義釋

12無礙解道

7餓鬼事

6天宮事

5B

13譬喻

9佛種姓

15所行藏

5C

5D

初分

初品



1小誦



**B.C 250**

**B.C 200**

**B.C 29～17**

**A.C 500**

**0**

編入律部《雜事》、《藥事》

有部

分別說部

※

框內序號，為講義科判序列。

1. （1）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2章，第1節，p.65-66：

   代表原始佛教的聖典，分為三大類：一、「經藏」，二、「律藏」，三、「雜藏」。「經藏」Sūtra-piṭaka，就是「四阿含」，或「四部」＊＊……「雜藏」Khuddaka-piṭaka，就是巴利聖典的「小部」Khuddaka-nikāya。

   ＊＊[原書p.65,n.1]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的「經藏」，加《小部》，共為五部。

   （2）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2章，第4節，p.100：

   「小部」，起初是屬於「經藏」的一分，所以合稱「五部」、「五阿含」。但佛教界的一般趨勢，是別立為「雜藏」的；性質也與「阿含」不同，所以作為別部來說明。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所傳，有很完整的「小部」。漢譯的部分不多，所以漢譯部分，就附列在「小部」下。 [↑](#footnote-ref-1)
2. [原書p.793,n.1]《善見律毘婆沙》卷1（大正24，675b）。 [↑](#footnote-ref-2)
3. [原書p.793,n.2]《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30（大正22，191a）。《四分律》卷54（大正22，968b）。《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 [↑](#footnote-ref-3)
4. 《順正理論》卷1（大正29，330b6-12）：

   由佛攝受三藏教故，如世尊說：「老耄出家**持吾三藏**甚為難得。」若謂此言依《雜藏》說，理必不然。以彼即是經差別故，曾無處說，別持彼故，唯有處說，持素怛纜及毘柰耶、摩怛理迦，而無別處言持《雜藏》，亦不可說《雜藏》即是摩怛理迦。 [↑](#footnote-ref-4)
5. [原書p.793,n.3]《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1（大正28，330b）。 [↑](#footnote-ref-5)
6. Samanta-pāsādikā：《善見律毘婆沙》（《佛教漢梵大辭典》，p.261）。 [↑](#footnote-ref-6)
7. [原書p.793,n.4] Buddhaghoṣa所作Samantapāsādikā（律藏注）（3，5）。 [↑](#footnote-ref-7)
8. [原書p.794,n.5] Buddhaghoṣa所作Sumaṅgalavilāsinī（長部注）（1，2）。 [↑](#footnote-ref-8)
9.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19：

   南傳的《長部》，共三四經，分為三品：一、「戒蘊**品**」，一三經；二、「大**品**」，一０經；三、「波梨**品**」，一一經。」 [↑](#footnote-ref-9)
10.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0章，第2節，p.703-p.704：

    南傳的《中部》，與《中阿含經》相當，是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的誦本。全部分一五品，一五二經；分為「根本**五十**」、「中**五十**」、「後**五十**」三部分，這應該就是漢譯所傳的「分」或「誦」了。 [↑](#footnote-ref-10)
11. （1）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0章，第2節，p.760：

    銅鍱部所傳的《增支部》，分十一**集**，從一法增到十一法。

    （2）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0章，第3節，p.765：

    《增壹阿含》的主體──法數的**類集**。 [↑](#footnote-ref-11)
12. （1）[原書p.794,n.6]《島史》（南傳60，26）。

    （2）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7章，第2節，p.476-p.477：

    五百長老，住七葉窟，分別師之九分教。師之九分教：修多、祇夜、和伽羅那、伽陀、優陀那、伊帝目多伽、闍多伽、阿浮多、毘陀羅；以此不滅之正法，分類名為「品」、「五十集」、「相應」、「集」，為阿含藏經典之集成。

    （3）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7章，第3節，p.488-p.489：

    「四阿含」，無論是先後成立，或者是同時形成的，總之是有了四部阿含的存在。錫蘭佛教，是傳說「五部」或「五阿含」的，但以第一結集的「阿含藏」，分為四部：「品、五十集、相應、集」──四阿含，也是《島史》（西元四五紀間作）所說。四部的地位，顯然不是《小部》所可及的。

    案：品＝《長阿含經》；五十集＝《中阿含經》；相應＝《雜阿含經》；集＝《增壹阿含經》。 [↑](#footnote-ref-12)
13. 銘文：刻寫在金石等物上的文辭。具有稱頌、警戒等性質，多用韻語。（《漢語大詞典》（十一），p.1271）。 [↑](#footnote-ref-13)
14. 鄧殿臣譯《小誦》卷1（藏外佛教文獻5，35a5-18）：

    《小誦》是巴利三藏中經藏《小部尼伽耶》的第一經，其中包括四文五經。四文即四種短小誦文：《三皈文》、《十戒文》、《三十二身份》和《問沙彌文》，五經即五部短小經典，《吉祥經》、《寶經》、《戶外經》、《伏藏經》和《慈悲經》。所有這些誦文短經原來散在長部、大品、經集等其它三藏經典中，把它們摘選出來合編為一部，是為方便初出家或初習佛法者習誦之用。《小誦》中包含了佛法最基本教義，意在指明沙彌修習佛法的主要內容。由於此經既包含了基本教義，又言簡意賅、朗朗上口，因而在廣大信眾中也廣為傳習，在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中，於普請、慶典、喪葬等儀式中都要誦讀此經。五世紀的著名僧人佛音，曾認為《小部》之名的由來得之於第一經《小誦》之名，但後來的學者多反對此說，因為從《小誦》的性質可斷定它是較晚近的纂集，而《小部》的其它經典的形成遠遠早於此經。本譯本依據斯里蘭卡國家佛教部監製出版之僧伽羅文巴利三藏翻譯。 [↑](#footnote-ref-14)
15.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2章，第4節，p.100-p.102。 [↑](#footnote-ref-15)
16. [原書p.794,n.7]《四分律》卷五四（大正22，968b）。 [↑](#footnote-ref-16)
17. [原書p.795,n.8]《摩訶僧祇律》卷13（大正22，337a）。 [↑](#footnote-ref-17)
18. [原書p.795,n.9]《惟曰雜難經》，卷1（大正17，605a-609b）。 [↑](#footnote-ref-18)
19. 《四分律》卷54（大正22，968b15-26）：

    《梵動經》在何處說？《增一》在何處說？《增十》在何處說？《世界成敗經》在何處說？《僧祇陀經》在何處說？《大因緣經》在何處說？《天帝釋問經》在何處說？阿難皆答：如長阿含說。彼即集一切長經為長阿含；一切中經為中阿含；從一事至十事，從十事至十一事，為增一（阿含）；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諸天、雜帝釋、雜魔、雜梵王，集為雜阿含。如是生經、本經、善因緣經、方等經、未曾有經、譬喻經、優婆提舍經、句義經、法句經、波羅延經、雜難經、聖偈經，如是集為雜藏。 [↑](#footnote-ref-19)
20. 擬：1.揣度，推測。2.比擬；類似。（《漢語大詞典》（六）p.936）。 [↑](#footnote-ref-20)
21. [原書p.795,n.10]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卷2（152-154）。 [↑](#footnote-ref-21)
22. 《五分律》卷30（大正22，191a23-29）：

    迦葉如是問一切修多羅已，僧中唱言：「此是長經，今集為一部，名長阿含；此是不長、不短，今集為一部，名為中阿含；此是雜說，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子、天女說，今集為一部，名雜阿含；此是從一法，增至十一法，今集為一部，名增一阿含；**自餘＊雜說，今集為一部，名為雜藏**，合名為修多羅藏。

    ＊自餘：猶其餘；以外；此外。（《漢語大詞典》（八），p.1335） [↑](#footnote-ref-22)
23. [原書p.795,n.11]《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1（大正22，144b）。

    《五分律》卷21（大正22，144b15-17）：

    佛作是念：「此族姓子威儀調伏，當令說法。」便語言：「汝可說法。」億耳受教，即說《**十六義品**經》，說已默然而住。 [↑](#footnote-ref-23)
24. （1）[原書p.796,n.12]《毘尼母經》卷3（大正24，818a）。

    （2）《毘尼母經》卷3（大正24，818a25-28）：

    若《法句》、若《說義》、若《波羅延》，如來所說，從修妬路乃至優波提舍，如是諸經與《雜藏》相應者，總為《雜藏》。 [↑](#footnote-ref-24)
25. [原書p.796,n.13]《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 [↑](#footnote-ref-25)
26. [原書p.796,n.14]《摩訶僧祇律》卷13（大正22，337a）。。 [↑](#footnote-ref-26)
27. [原書p.796,n.15]《摩訶僧祇律》卷27（大正22，447c）。 [↑](#footnote-ref-27)
28. [原書p.796,n.16]《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大正4，190a）。《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6（大正24，76c）。 [↑](#footnote-ref-28)
29. [原書p.796,n.17]《分別功德論》卷1（大正25，32b）。 [↑](#footnote-ref-29)
30. [原書p.796,n.18]如本書第7章，第1節，第2項所列。 [↑](#footnote-ref-30)
31. 《十誦律》卷24（大正23，174b17-c3）：

    如優婆夷為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有（1）《波羅𦀟提伽》（晉言《清淨經》）、（2）《波羅𦀟大尼》、（晉言《一淨經》）、（3）《般闍提利劍》（晉言《三昧經》）、（4）《摩那闍藍》（晉言：《化經》）、（5）《波羅小闍藍》（晉言《梵經》）、（6）《阿吒那劍》（晉言《鬼神成經》）、（7）《摩訶𦀟摩耆劍》（晉言《大會經》）、（8）《阿羅伽度波摩》（晉言《蛇譬經》）、（9）《室唳咆那都叉耶時月提》（晉言《索滅解脫經》）、（10）《釋伽羅波羅念奈》（晉言《釋問經》也）、（11）《摩呵尼陀那波梨耶夜》（晉言《大因緣經》）、（12）《頻波𦀟羅波羅時伽摩南》（晉言《洴沙迎經》）、（13）《般闍優波陀那肝提伽》（晉言《五受陰却經》）、（14）《沙陀耶多尼》（晉言《六情部經》）、（15）《尼陀那散猶乞多》（晉言《同界部經》）、（16）**《波羅延》**（晉言《過道經》）、（17）**《阿陀波耆耶修妬路》（晉言《眾德經》）**、（18）**《薩耆陀舍修妬路》（晉言《諦見經》也）**，若未學欲學、若先學忘欲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波羅𦀟》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若未學欲學、若先學忘欲誦，大德來，教我受學讀誦問義。』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為優婆夷應去，優婆塞亦如是。 [↑](#footnote-ref-31)
32. [原書p.796,n.19]《十誦律》卷24（大正23，174b）。 [↑](#footnote-ref-32)
33. [原書p.797,n.20]《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5-18（大正24，73c-94a）。 [↑](#footnote-ref-33)
34. （1）Dhamma-pada法句，一句法，法印。荻原雲來等著（《梵和大辭典》，p.634）。

    （2）法句經dharma-pada，udāna-varga（《佛教漢梵大辭典》，p.713）。 [↑](#footnote-ref-34)
35. （1）udāna自說，無問自說，讚嘆經，嗢拕南頌，鄔柁南頌，優陀那（《梵和大辭典》，p.254）。

    （2）優陀那，優陀那伽他，udāna（《佛教漢梵大辭典》，p.151）。

    （3）自說：udāna（《佛教漢梵大辭典》，p.992）。 [↑](#footnote-ref-35)
36.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章，第4節，p.54。 [↑](#footnote-ref-36)
37.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章，第4節，p.55。 [↑](#footnote-ref-37)
38.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章，第4節，p.55：

    分別說部（Vibhajyavādin）舊義的銅鍱部，對《義品》與《波羅延》有特殊的愛好，留下兩部偈的詳細解釋──《義釋》Niddesa。 [↑](#footnote-ref-38)
39. [原書p.800,n.1]「誦」，「聖語本」作「頌」，見大正藏校刊（大正22，491注）。 [↑](#footnote-ref-39)
40. （1）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235：

    錫蘭的佛教，是**阿育王時代**傳去的，為大寺派的赤銅鍱部。不久，又有佛教傳入，住無畏山寺，成為無畏山寺派，兼學大乘，與大寺派的爭執很熱烈。

    （2）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211：

    分別說部傳入錫蘭的一支，是赤銅鍱部。**西元前43─17**年間，因戰亂而發起書寫三藏，一向為佛教中心的大寺（Mahāvihāra），就嚴守這一次所集成記錄的。戰亂平復，毘多迦摩尼王（Vaṭṭagāmaṇi），建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盛大供養，引起大寺與無畏山寺的不和。不久，跋耆子派（Vajjiputta）──犢子部比丘法喜（Dhammaruci），與弟子們來錫蘭，受到無畏山寺僧的禮遇共住，無畏山寺也就稱為法喜派。 [↑](#footnote-ref-40)
41.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133：

    《解脫道論》屬於赤銅鍱部（Tāmraśaṭīya），即一般所說的南傳佛教。《解脫道論》，約為**西元一世紀**時，優波底沙（Upatissa）所造。全論分12品，以戒、定、慧次第，論述解脫的正道。這部論，可說是西元五世紀，覺音（Buddhaghoṣa）所造《清淨道論》的藍本，覺音是加以補充、抉擇，使清淨解脫道的敘述，更為正確充實！ [↑](#footnote-ref-41)
42. [原書p.801,n.2]水野弘元譯《大義釋》，文前略敘所說（南傳42，目次1）。 [↑](#footnote-ref-42)
43. [原書p.801,n.3]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737-738）。 [↑](#footnote-ref-43)
44. 一倡三歎：《荀子‧禮論》：“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謂一人歌唱，三人相和。後多用以形容音樂、詩文優美，富有餘味，令人贊賞不己。倡，亦作“唱”。晉陸機《文賦》：“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漢語大詞典》（一），p.66）。 [↑](#footnote-ref-44)
45. [原書p.801,n.4]《摩訶僧祇律》卷23（大正22，416a）。《銅鍱律》「大品」（南傳3，347）。《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1（大正22，144b）。《四分律》卷39（大正22，845c）。 [↑](#footnote-ref-45)
46. （1）[原書p.802,n.5]《十誦律》卷25（大正23，181b）。

    （2）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7章，第1節，p.472：

    《薩耆陀舍》與《雜阿含經》的《見真諦》相當。 [↑](#footnote-ref-46)
47. [原書p.802,n.6] N. Dutt : Gilgit manuscripts Ⅲ part 4, P.188。 [↑](#footnote-ref-47)
48. [原書p.802,n.7]《摩訶僧祇律》卷27（大正22，447c）。 [↑](#footnote-ref-48)
49. （1）[原書p.802,n.8]《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3（大正24，11b）。

    （2）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7章，第1節，p.471-472：

    《嗢陀南頌》──《優陀那》

    《諸上座頌》──《諸上座所說偈》

    《世羅尼頌》──《尸路偈》

    《眾義經》──《義品》 [↑](#footnote-ref-49)
50. [原書p.802,n.9]《摩訶僧祇律》卷13（大正22，337a）。 [↑](#footnote-ref-50)
51. [原書p.802,n.10]《相應部》「夜叉相應」（南傳12，365）。 [↑](#footnote-ref-51)
52. [原書p.802,n.11]《別譯雜阿含經》卷15（大正2，480c）。 [↑](#footnote-ref-52)
53. [原書p.802,n.12]《雜阿含經》卷49（大正2，362c）。 [↑](#footnote-ref-53)
54.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71：

    法義偈頌類：如有部傳本的《雜阿含經》卷49（大正2，362c）說：「優陀那（即「法句」），波羅延那，見真諦，諸上座所說，比丘尼所說偈，尸路偈，義品，牟尼偈修多羅。」（「修多羅」是通稱。） [↑](#footnote-ref-54)
55. [原書p.802,n.1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正27，660a）。 [↑](#footnote-ref-55)
56.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01：「大涅槃譬喻」，《雜事》有佛入涅槃的記述。從佛在王舍城為行雨說七法、六法起，經波吒離子、毘舍離，而向波波，末了到拘尸那入涅槃。佛入涅槃事，與《長阿含經》的《遊行經》，《長部》的《大般涅槃經》相當。以入涅槃的部分佛傳為「譬喻」，與現存的梵本《譬喻集》相合。「持律者說」，這是說一切有部律師的傳說。」 [↑](#footnote-ref-56)
57. [原書p.803,n.1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2（大正24，107b）。 [↑](#footnote-ref-57)
58. [原書p.803,n.15]《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5（大正24，124c）。 [↑](#footnote-ref-58)
59.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3章，第1節，p.109：

    四《阿含》以外，別有《雜藏》。銅鍱部分五部，在與四《阿含》相當的《相應部》、《中部》、《長部》、《增支部》以外，還有《小部》。**Khuddaka是小、雜碎的意義**，與說一切有部的《雜藏》相當。 [↑](#footnote-ref-59)
60. （1）《瑜伽師地論》卷85（大正30，772c23-24）：

    彼一切事相應教間廁鳩集，是故說名雜阿笈摩。

    （2）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73：

    《雜含》之雜，即相應義，與「毘奈耶」「雜跋渠」之雜正同。隨義類而鳩集成編，固原始結集之舊制，若嫌其文段之無倫次，陋矣！

    （3）印順導師著，《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b6-p.b7：

    雜與相應，同是Saṁyukta，Saṁyutta的對譯，只是譯語的不同。在中國文字中，「雜」不一定是雜亂，「間廁」正是次第相間雜的意義。相應修多羅的結集，如《瑜伽論》所說：「結集如來正法藏者，攝聚如是種種聖語，為令聖教久住世故，以諸美妙名句文身，如其所應，次第安布，次第結集」＊＊。原始的結集是：隨義類相同的，分為不同部類，次第安布，集成種種相應。相應修多羅，不只是相應，又有相次相間雜的意義，所以古人多數譯為《雜阿含經》。

    ＊＊[原書p.b6,n.3]《瑜伽師地論》卷25（大正30，418c）；《顯揚聖教論》卷6相同（大正31，508c）。 [↑](#footnote-ref-60)
61. kṣudrake ’pi câgame daridrabrāhmaṇam adhikṛtyôktam

    【真】於少分阿含中，為波遮利婆羅門，說此偈言

    【玄】世尊於雜阿笈摩中為婆羅門婆拕梨說

    梵漢對照是依張雪杉《俱舍論》梵文對照真諦譯及玄奘譯電子檔（http://www.mldc.cn/sanskritweb/resour/etext/abhk9.html） [↑](#footnote-ref-61)
62. （1）[原書p.804,n.16]《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22（大正29，306a）。

    （2）《俱舍釋論》卷22〈9 破說我品〉（大正29，306a7-15）：

    於「**少分阿含**」中，為波遮利婆羅門說此偈言：「波遮利汝聽，能解諸結法，由此心有染，復由此心淨。我者無我體，顛倒故分別，無我無眾生，唯法謂因果。有分唯十二，唯有陰入界，熟思尋此法，人實不可得。如觀內是空，觀外亦如是，此二不可得，能修及空義。」 [↑](#footnote-ref-62)
63. （1）[原書p.804,n.17]《別譯雜阿含經》卷8（大正2，431a）。

    佛為跋迦利說偈，出於有名的《化迦旃延經》。文分二段：初，佛為詵陀迦旃延Sandha-kātyāyana-gotra說；次，為跋迦利說。《雜阿含經》卷33，也有此二段，但為跋迦利說，文義簡略，與《俱舍論》所引不合（大正2，236a）。據《俱舍論》，犢子部Vātsīputrīya是沒有這部經的（大正29，154c）。銅鍱部《增支部》「11集」，與此經相當，但沒有為跋迦利說一段（南傳22c，294-298）。《瑜伽師地論》卷16，「勝義伽陀」的前四偈，與此偈相合（大正30，363c）。可見這「少分阿含」，近於《別譯雜阿含經》，不是說一切有部，而近於說一切有部的部派所傳。

    （2）《雜阿含經》卷33（926經）（大正2，236a27-b10）：

    佛告跋迦利：「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於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想、識入處想、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想。此世他世，日、月、見、聞、覺、識，若得若求，若覺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何所依而禪？」

    佛說此經時，詵陀迦旃延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跋迦利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3）《增支部經典（第11卷-第12卷）》卷12（漢譯南傳25，265a7-269a6）。

    （4）《別譯雜阿含經》卷8（151經）（大正2，431a13-29）：

    佛告薄迦梨：「若有比丘深修禪定，觀彼大地悉皆虛偽，都不見有真實地想，水火風種，及四無色，此世、他世、日月星辰、識知見聞、推求覺觀、心意境界，及以於彼智不及處，亦復如是，皆悉虛偽，無有實法，但以假號，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汝今薄迦梨，應當如是知，習於坐禪法，觀察無所有。天主憍尸迦，及三十三天，世界根本主，大梵天王等，合掌恭敬禮，稽首人中尊，咸皆稱斯言：『南無善丈夫！我等不知汝，依憑何法則，而得是深定，諸人所不了。』」

    說斯法時，大迦旃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薄迦梨比丘煩惱永滅，不受後生，盡諸有結。

    （5）《瑜伽師地論》卷16（大正30，363a15-25）：

    建立勝義伽他者，如經言：

    「都無有宰主，及作者受者；諸法亦無用，而用轉非無。

    唯十二有支，蘊處界流轉；審思此一切，眾生不可得。

    於內及於外，是一切皆空；其能修空者，亦常無所有。

    我我定非有，由顛倒妄計；有情我皆無，唯有因法有。」 [↑](#footnote-ref-63)
64.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0章，第1節，p.695-p.696：

    作為《雜阿含經》的根本，原始結集的「相應修多羅」，是分為四品，一六事（《相應部》為一五相應）。**後來集出「祇夜」，也就名「眾相應」**；集出「記說」，也就名為「弟子所說，如來所說相應」。三部分的集成，都稱之為「相應」，即（廣義的）「相應教」的成立。 [↑](#footnote-ref-64)
65. （1）《雜阿含經》卷32（905-906經）（大正2，226, a13-227, a1）；《雜阿含經》卷41（1136-1144經）（大正2，299c6-303c23）。

    （2）《別譯雜阿含經》卷6（111-121經）（大正2，414a18-419c27）。 [↑](#footnote-ref-65)
66. （1）《雜阿含經》卷32（907-916經）（大正2，227a2-232b23）。

    （2）《別譯雜阿含經》卷7（123-131經）（大正2，420b10- 425c23）。 [↑](#footnote-ref-66)
67. （1）《雜阿含經》卷32-33（917-926經）（大正2，232b24-236b11）。

    （2）《別譯雜阿含經》卷8（143-151經）（大正2，428b4-431b4）。 [↑](#footnote-ref-67)
68. （1）《雜阿含經》卷33（927-936經）（大正2，236b12-240b11）。

    （2）《別譯雜阿含經》卷8（152-160經）（大正2，431b5-434c25）。 [↑](#footnote-ref-68)
69. （1）《雜阿含經》卷33-34（937-956經）（大正2，240b12-244a8）。

    （2）《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0-350經）（大正2，485c5-489b6）。 [↑](#footnote-ref-69)
70. （1）《雜阿含經》卷34（957-964經）（大正2，244a9-247c13）。

    （2）《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0-198經）（大正2，443a12-447b11）。 [↑](#footnote-ref-70)
71. （1）《雜阿含經》卷34-35（965-979經）（大正2，247c14-254c1）。

    （2）《別譯雜阿含經》卷11（199-213經）（大正2，447b19-453b21）。 [↑](#footnote-ref-71)
72. 印順導師著，《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b4-b5：

    玄奘所譯《俱舍論》，引《雜阿笈摩》為婆柁梨說偈；真諦舊譯的《俱舍釋論》，作「少分阿含」。依此，《俱舍論稽古》說：雜含有大小二本，而此文沒大本，僅見小本，故以別譯雜阿含經為小本。「少分阿含」，是《雜阿含經》的一部分，而自成部類的。20卷本，分為二誦：「初誦」12卷，是有偈的；「二誦」七卷是長行，末卷又有偈頌。偈頌部分共13卷，與50卷本的「八眾誦」（「眾相應」）──13卷相當。「二誦」的7卷長行，是「如來所說誦」的一部分；比對50卷本，僅4卷（弱）。從末卷又是偈頌；及長行部分7卷，僅及50卷本的4卷來說，這部20卷本，可能是有遺落的。這部20卷本，比之50卷本，不只是不同部派所傳誦，也是不同的組織。《稽古》的「大本」、「小本」說，對《雜阿含經》的綜集完成過程，倒是可以提貢說明的（如下文說）。《別譯雜阿含經》，全部都有攝頌（偶缺），比對《雜阿含經》，凡17卷。 [↑](#footnote-ref-72)
73. 文義：1.文章的義理；文章的內容。（《漢語大詞典》（六），p.1538）。 [↑](#footnote-ref-73)
74. （1）[原書p.805,n.18]《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

    （2）《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16-22）：

    尊者阿難誦如是等一切法藏，文句長者，集為《長阿含》；文句中者，集為《中阿含》；**文句雜者，集為《雜阿含》，所謂根雜、力雜、覺雜、道雜，如是比等名為「雜」**；一增、二增、三增、乃至百增，隨其數類相從，集為《增一阿含》；**《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名《雜藏》**。 [↑](#footnote-ref-74)
75.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9章，第2節，p.690：

    《**僧祇律**》所舉例的，根、力、覺、道，顯然指「修多羅」的菩提分法。《**分別功德論**》所說的「諸經斷結」，也該是修持的法門。「相應教」的原形，應該是以菩提分法為首的。《**中部》《如何經**》，說到當時的阿毘達磨，就是四念處等菩提分法。**說一切有部**現存的古形論書──《**法蘊足論**》，全論二一品的次第，也是先明菩提分法，然後說到根、處、蘊、多界、緣起。阿毘達磨的論題，無疑是本於《雜阿含經》的四分，一六事（《相應部》的四品的一五相應）。古形阿毘達磨，以菩提分法為先，證明了大眾部傳說的《雜阿含經》，以根、力、覺、道為先，正是部派未分以前的原形。 [↑](#footnote-ref-75)
76.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目次 通妙譯，p.1-2：

    本卷，**全部每一經都有偈，故稱為「有偈篇」**，由諸天相應、天子相應、拘薩羅相應、惡魔相應、比丘尼相應、梵天相應、婆羅門相應、婆耆沙長老相應、森相應、夜叉相應、帝釋相應之十一相應而成的。…… [↑](#footnote-ref-76)
77. 《雜阿含經》卷22（576-603經）（大正2，153c5-161a20）；《雜阿含經》卷36（995-1022經）（大正2，260c24-266b29）；《雜阿含經》卷48-49（1267-1293經）（大正2，348b7-362a3）。 [↑](#footnote-ref-77)
78. 《雜阿含經》卷49-50（1319-1330經）（大正2，362a5-367b29）。 [↑](#footnote-ref-78)
79. 《雜阿含經》卷50（1188-1197經）（大正2，321c18-325c9）。 [↑](#footnote-ref-79)
80. 《雜阿含經》卷39（1084-1103經）（大正2，284b20-290b11）。 [↑](#footnote-ref-80)
81. 《雜阿含經》卷40（1104-1120經）（大正2，290b19-297b10）；《雜阿含經》卷46（1222-1225經）（大正2，333b24-334c12）。 [↑](#footnote-ref-81)
82. 《雜阿含經》卷44（1188-1197經）（大正2，321c18-325c9）。 [↑](#footnote-ref-82)
83. [原書p.805,n.19]《雜阿含經》卷44（大正2，321c-325c）。 [↑](#footnote-ref-83)
84. 《雜阿含經》卷45（1198-1207經）（大正2，325c16-329a22）。 [↑](#footnote-ref-84)
85. 《雜阿含經》卷36（993-994經）（大正2，259a5-260c23）；《雜阿含經》卷45（1208-1221經）（大正2，329a23-333b16）。 [↑](#footnote-ref-85)
86. 著落：2.確實的根據；可靠的來源。（《漢語大詞典》（九），p.433）。 [↑](#footnote-ref-86)
87.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1章，第1節，p.808：

    在大眾部，偈頌部分──「諸天讚頌」，極可能是與其他的偈頌合編，成為《雜藏》的一分。 [↑](#footnote-ref-87)
88. [原書p.805,n.20]《雜阿含經》卷46（大正2，334a）。 [↑](#footnote-ref-88)
89. [原書p.806,n.21]《翻譯名義集》卷2（大正54，1083b）。 [↑](#footnote-ref-89)
90. [原書p.806,n.22]《中阿含經》卷39（大正1，676b）。 [↑](#footnote-ref-90)
91. 無方：1.沒有方向、處所的限制。謂無所不至。（《漢語大詞典》（四），p.656）。 [↑](#footnote-ref-91)
92.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1經）（大正，431a28-b4）：

    說斯法時，大迦旃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薄迦梨比丘煩惱永滅，不受後生，盡諸有結。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惡馬、調順馬，賢乘、三及四**，**鞭影并調乘**，**有過、八種惡**，**迦旃延離垢，十事悉皆竟**。 [↑](#footnote-ref-92)
93. 林光明、林怡馨 編譯（《梵漢大詞典》，p.1123）。 [↑](#footnote-ref-93)
94. 荻原雲來等 著（《梵和大辭典》，p.1367）。 [↑](#footnote-ref-94)
95. By Akira Hirakawa（《漢梵大辭典》，p.873）。 [↑](#footnote-ref-95)
96. 《漢梵大辭典》，p.1230。 [↑](#footnote-ref-96)
97. 《梵漢大詞典》，p.1124。 [↑](#footnote-ref-97)
98. 《梵和大辭典》，p.1367。 [↑](#footnote-ref-98)
99. 《漢梵大辭典》，p.873。 [↑](#footnote-ref-99)
100. 《梵漢大詞典》，p.1123。 [↑](#footnote-ref-100)
101. 《梵和大辭典》，p.1367。 [↑](#footnote-ref-101)
102. 《漢梵大辭典》，p.1230。 [↑](#footnote-ref-102)
103. 《梵漢大詞典》，p.595。 [↑](#footnote-ref-103)
104. 《梵和大辭典》，p.407。 [↑](#footnote-ref-104)
105. 《梵漢大詞典》，p.629。 [↑](#footnote-ref-105)
106. 《梵和大辭典》，p.398。 [↑](#footnote-ref-106)
107. 《漢梵大辭典》，p.398。 [↑](#footnote-ref-107)
108. 《漢梵大辭典》，p.1229。 [↑](#footnote-ref-108)
109. 《漢梵大辭典》，p.1230。 [↑](#footnote-ref-109)
110. 《漢梵大辭典》，p.396。 [↑](#footnote-ref-110)
111. 《漢梵大辭典》，p.1230。 [↑](#footnote-ref-111)
112. 《漢梵大辭典》，p.1231。 [↑](#footnote-ref-112)
113. 《漢梵大辭典》，p.1231。 [↑](#footnote-ref-113)
114. 《漢梵大辭典》，p.1230。 [↑](#footnote-ref-114)
115. 《漢梵大辭典》，p.398。 [↑](#footnote-ref-115)
116. 《漢梵大辭典》，p.1230。 [↑](#footnote-ref-116)
117. 《漢梵大辭典》，p.1230 [↑](#footnote-ref-117)
118.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1章，第1節，p.796：

     說一切有部不立《雜藏》，而與《雜藏》部分內容相當的，有《優陀那》、《波羅延那》、《見真諦》、《諸上座所說偈》、《上座尼所說偈》、《尸路偈》、《牟尼偈》、《義品》──八部 [↑](#footnote-ref-118)
119.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207：《法句》是偈頌，為印度初出家者的入門書。 [↑](#footnote-ref-119)
120. 敘：1.次序；次第。（《漢語大詞典》（五），p.467） [↑](#footnote-ref-120)
121. 鴻漸：2.比喻仕宦的升遷。（《漢語大詞典》（十二），p.1092） [↑](#footnote-ref-121)
122. 奧藏：2.猶奧府。物產聚藏之所。（《漢語大詞典》（二），p.1553） [↑](#footnote-ref-122)
123. [原書p.817,n.1]《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50a）。 [↑](#footnote-ref-123)
124. [原書p.817,n.2]「十二部經」中的「優陀那」，法藏部的《四分律》卷54，作**《法句經》**（大正22，968b）；《長阿含經》卷3，同（大正1，16c）。《四分律》卷1，作**《句經》**（大正22，569b）。說一切有部梵本，**《法句經》**名Udānavarga。 [↑](#footnote-ref-124)
125. （1）[原書p.817,n.3]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699-700）。

     （2）前田惠學著，《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pg.699-700：

     1.漢譯《法句經》二卷；2.《法句譬喻經》四卷；3.Gāndhārī Dharmapada （Prakrit Dhammapada）；4.Mahāvastu 所引的Dhammapada；5.梵文Udānavarga；6.チベット譯Udānavarga（Ched-du-brjod-paḥi tshoms）；7.Udānavargaivivaraṇa（Ched-du-brjod-paḥi tshoms-kyi rnam-par ḥgrel-pa）；8.漢譯《出曜經》30卷；9.《法集要頌經》四卷；10.トカラUdānavarga。

     （3）案：前田教授書中提及11種《法句》的不同版本，除巴利本之外，還有另外10種。其中第十種是吐火羅語（トカラUdānavarga），關於導師為何沒有提及這一版本，就不得而知了。 [↑](#footnote-ref-125)
126. [原書p.817,n.4]《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49c）。 [↑](#footnote-ref-126)
127. [原書p.817,n.5]《南傳大藏經》卷23（17-83）。 [↑](#footnote-ref-127)
128. 印順導師著，《華雨香雲》，p.215-216：

     維祇難於黃武三年（西元224）到武昌來，支謙從他受《法句偈》，是第二譯的500偈本。但「譯所不解，則缺不傳，故有脫失」。後來，支謙又從竺將（或作律，或作持）炎，重新校定。竺將炎所傳的，又多了13品，成為39品，752偈；即是現存的吳譯《法句經》本。這應該與葛氏的700偈本相近吧！這已是第三譯了。考究起來，維祇難的500偈本，實與錫蘭（銅鍱部）所傳的《法句》，大致相當。如現存吳本的39品中：

     無常品1——言語品8…………錫蘭本缺

     雙要品9——愛欲品32

     利養品33…………………………錫蘭本缺

     沙門品34——梵志品35

     泥洹品36——吉祥品39………錫蘭本缺

     錫蘭傳本，恰好缺13品（13品共257偈）。維祇難所傳的26品，為495偈，雖與錫蘭本不能盡合（次第是19相合的），大體可說一致。至少，這是大陸分別說系（銅鍱部也屬分別說系），如化地或法藏部等所傳，與銅鍱部相近。 [↑](#footnote-ref-128)
129. 維祇難：維祇難梵名Vighna。三國吳僧。天竺人。生卒年不詳。家世奉拜火教，師亦以火祀為最上之法，後受一沙門之影響，乃捨所學而歸依佛，深究三藏，尤精通四阿含。三國吳黃武三年（224），師偕竺律炎（竺將炎）同來武昌，譯出法句經二卷、阿差末菩薩經四卷，唯二僧不善漢文，所譯經之文辭頗有不盡義之處。（《漢語大詞典》（六），p.5892） [↑](#footnote-ref-129)
130. 案：〈慈仁品〉應是第7品。 [↑](#footnote-ref-130)
131.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235：

     維祇難（224）來武昌，譯出《法句經》，有26品，五百偈，與錫蘭所傳的《法句》相近。我以為，這是錫蘭傳來最早的佛典。維祇難的同行者——竺律炎，補充為39品，750偈。從〈無常品〉到〈梵志品〉部分，近於北方有部的《法句》。 [↑](#footnote-ref-131)
132. （1）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211：

     分別說部傳入錫蘭的一支，是赤銅鍱部。西元前43——17年間，因戰亂而發起書寫三藏，一向為佛教中心的大寺（Mahāvihāra），就嚴守這一次所集成記錄的。戰亂平復，毘多迦摩尼王（Vaṭṭagāmaṇi），建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盛大供養，引起大寺與無畏山寺的不和。不久，跋耆子派（Vajjiputta）——犢子部比丘法喜（Dhammaruci），與弟子們來錫蘭，受到無畏山寺僧的禮遇共住，無畏山寺也就稱為法喜派。「大乘佛法」傳入錫蘭，也受到無畏山寺派的接受。無畏山寺派是「大小並弘」的，玄奘稱之為「大乘上座部」。大寺派嚴守舊傳，與無畏山寺派處於嚴重的不和狀熊。

     （2）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212：

     西元五世紀初，法顯去錫蘭，在那裏得到了《五分律》與《雜阿含經》；《五分律》是化地部的，《雜阿含經》屬於有部。可見當時以無畏山寺為中心的錫蘭佛教，應有各部派的比丘前來弘法。 [↑](#footnote-ref-132)
133. [原書p.817,n.6] 水野弘元《佛教聖典與翻譯》（應慶大學《語學論叢》第一輯七一）。 [↑](#footnote-ref-133)
134. [原書p.817,n.7]《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50a）。 [↑](#footnote-ref-134)
135.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章，第5節，p.62：

     如分別說系（Vibhajyavādin）與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同屬於上座部系，與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是別系。可是，分別說系所說，有些是同於大眾部，與一切有部不合。又如分別說系的法藏部（Dharmaguptaka）、飲光部（Kāśyapīya），屬分別說系，而有些同於說一切有部，不同自系的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這主要是受到化區共同的影響。 [↑](#footnote-ref-135)
136. [原書p.818,n.8]《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50a）。 [↑](#footnote-ref-136)
137. [原書p.818,n.9]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說（p.708）。 [↑](#footnote-ref-137)
138. [原書p.818,n.10]《出曜經》卷1初（大正4，609b）。 [↑](#footnote-ref-138)
139. （1）平川章編《佛教漢梵大詞典》

     pg.151：優陀那：udāna;uddāna；

     pg.181：出曜經：udāna-varga\*,dharma-pada\*；

     pg.1203：阿波陀那：avadāna。

     （2）《出曜經》卷6〈5 放逸品〉（大正4，643b22-c12）：

     爾時比丘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齊幾名多聞比丘？如來說多聞比丘，限齊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佛言：「比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記，一者、契經……；二者、誦……；三者、記……；四者、偈……；五者、因緣……六者、出曜……七者、成事……；八者、現法……；九者、生經……；十名、方等……；十一名、曰未曾有法……；十二者、義經……。 [↑](#footnote-ref-139)
140. [原書p.818,n.11]《出曜經》卷1初（大正4，609b）。 [↑](#footnote-ref-140)
141. 《法集要頌經》卷1（大正4，777a8-11）：

     能覺悟煩惱，宜發歡喜心，今聽我所集，佛所宣法頌。

     如是佛世尊，一切智中師，慈悲為有情，廣說真實語。 [↑](#footnote-ref-141)
142. 《法集要頌經》卷1〈10 正信品〉（大正4，782b28-29）：

     無常及欲、貪，放逸與愛樂，戒善、行、語言，業、信為第十。 [↑](#footnote-ref-142)
143. 《法集要頌經》卷2〈20 瞋恚品〉（大正4，787b19-20）：

     沙門及正道，利養、怨、憶念，清淨、水兼華，馬、恚為第十。 [↑](#footnote-ref-143)
144. 《法集要頌經》卷4〈30 樂品〉（大正4，795b3-4）：

     如來與多聞，己身、廣、善友，圓寂、觀、罪障，相應、樂第十。 [↑](#footnote-ref-144)
145. 《法集要頌經》卷4〈33 梵志品〉（大正4，799c2-3）：

     護心及苾芻，梵志品在末，依次品而說，具足三十三。 [↑](#footnote-ref-145)
146. 《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49c）。 [↑](#footnote-ref-146)
147. [原書p.818,n.12] 梵、藏本，並如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707）。 [↑](#footnote-ref-147)
148. （1）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264-266：第十、大乘經所見的中國，第六、于闐。

     （2）于闐：亦作“于窴（tiánㄊㄧㄢˊ）”。古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和田一帶。（《漢語大詞典》（一），p.257） [↑](#footnote-ref-148)
149. （1）《大毘婆沙論》卷101（大正27，523c15-19）：

     （王）王曰：「彼時瞿頻陀者即我身是，汝又頗聞佉盧瑟吒書字是誰所造？」（池）婆羅門曰：「我聞古昔有大仙人名佉盧瑟吒，是彼所造。」（王）王曰：「彼時大仙人者即我身是。」

     （2）佉盧蝨吒文（qū lú sh zhà īㄑㄩ、ㄌㄨˊ、ㄕ、ㄓㄚˋ）：1. 佉盧蝨吒的省稱。《出三藏記集》卷一：“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 ，其書右行，次曰 佉樓 ，其書左行，少者 蒼頡 ，其書下行。” 2.借指橫行書寫的文字。（《漢語大詞典》（三），p.135） [↑](#footnote-ref-149)
150. [原書p.818,n.13]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705）。 [↑](#footnote-ref-150)
151. [原書p.818,n.14] 同見上書所引（705-706）。 [↑](#footnote-ref-151)
152. [原書p.818,n.15]《大智度論》卷33（大正25，307b）。 [↑](#footnote-ref-152)
153. [原書p.818,n.16]《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49c）。 [↑](#footnote-ref-153)
154. （1）鄔陀南：梵語 udāna，巴利語同。又作烏陀南、嗢托南、優陀那、鬱陀那。意譯作自然、法句、歎、撰錄、自說、無問自說、感興偈。九分教之一，十二部經之一。（《漢語大詞典》（六），p.5685）

     （2）參見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8章〈九分教與十二分教〉，p.493-628。 [↑](#footnote-ref-154)
155. [原書p.821,n.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4（大正27，17a）；卷34（大正27，176a）等。 [↑](#footnote-ref-155)
156. [原書p.821,n.2]《大智度論》作《眾義經》，如卷1（大正25，60c-61a）。又作《利眾經》，利為義利的利，利眾就是眾利，如卷31（大正25，295c）；卷27（大正25，259b）。《瑜伽師地論》譯作〈義品〉，如卷19（大正30，387b）；卷36（大正30，489a）。 [↑](#footnote-ref-156)
157. [原書p.821,n.3]《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1（大正22，144b）。 [↑](#footnote-ref-157)
158. [原書p.821,n.4]《四分律》卷39（大正22，845c）；卷54（大正22，968b）。 [↑](#footnote-ref-158)
159. [原書p.822,n.5]《毘尼母經》卷3（大正24，818a）。 [↑](#footnote-ref-159)
160. [原書p.822,n.6]《摩訶僧祇律》卷22（大正22，416a）；卷13（大正22，337a）。 [↑](#footnote-ref-160)
16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34（大正27，176 b4-5）：

     如是次第為王盡說彼義品中呵欲頌已。即時菩薩自離欲染，王聞遂解心中憂毒。 [↑](#footnote-ref-161)
162. [原書p.822,n.7]《阿毘達磨大毘娑沙論》卷34（大正27，175c-176b）。 [↑](#footnote-ref-162)
163. 《佛說義足經》卷1（大正4，175b18-28）：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已放不制，如渴飲湯。

     悉以世地，滿馬金銀，悉得不厭。

     有黠正行，如角距生，日長取增，人生亦爾，不覺欲增，飢渴無盡。

     日日復有，金山拄天，狀若須彌，悉得不厭。

     有黠正行，欲致痛冥，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厭者以黠，厭欲為尊，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不隨愛欲，如作車輪，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意稍得安，欲得道定，悉捨所欲。 [↑](#footnote-ref-163)
164. （1）[原書p.822,n.8]《佛說義足經》卷上（大正4，175c）。

     （2）《佛說義足經》卷1（大正4，175c3-5）：

     童子若善，以尊依世。說欲甚痛，慧計乃爾。汝說八偈，偈上千錢，願上大德，說義甚哀。 [↑](#footnote-ref-164)
165. 案：此段文句應為「西元前300年頃」，參見原書pp.842-843：

     「上座部Sthavira獨立，而說一切有與分別說部，還沒有再分化時期（約西元前300頃）。 [↑](#footnote-ref-165)
166. （1）[原書p.822,n.9]《大智度論》卷1（大正25，60c-61a）。

     （2）參見慧日佛學班第1期《大智度論》講義，釋厚觀法師編，pg.22，注腳99：（Lamotte,p.40, n.1）：《大智度論》此處所引的三個詩頌大致相當於巴利「義品」第12經《小積集經》（Cūlaviyūhasutta）之前五節（Suttanipāta, v.878～882）。 [↑](#footnote-ref-166)
167. （1）[原書p.822,n.10]《大智度論》卷1（大正25，63c-64a）。

     （2）參見慧日佛學班第1期《大智度論》講義，釋厚觀法師編，pg.31，注腳189：參見（Lamotte,p.65,n.1）：《阿他婆耆經》即p.39, n.2之《義足經》，請見該處之說明。此處所引之頌文，取自《經集》，v.838～841；《佛說義足經》卷1，《摩因提女經第9》，大正4，180 a13-c3。 [↑](#footnote-ref-167)
168. [原書p.822,n.11]《大智度論》卷18（大正25，193b）。 [↑](#footnote-ref-168)
169. [原書p.822,n.12]《大智度論》卷27（大正25，259b）。 [↑](#footnote-ref-169)
170. [原書p.822,n.13]《大智度論》卷31（大正25，295c）。 [↑](#footnote-ref-170)
171. [原書p.822,n.14]《瑜伽師地論》卷36（大正30，489a）。 [↑](#footnote-ref-171)
172. [原書p.823,n.15]《瑜伽師地論》卷19（大正30，387b）。 [↑](#footnote-ref-172)
173. 案：「欲諍」所指為《婆沙》；「見諍」所指為《智論》。 [↑](#footnote-ref-173)
174. 案：書本缺「3.」。 [↑](#footnote-ref-174)
175. 案：此段文句疑應為第三類《義品》。 [↑](#footnote-ref-175)
176. 《南傳大藏經》卷42（1-385）〈第一欲經〉～〈第十死前經〉，卷43（1-412）〈第十一鬥諍經〉～〈第十六舍利弗經〉 [↑](#footnote-ref-176)
177. 案：三經為問答分明之《帝須彌勒經》、《摩健地耶經》、《舍利弗經》等三經。 [↑](#footnote-ref-177)
178. [原書p.823,n.1]《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卷2（大正28，737a）。 [↑](#footnote-ref-178)
179. 倮〔ㄌㄨㄛˇ〕：沒有穿衣服。通裸字。《丁德先新創字典》 [↑](#footnote-ref-179)
180. [原書p.823,n.2]《出曜經》卷6（大正4，643b）。 [↑](#footnote-ref-180)
181. [原書p.823,n.3]《中阿含經》卷13（大正1，510a-511a）。 [↑](#footnote-ref-181)
182. 參見附表一。 [↑](#footnote-ref-182)
183. [原書p.823,n.4]《雜阿含經》卷14（345經）（大正2，95b）。《相應部》「因緣相應」（南傳13，67-71）。如經文：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

     如我所說，波羅延那阿逸多所問：「若得諸法數，若復種種學，具威儀及行，為我分別說。」 [↑](#footnote-ref-183)
184. [原書p.823,n.5]《雜阿含經》卷43（大正2，310b）。《增支部》六集（南傳20，158-161）。

     《雜阿含經》（1142）經文：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時，有眾多比丘集於講堂，作如是論：「諸尊！如世尊說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若知二邊者，於中永無著，說名大丈夫，不顧於五欲，無有煩惱鏁，超出縫紩憂。』」 [↑](#footnote-ref-184)
185. [原書p.823,n.6]《雜阿含經》卷35（大正2，255c）。《增支部》三集（南傳17，216），所引「波羅延中富鄰尼迦所問偈」，不同。**《雜阿含經》卷35（982）經文**：

     舍利弗！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富隣尼迦所問：「世間數差別，安所遇不動，寂靜離諸塵，拔根無悕望，已度三有海，無復老死患。」 [↑](#footnote-ref-185)
186. [原書p.823,n.7]《雜阿含經》卷35（大正2，256上）。《增支部》三集（南傳17，217）。

     《雜阿含經》（983）經文：

     阿難！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憂陀耶所問：

     「斷於愛欲想，憂苦亦俱離，覺悟於睡眠，滅除掉悔蓋，捨貪恚清淨，現前觀察法，我說智解脫，滅除無明闇。」 [↑](#footnote-ref-186)
187.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3章，第3節，p.154：

     彌勒是釋尊時代，從南方來的青年，見於〈義品〉、**〈波羅延品〉，這是相當早的偈頌集。第一結集時，雖沒有編入「修多羅」與「祇夜」，但在「記說」部分，已引述而加以解說，這是依《雜阿含經》而可以明白的**。在〈波羅延品〉中，帝須彌勒（Tissa-metteyya）與阿耆多（Ajita），是二人；漢譯《雜阿含經》也相同。 [↑](#footnote-ref-187)
188. [原書p.824,n.8]《瑜伽師地論》卷25（大正30，418c）。 [↑](#footnote-ref-188)
189. [原書p.824,n.9]《雜阿含經》卷36（1010經），為天子說，與「優陀延學童所問」中二偈（《經集》（1108、1109經））相當（大正2，264b）。 [↑](#footnote-ref-189)
190. 《摩訶僧祇律》卷27（大正22，447c11-14）：

     從今日後不聽若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賊入者即應更誦餘經，若《波羅延》、若《八跋耆經》、若《牟尼偈》、若《法句》。 [↑](#footnote-ref-190)
191. **《經集》〈彼岸道品〉（1110、1111偈），屬第十三位學童（優陀耶）之問答偈**：

     云何行有念，止滅一切識？我來問世尊，欲聞尊師語。

     受之於內外，不為生歡喜，如是行有念，止滅一切識。 [↑](#footnote-ref-191)
192. [原書p.824,n.10]《瑜伽師地論》卷19（大正30，386b-c）。

     **阿氏多（阿耆多）屬於《銅鐷部》《經集》中第一位學童**。偈文如下：

     **云何念所行，諸識當永滅？今請垂方便，為釋令無疑。**

     **於內外諸受，都不生欣樂，如是念所行，諸識當永滅。**

     若諸善說法，及有學異類，彼常委能趣，請大仙為說。

     不耽著諸欲，其心無濁染，於諸法巧念，是苾芻能趣。

     此是波羅延中，因阿氏多所請問頌。 [↑](#footnote-ref-192)
193. 參見附表二。 [↑](#footnote-ref-193)
194. 釋空理《「頂墮」與「墮頂」初探》，p.479-480（《福嚴第九屆學生論文集（下）》）：

     在《佛教漢梵大辭典》有**頂墮**一詞，梵文是Mūrdhabhyaḥ pātaḥ，Mūrdhan有「頭 （head）」、「最高或最前（highest, first part of anything）」、「頂端（summit）」等意思。而「頂（summit）」則是佛經所慣用的解說。Mūrdhan 是陽性名詞，當轉成複合詞使用時，它必須棄掉‘n’而成為Mūrdha（PG353），然後加上接尾詞，如與 -bhinna複合使用時，則成為Murdhabhinna，意思是「頭額分裂」；-bhyas是**從格**，當Mūrdhan加上“-bhyas” 則成為Mūrdhabhyaḥ，意思是「從頂」，若再加上pāta （墮）一字則成為Mūrdhabhyaḥ pātaḥ，意思就是「**從頂墮**」。

     若以**受格**（accusative）使用時，則應加上‘ān’轉變成Mūrdhān，意思是「到頂」，若再加上pāta （墮）一字則成為Mūrdhān pātaḥ，意思應是「**墮到頂**」。 [↑](#footnote-ref-194)
195. [原書p.824,n.11]《經集》〈彼岸到品〉」（南傳24，384）： [↑](#footnote-ref-195)
196. 爾時世尊適其時，比丘眾前受尊敬，恰如師子林中吼，為諸比丘說教法。

     阿耆多具金色光，光明圓滿如太陽，猶如十五夜滿月，於此始見正覺者。

     彼見世尊之肢體，得見相好圓滿相；**彼甚欣悅立一面，意向世尊發請益：**

     **「有關我師生年事，姓與特相請示我**，通達真言諸內容，婆羅門師教幾人。

     **年齡一百二十歲，彼姓當是婆和利**，生而肢體有三相，彼己通達三吠陀。

     大人相好及傳說，通達語彙及儀軌，**五百弟子彼教授，通達自法之極致**。……

     從來未聞來問者，今竟回答我所問，一切諸人皆感激，合掌向佛靜思惟：

     諸天乃至眾梵天，須闍之夫帝釋天，我等意中發質問，向誰應答此是問。

     **我等之師婆和利，遍問頂與頂裂智，敬請世尊教我等，仙人請除我等疑。**

     **無明為頂應須知；信心、正念及禪定，欲與精進得相應，明是頂裂有關智。**

     是於此諸學童，發起感激大狂喜，偏袒衣服羚羊皮，頭面頂禮佛兩足。

     （1）[原書p.824,n.12]《阿毘達磨發智論》卷1（大正26，918c-919a）。

     （2）《大毘婆沙論》卷6（大正27，26c1-26）：

     如世尊告阿難陀言：「吾今為汝等說頂及頂墮。謂聖弟子於五取蘊起作有為緣生法中，思量觀察：『此是無常、苦、空無我。』彼即於如是思量觀察時，有忍、有見、有欲樂、有行解、有見審慮忍，如是名為頂。」

     問：何故世尊為波羅衍拏說信為頂，為諸新學苾芻，說慧為頂耶？

     **答：佛善知法相及善知根器，應為說者即為說之**；餘無此能，故不應問。……

     復次，**為止諂曲及愚癡故。謂波羅衍拏是婆羅門種，雖有智慧而闕淨信，無信之慧增長諂曲，為止彼諂曲故說信為頂。新學苾芻是釋迦種，雖有淨信而闕智慧，無慧之信增長愚癡，為止彼愚癡故說慧為頂。**

     復次，世尊所化有利根者、有鈍根者，為利根者說信為頂，為鈍根者說慧為頂。……。

     同卷6（大正27，27a29-b5）：

     云何頂墮？答：如有一類，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信佛菩提法，是善說增修妙行，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善施設苦諦，善施設集、滅道諦。彼於異時，不親近善士，不聽聞正法，不如理作意，於已得世俗信退沒、破壞、移轉、亡失，故名頂墮。

     （3）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480-481：

     《發智論》說「頂」善根，依『波羅延拏頌』：「於佛法僧生小量信」。而佛為阿難ānanda說的：「於五取蘊起作有為緣生法中，思量觀察，此是無常苦空無我………是名為**頂**」。《大毘婆沙論》曾加以會通；《甘露味論》就進一步的綜合起來，如《論》卷上（大正28，973a）說：「信三寶；若信五受陰無常，若苦空非我。如是緣四諦十六行，勝煖法故說**頂**」。 [↑](#footnote-ref-196)
197. 《一切經音義》卷48（大正54，628a3）：

     波羅延（謂西域邑落名也。阿氏多、彌勤字也，或作阿耆多，此云旡勝，謂無人能勝也，舊言阿逸多訛也）。 [↑](#footnote-ref-197)
198. （1）《一切經音義》卷47（大正54，622a14）：

     摩納婆（梵語或云摩婆，此云年少淨行，亦云儒童，或言謂人也）。

     （2）《翻梵語》卷5（大正54，1013b12-13）：

     波羅延摩納婆等（應云婆羅耶那摩那婆，譯婆羅耶那者度被摩羅波者年少淨行）。 [↑](#footnote-ref-198)
199.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3章，第3節，p.55：

     賓祇耶為婆羅門摩納，更是經律中熟識的人物。《波羅延》中，「賓祇耶大仙」，「我年老力衰」，是一位老婆羅門仙人。經律中說到：賓祇耶婆羅門，在離車前讚佛，在五王前讚佛；《增支部》並明說為：「賓祈耶婆羅門從遠方來」。這位遠方來的婆羅門大仙，說偈讚佛，是佛教界最熟悉的故事。《波羅延》偈，就是由這位賓祇耶傳回南方的：《波羅延》由南方傳誦出來，應為這一傳說的真實意義。保存了阿槃提一帶，分別說部舊義的銅鍱部，對《義品》與《波羅延》有特殊的愛好，留下兩部偈的詳細解釋──《義釋》，也許與二部起源於邊地有關吧！ [↑](#footnote-ref-199)
200. [原書p.824,n.13]參閱水野弘元《經集》譯出所附的注解（南傳24，386-387）。 [↑](#footnote-ref-200)
201. 參見附表三。 [↑](#footnote-ref-201)
202. **〈蛇品〉12經：**1、蛇經，2、陀尼耶經，3、犀牛角經，4、耕田婆羅墮闍經，5、淳陀經，6、敗亡經，7、賤民經，8、慈經，9、雪山〔夜叉〕經，10、曠野（夜叉）經，11、征勝經，12、牟尼經。 [↑](#footnote-ref-202)
203. **〈小品〉14經：**1、寶經，2、臭穢經，3、慚經，4、大吉祥經，5、針毛夜叉經，6、法行經，7、婆羅門法經，8、船經，9、何謂戒經，10、起立經，11、羅喉羅經，12、鵬耆舍經，13、正普行經，14、曇彌迦經。 [↑](#footnote-ref-203)
204. **〈大品〉12經：**1、出家經，2、精勤經，3、善說經，4、孫陀利迦婆羅墮闍經，5、摩伽經，6、薩毘耶經，7、施羅經，8、箭經，9、婆私吒經，10、拘迦利耶經，11、那羅迦經，12、二種隨觀經。 [↑](#footnote-ref-204)
205. 參見附表四。 [↑](#footnote-ref-205)
206. [原書p.826,n.1]水野弘元日譯《經集》解題（南傳24，2）。 [↑](#footnote-ref-206)
207. [原書p.827,n.2]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727-732）。 [↑](#footnote-ref-207)
208. 商榷〔ㄑㄩㄝˋ〕：同“商搉”：商討；斟酌。（《漢語大詞典》（二），p.370） [↑](#footnote-ref-208)
209. 參見附表五、六。 [↑](#footnote-ref-209)
210. （1）[原書p.827,n.3]依《大正藏》編目。

     （2）《雜阿含經》卷48 （1279）（大正2，352a14-c6）。 [↑](#footnote-ref-210)
211. 《雜阿含經》卷4（大正2，29a29-b20）**（《雜阿含經》以下的文，是〈蛇品〉（七）《賤民經》所沒有的）**：

     婆羅門白佛言：「**如是大精進，如是大牟尼，不以所生故，名為領群特。不以所生故，名為婆羅門，業故領群特，業故婆羅門。**」

     時，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轉得信心，以滿鉢好食奉上世尊。世尊不受，以說偈得故，偈如上說。

     時，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見食瑞應已，增其信心，白佛言：「世尊！我今可得為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不？」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戒。」即得出家，獨靜思惟，如前說，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時，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心善解脫，自覺喜樂，即說偈言：

     「**非道求清淨，供養祠祀火，不識清淨道，猶如生盲者。今已得安樂，出家受具足，**

     **逮得於三明，佛所教已作。先婆羅門難，今為婆羅門，沐浴離塵垢，度諸天彼岸。**」 [↑](#footnote-ref-211)
212. 參見附表七。 [↑](#footnote-ref-212)
213. （1）《南傳》《相應部》1‧2‧2末後二頌文：惡魔波旬曰：

     **有子者依子等喜，有牛者依牛等喜，依五欲者人之喜，不依五欲實無喜。**

     世尊曰：

     **有子者依子等愁，有牛者依牛等愁，依五欲者人之愁，不依五欲實無愁。**

     （2）《雜阿含經》卷36（1004經）（大正2，263a17-25）：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母子更相喜，牛主樂其牛，眾生樂有餘，無樂無餘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母子更相憂，牛主憂其牛，有餘眾生憂，無餘則無憂。**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 [↑](#footnote-ref-213)
214. （1）《南傳》《相應部》9‧2初偈文：

     **應須起立與靜坐，汝等耽眠有何益？煩惱箭射所惱苦，患病痛人何得眠？**

     應須起立與靜坐，為求寂靜精進學；死神知汝不放逸，不來向汝作翻弄。

     （2）《雜阿含經》卷50（1332經）（大正2，367c22-28）：

     爾時，天神往至比丘前，而說偈言：

     **比丘汝起起，何以著睡眠？睡眠有何利？病時何不眠？**

     **利刺刺身時，云何得睡眠？**汝本捨非家，出家之所欲。 [↑](#footnote-ref-214)
215. 按：此一經的後段偈文是「拘迦利耶經」的前段偈文。 [↑](#footnote-ref-215)
216. 按：這一經的偈文是「拘迦利耶經」的前段偈文。 [↑](#footnote-ref-216)
217. （1）《南傳》《小部》「（11）羅喉羅經」：

     遵律別解脫，五根自防護，於汝身至念，一切須厭離。淨相伴欲貪，此須應迴避；

     **善依不淨想，修習心一境**。**修習無相定，捨去慢隨眠，止滅斯慢故，汝為寂滅行。**」

     **註1：**佛子羅喉羅出家為比丘，以舍利弗、目犍連為師。佛為使他對自己之出生、種姓、容貌等不起驕慢不為虛談，佛在其出家以來至得聖道時止，屢屢對他教誡。本經即是教誡之一。

     （2）《雜阿含經》卷45（1214經）：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得不利，得苦非得樂，我今見年少女人有妙絕之色，貪欲心生。今為生厭離故，而說偈言：

     貪欲所覆故，熾然燒我心，今尊者阿難，為我滅貪火。

     慈心哀愍故，方便為我說。」

     尊者**阿難說**偈答言：

     以彼顛倒想，熾然燒其心，遠離於淨想，長養貪欲者。

     **當修不淨觀，常一心正受**，速滅貪欲火，莫令燒其心。

     諦觀察諸行，苦空非有我，繫念正觀身，多修習厭離。

     **修習於無相，滅除憍慢使，得慢無間等，究竟於苦邊**。」

     （3）《南傳》《相應部》有偈篇8‧4：

     時，尊者**婆耆沙**以偈白**阿難**曰：我為貪欲燒，我乃心炎燃，瞿曇哀憐我，請說消火法。

     〔阿難：〕依於顛倒想，汝心之炎燃，以呼起貪欲，令止見淨相。

     見諸行無常，苦惱非自己，消滅大貪火，勿為屢次燒。

     集心於一點，令其住靜寂，**依於不淨想，令修自己心。**

     **有於身念住，以滿厭惡情，習修於無相，消滅慢隨眠。**

     **依其慢現觀，得行於寂靜。** [↑](#footnote-ref-217)
218. （1）《南傳．小部》〈小品〉（三）《慚愧經》：

     超越慚愧嫌忌者，若言我為汝之友，不引受自所作業，彼非我友應須知。

     口說愛語伴不實，對諸友人而語者，只知言而不實行，此諸賢者皆識知。……

     涅槃寂靜味遠離，已飲定味心歡喜永斷煩惱及諸惡，名為飲味法喜者。

     （2）《雜阿含經》卷35（大正2，253a26-c2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爾時，那羅聚落有商主外道出家，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為那羅聚落諸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尊重供養，如阿羅漢。……

     爾時，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云何惡知識？現善友相者，內心實恥厭，口說我同心，造事不樂同，故知非善友，口說恩愛語，心不實相應，所作而不同，慧者應覺知，是名惡知識，現善知識相，與己同一體。**……**云何離熾然？寂靜止息味，知彼遠離味，遠離熾然惡，飲以法喜味，寂滅離欲火，是名離熾然。**」

     爾時，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沙門瞿曇知我心念。」而白佛言：「我今得入沙門瞿曇正法、律中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不？」

     佛告商主外道出家：「汝今可得於正法、律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如是出家已，思惟，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footnote-ref-218)
219. 意思是：我稱這樣的人為婆羅門。 [↑](#footnote-ref-219)
220. [原書p.829,n.4]《經集》620-647偈（南傳24，234-242），與《法句》396-423偈相合（南傳23，79-83）。 [↑](#footnote-ref-220)
221. [原書p.829,n.5]《長部》（16）《大般涅槃經》，缺。《長阿含經》卷3《遊行經》（大正1，18b-c）。 [↑](#footnote-ref-221)
222. [原書p.829,n.6]《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37（大正24，390b-c）。 [↑](#footnote-ref-222)
223.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章，第3節，p.30：

     西北方的律師，將大涅槃事，集錄在律部中。持律者所傳的「大涅槃譬喻」，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footnote-ref-223)
224. [原書p.8830,n.7]《經集》〈小品〉」（1）《寶經》（南傳24，85）。

     《南傳．小部》《寶經》註解13、14：

     「**四惡趣**」是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

     「**六重罪**」是在殺母、殺父、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之五逆罪上，再加就他師外學。 [↑](#footnote-ref-224)
225. 印順導師著，《學佛三要》，p.90-91：

     約一念淨信說，並不太難，難在淨信的成就。聲聞到忍位，菩薩到初住，這才淨信成就了。以前，如聲聞的暖位也有「小量信」，但容易退失。如菩薩初住以前的十信位，「猶如輕毛，隨風東西」。這雖是淨信，但是不堅定的，沒有完成到不退階段的。我們修學信心，是要策發淨信，而且要修學到成就不退。如學者不能於三寶、四諦得勝解，也就不能得佛法的淨信。雖然三寶與四諦是真實的，有德有能的，初學者能「仰信」、「順信」，也不失為佛教的正信，為學佛的要門。然嚴格的說，沒有經過「勝解」，還不能表顯正信的特色！ [↑](#footnote-ref-225)
226.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1章，第2節，第2項，p.820：此明一切法。 [↑](#footnote-ref-226)
227. 參見附表一。 [↑](#footnote-ref-227)
228. [原書p.832,n.1]《大智度論》卷33（大正25，307b）。僧伽羅剎Saṃgharakṣa的《修行道地經》頌，也是稱為「優陀那」的（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401）。 [↑](#footnote-ref-228)
229. [原書p.832,n.2]《一切善見律註序》（南傳65，38）。 [↑](#footnote-ref-229)
230. [原書p.832,n.3]《長部》（16）《大般涅槃經》（南傳7，70-76、103-119、45-53）。 [↑](#footnote-ref-230)
231. [原書p.832,n.4]《增支部》九集（南傳22上，6-12）。 [↑](#footnote-ref-231)
232. [原書p.832,n.5]《銅鍱律》〈大品〉「大犍度」（南傳3，1-6）。 [↑](#footnote-ref-232)
233. [原書p.832,n.6]《銅鍱律》〈大品〉「拘睒彌犍度」（南傳3，610-612）。 [↑](#footnote-ref-233)
234. [原書p.832,n.7]《銅鍱律》〈大品〉「皮革犍度」（南傳3，343-348）。 [↑](#footnote-ref-234)
235. [原書p.832,n.8]《銅鍱律》〈小品〉「破僧犍度」（南傳4 282-284、303-304）。 [↑](#footnote-ref-235)
236. [原書p.832,n.9]《銅鍱律》〈小品〉「遮說戒犍度」（南傳4，353-358）。 [↑](#footnote-ref-236)
237. 摭〔ㄓˊ〕拾：1.收取；采集。（《漢語大詞典》（六），p.840） [↑](#footnote-ref-237)
238.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8章，第4節，p.552：

     長行與重頌：上面說過，「祇夜」的本義，並非重頌，而是「修多羅」的結頌──「結集文」；又為「八眾誦」──「結集品」；又引申為一切偈頌的通稱。等到「伽陀」與「優陀那」成立，重頌也隨後形成了。長行與偈頌，原是各別傳誦的。也許由於某些長行，與偈頌的內容相近，而被結合起來；或依偈頌而演為長行。長行與偈頌的結合，形成一新的體裁；《如是語》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南傳有「如是語」而沒有「本事」；覺音Buddhaghoṣa的解說，也不說「祇夜」是重頌。「祇夜」而被解說為重頌，是北方的解說，也就是成立「本事」，而沒有「如是語」的部派。

     增一法：以增一法──一、二、三等為次第而集成聖典的，在《長部》中，有《十上經》、《等誦經》。《長阿含》與之相當的，是《十上經》、《眾集經》。《長阿含》中，更有《增一經》、《三聚經》。《雜阿含》有「一問一說一記論……十問十說十記論」，就是增一法的雛型（這十法，傳為沙彌所必誦）。這一編集法，是法數的類集與整理，為佛法漸有「論」部傾向的表現。這是「阿含」完成以前的，重要的結集方法。現存的《如是語》與《本事經》，也是以增一法來集成的。 [↑](#footnote-ref-238)
239. 案：第一集Ekakanipāta有三品，共27經、第二集Dukanipāta有二品，共22經、第三集Tikanipāta有五品，共50經、第四集Catukkanipāta有13經。 [↑](#footnote-ref-239)
240.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8章，第4節，p.551-552：

     「如是語」，是不限於銅鍱部所傳的。「如是語」（本事）的另一特色，如《順正理論》卷44（大正29，593a）說：「本事者，謂說自昔展轉傳來，不顯說人、談所、說事」。《順正理論》下文，雖與「本生」相對，而以「本事」為過去事。然所說「自昔展轉傳來，不顯說人（為誰說）、談所（在那裏說）、說事（為什麼事說）」，與現存的《曼陀多經》並不相合，而卻與「如是語」相合。從這裏，得到了「如是語」與「本事」的共同特性──「自昔展轉傳來，不顯說人、談所、說事」。佛及弟子所說的經偈，師資授受，展轉傳來，不說明為誰說，何處說，為何事說，成為「如是語」型。過去久遠的事，展轉傳來，也不明為誰說，在何處說，為何事說；記錄往古的傳聞，就是「本事」。但是，「不顯說人、談所、說事」，對佛弟子的信仰承受來說，是不能滿足的。於是傳聞的「法」──「如是語」型，終於為「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住」（再加上同聞眾或事緣）。有人、有地、有事的「阿含」部類（成為一切經的標準型），所取而代之了。傳聞的「事」，也與「說人、談所、說事」相結合，而集入於「阿含」部類之中。這樣，「本事」已失去「不顯說人、談所、說事」的特質。然而「本事」（「如是語」）的特性，終於在傳承中保存下來，而為《順正理論》主所記錄。」 [↑](#footnote-ref-240)
241.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8章，第1節，p.494-495：

     玄奘所譯的《本事經》，也是「九分教」說，與大眾部說相合。或以為《本事經》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所傳，然玄奘所譯的，並不限於說一切有部。如所譯《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說到「五阿笈摩」與「發趣」等論，都與錫蘭的佛教有關。奘譯的《本事經》，與巴梨《小部》的《如是語》，顯為同一部類的不同誦本。從所說為「九分教」而論，這可能是大眾部，或者傳入北方，有了限度內的增潤。總之，「九分教」的舊說，不應看作說一切有部的傳說。這樣，大眾部，及分別說系而傳入錫蘭的，都是初期的「九分教」說。 [↑](#footnote-ref-241)
242.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0章，第3節，p.765-766：

     上面曾說過，《如是語》、《本事經》（同經而不同的誦本），是以增一法編集而沒有完成的聖典。所以沒有完成，是由於《增壹阿含》的集成。《增壹阿含》與《如是語》、《本事經》，是有密切關係的。《如是語》與《本事經》，雖不是《增壹阿含》編集的唯一資料，而是基本的，重要的資料。也就是以《如是語》及《本事經》為基本法數，更廣集其他的佛說。 [↑](#footnote-ref-242)
243.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35-36：

     後來，又集出祇夜（geya）與記說（vyākaraṇa）──「弟子記說」，「如來記說」。祇夜，本來是世俗的偈頌。在（法與律）修多羅集出以後，將十經編為一偈頌，以便於記憶，名為祇夜。

     經法方面，又集合流傳中的，為人、天等所說的通俗偈頌，總名為祇夜。

     遲一些傳出的偈頌而沒有編集的，如義品（Arthavargīya），波羅延（Pārāyaṇa）等。

     如表達佛法的，後來別名為伽陀gāthā如來有所感而說的偈頌，名「無問自說」──優陀那（Udāna）。在北方，優陀那成為偈頌集的通稱，如《法句》（Dharmapada）名為「法優陀那」。這些偈頌體，或為字數所限，或為音韻所限，說得比較含渾些；偈頌有文藝氣息，或不免過甚其辭，所以在佛法中，祇夜是「不了義」的。

     「律」也有祇夜，那是僧團中常行的規制，起初是稱為「法隨順法偈」的。

     法的記說，有「弟子記說」與「如來記說」。對於深隱的事理，「記說」有明顯、決了的特性，所以對祇夜而說，記說是「了義」的。

     律也有記說，那就是「戒經」的分別解說，如「波羅提木叉分別」。

     修多羅，衹夜，記說，是法與律所共通的，就是「九分（或「十二」）教」（navâṅga-vācana）的最初三分。法的最初三分，與漢譯的《雜[相應]阿含經》，南傳巴利語的《相應部》相當。 [↑](#footnote-ref-243)
244.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63：

     在傳說中，銅鐷部（Tāmraśāṭīya）以外的部派，與《小部》相當的，稱為「雜藏」。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不立「雜藏」，但也有相當的部類。如所說的《優陀那》（法句）、《波羅延》、《見真諦》、《諸上座所說偈》、《上座尼所說偈》、《尸路（尼）偈》、《牟尼偈》、《義品》，除《見真諦》、《尸路偈》不明外，都與銅鍱部的《經集》（一部分）、《法句》、《長老偈》、《長老尼偈》相當。此外，《本事經》也與《如是語》相合。這些，雖因部派而傳誦不同，但有共同的古典為依據，所以大致相近。 [↑](#footnote-ref-244)
245. [原書p.835，n.1]本書第8章第4節第1項。 [↑](#footnote-ref-245)
246. [原書p.838，n.1]《本生經總說》（南傳39，附3─5）。 [↑](#footnote-ref-246)
247. （1）[原書p.839，n.2]《高僧法顯傳》（佛國記）（大正51，865a-b）。

     （2）本生圖：依本生經之內容，表現於繪畫或浮雕者。本生圖之創作，始於印度，北傳經中亞、西域到中國、日本，南傳則流行於東南亞諸國……日本法隆寺「玉蟲廚子」之臺座亦有雪山童子、薩埵王子圖等留存下來。據法顯傳師子國無畏山寺條載，錫蘭夙行五百本生之雕造，或作須大拏[太子]、睒變[仙人]、象王、鹿馬，凡此形像，均彩畫莊嚴，狀如生人。又爪哇婆羅浮屠（Borobudur）之迴廊壁面，現有尸毘王、普明王、須大拏太子等諸多本生故事之雕像。」（佛光大辭典，p.1953） [↑](#footnote-ref-247)
248. （1）[原書p.839，n.3]《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13b）。

     （2）《古今譯經圖紀》卷4（大正55，363b18-19）：

     沙門摩訶乘西域人。栖心妙道結志弘通，以齊武帝永明年中，於廣州譯五百本生經（一卷）。」

     （3）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五冊》，p.89-90：

     初期三藏，主要從北道經西域而傳入。從南方海道來的，在宋、齊、梁間（西元424──518年），有師子國比丘尼來，依律授比丘尼戒（二部得戒）；廣州方面，譯出《五百本生經》，《他毘利[上座]律》（兩部都佚失了）；建康譯出《善見毘婆沙律》，《解脫道論》（覺音的《清淨道論》，是依此而修正充實的）。這些，都從巴利語佛教中來，但沒有能受到當時佛教界的重視。 [↑](#footnote-ref-248)
249. [原書p.839，n.4]Ganbhavaṁsa, JPTS.1886,p.59.。 [↑](#footnote-ref-249)
250. 案：對於巴利學者應為，偈頌古而散文為新論點，可參考第1章，第4節〈聖典的語言與古新問題〉，第2項〈長行與偈頌〉。 [↑](#footnote-ref-250)
251.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1章，第6節，p.861-862：

     4.分別說部時期（約為西元前250，傳說為第三結集；到200年）：「本生」的部分偈頌形成。5.銅鍱部時期：分別說部的佛教，移入錫蘭。在錫蘭盛行，形成一派，與化地部（Mahīśāsaka）等分立（西元前200以後）。這一時期很長，可分為：A「五百本生」成立，體裁為長行而雜入偈頌，作為「九分教」的《本生》。以長行敘述因緣，以偈頌作結，作為「九分教」的《優陀那》。這二部，都是擬古的。 [↑](#footnote-ref-251)
252.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4章，第3節，p.245-246：

     「本生」可分為二：經師所傳的「本生」，在傳述先賢的盛德時，以「即是我也」作結；這就成為釋尊的「本生」，也就是菩薩的大行。律師所傳的「本生」，是在說明某人某事時，進一步說：不但現在這樣，過去已就是這樣了。敘述了過去生中的故事，末了說：當時的某某，就是現在的某某。這一類型的「本生」，《僧祇律》最多，共存53則。《十誦律》與《根有律》，也有這一類型的「本生」。然《僧祇律》的「本生」，都在二部「波羅提木叉分別」中，而《根有律》特重於「破僧事」。傳說佛為了提婆達多（Devadatta）破僧，「廣說五百本生」，這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律的特色。 [↑](#footnote-ref-252)
253.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8章，第4節，p.558-569。 [↑](#footnote-ref-253)
254. 案：對說一切有部的本生相關內容，可參考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562。 [↑](#footnote-ref-254)
255. [原書p.839，n.5]《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

     《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20-22）：

     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名《雜藏》。 [↑](#footnote-ref-255)
256.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41-42：

     阿育王信佛，引起佛教的大發展。分化地區的民族文化，語言、風俗，都不能相同；佛法的適應教化，也就多少差異，成為部派更多分化的因素。阿育王時代，部派已經存在，如南傳說：目犍連子帝須說：「佛分別說也」，可見他是上座部分出（自稱上座部）的分別說部。當時的摩訶提婆──大天，是分化南印度摩醯沙曼陀羅，今Maisur的上座由於大天的弘化，後來分出制多山部等，大天是屬於大眾部的。末闡提分，分化到罽賓，犍陀羅，這是北印度，就是『漢書』所說的罽賓；末闡提是屬於（上座部分出的）說一切有部的。阿育王時代，「佛法」已從根本二部，再分化成三大系了。 [↑](#footnote-ref-256)
257.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章，第4節，p.59：

     聖典的內容與語言，也有同樣的情形。語言是表現內容的形式，但語文經過轉譯，或用更近代的語言來表達，如聖典的組織與內容，還是一樣，那就不能因語文而說是新的。反之，用古語文來表達新內容，不一定成為古的。如部分錫蘭語寫成的，改譯為巴利語，語文也許是古的，但聖典的古與新，還得憑聖典的內容來決定。從事聖典集成史的研究，當然要說古說新；但問題是多方面的，不可片面的論定。 [↑](#footnote-ref-257)
258. （1）[原書p.839，n.6]《十誦律》卷36（大正23，264b）。《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26（大正27，660a）。

     （2）《十誦律》卷36（大正23，264b11-15）：

     佛語諸比丘：「爾時師子王者，豈異人乎？則我身是。五百師子者，諸比丘是。過去世急怖時捨離我去，今急怖時亦捨我去。野干者，阿難是。過去世時愛念我，今亦愛念我。」佛即以是因緣故，如是廣說**五百本生**。

     （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26（大正27，660a24-26）：

     謂諸經中宣說過去所經生事。如熊、鹿等諸本生經。如佛因提婆達多說**五百本生**事等。 [↑](#footnote-ref-258)
259. [原書p.839，n.7]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221。 [↑](#footnote-ref-259)
260. 案：《小部》《本生經》有22篇，共547則。 [↑](#footnote-ref-260)
261. 《本生經（第10卷-第13卷）》卷11〈憍賞彌本生譚428〉（N36，72a8-75a6）。 [↑](#footnote-ref-261)
262. 《犍度（第1卷-第10卷）》卷10〈憍賞彌犍度10〉（N03，444a10-453a3）。 [↑](#footnote-ref-262)
263. 《四分律》卷43（大正22，880b15-882c22）。 [↑](#footnote-ref-263)
264.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4（大正22，159a14-160a4）。 [↑](#footnote-ref-264)
265. 《摩訶僧祇律》卷13（大正22，335a14-17）：

     佛告拘睒彌比丘：「汝莫鬪諍，更相言說，同止不和。何以故？過去久遠世時，有城名迦毘羅，王名婆羅門達多，如《長壽王本生經》中廣說。」 [↑](#footnote-ref-265)
266. 《譬喻經(第1卷-第39卷)》卷4（N29，113a4）：

     勇牛共拖車，歡欣色光輝，時常相圍繞，眾人多相隨。 [↑](#footnote-ref-266)
267.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1（大正24，49a13-50b15） [↑](#footnote-ref-267)
268. 案：《因緣談》Nidānakathā，分有：〈遠因緣談〉，〈不遠因緣談〉，〈近因緣談〉。 [↑](#footnote-ref-268)
269.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8章，第5節，p.595：

     經與律的因緣，事實上已遺忘了不少，何況「本生」等傳說！昔日因緣中的地名、人名，都是代表性的。所以我以為：每一則「本生」的因緣，都只是傳說如此。而敘述在然燈佛時受記，一直到祇園的成立，正表示為宣說「本生」的根本因緣。以佛傳為「本生」的因緣；為攝僧、制戒的根本因緣，這雖不是十二分教中，「因緣」的原始意義，而與「如徵問義品因緣」的意趣，卻完全相同。這是「因緣」的一類。 [↑](#footnote-ref-269)
270. （1）[原書p.844，n.1]《雜阿含經》卷49（大正2，362c）。梵本《毘奈耶皮革事》（N.Dutt：Gilgit manuscripts Ⅲ,part 4, p.188）

     （2）《雜阿含經》卷49（大正2，362c7-2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尊者阿那律陀於摩竭提國人間遊行，到畢陵伽鬼子母住處宿。時，尊者阿那律陀夜後分時，端身正坐，誦憂陀那、波羅延那、見真諦、諸上座所說偈、比丘尼所說偈、尸路偈、義品、牟尼偈、修多羅，悉皆廣誦。 [↑](#footnote-ref-270)
271. [原書p.844，n.2]同註32。 [↑](#footnote-ref-271)
272. [原書p.844，n.3]《長老偈》「大集」（南傳25，330）。 [↑](#footnote-ref-272)
273. 《長老偈經》卷1（N28，77a5-7）：

     一、山間嚴窟內，聲如獅子吼，長老練己偈，自作以聽偈。

     二、順名順姓，順法住，有智諸眾人，專念住不懈怠。

     三、成果思察此，人人此彼處，觀知不死道，此義為宣說。 [↑](#footnote-ref-273)
274. 《長老偈經》卷1（N28，192a11-194a14）。 [↑](#footnote-ref-274)
275. 《長老偈經》卷1（N28，190a9-192a10）：

     （866）鴦掘魔曰：「沙門！汝行而云：『我立住』，又我立住而云非立住，沙門！我問此義為如何，何以汝立我不立？」

     （867）佛曰：「鴦掘魔！我對諸生類，而立捨害意，汝對諸生類，生害不自制，依此因緣果，我立汝不立……。 [↑](#footnote-ref-275)
276. [原書p.844，n.4]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p.733。 [↑](#footnote-ref-276)
277.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8章，第3節，第2項「伽陀」與「優陀那」，p.545-546。 [↑](#footnote-ref-277)
278. 《長老偈經》卷1（N28，207a10）。 [↑](#footnote-ref-278)
279. 《長阿含經》卷4（大正1，27a3-5）。 [↑](#footnote-ref-279)
280.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6（N13，262a11-13）。 [↑](#footnote-ref-280)
281. 《長部經典(第15卷-第23卷）》卷16（N07，113a7-13）。 [↑](#footnote-ref-281)
282. 《長老偈經》卷1（N28，193a10）。 [↑](#footnote-ref-282)
283. 《雜阿含經》卷44（大正2，325b2-c9）。 [↑](#footnote-ref-283)
284. 《長阿含經》卷4（大正1，26c26-28）。 [↑](#footnote-ref-284)
285.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6（N13，262a14-263a4）。 [↑](#footnote-ref-285)
286. 《長部經典(第15卷-第23卷）》卷16（N07，112a12-113a6）。 [↑](#footnote-ref-286)
287. 《長老偈經》卷1（N28，114a10-13）。 [↑](#footnote-ref-287)
288. 《雜阿含經》卷44（大正2，319b15-c12）。 [↑](#footnote-ref-288)
289.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7（N13，292a14-294a11）。 [↑](#footnote-ref-289)
290. 《長老偈經》卷1（N28，101a10-11）。 [↑](#footnote-ref-290)
291. 《中阿含經》卷8〈4未曾有法品〉（大正1，471c27-475a10）。 [↑](#footnote-ref-291)
292.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9（N13，341a1-11）。 [↑](#footnote-ref-292)
293. 《長老偈經》卷1（N28，87a1-3）。 [↑](#footnote-ref-293)
294. 《雜阿含經》卷39（大正2，289b15-c20）。 [↑](#footnote-ref-294)
295.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10（N13，355a2-357a4）。 [↑](#footnote-ref-295)
296. 《長老偈經》卷1（N28，86a10-11）。 [↑](#footnote-ref-296)
297. 《雜阿含經》卷50（大正2，364a8-b20）。 [↑](#footnote-ref-297)
298.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4（N13，200a9-202a5）。 [↑](#footnote-ref-298)
299. 《長老偈經》卷1（N28，230a4-236a12）。 [↑](#footnote-ref-299)
300.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9a23-330a3）。 [↑](#footnote-ref-300)
301. （1）《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8（N13，312a2-329a14）。

     （2）[原書p.844，n.5]內容相同，次第不完全相合。 [↑](#footnote-ref-301)
302. 《長老偈經》卷1（N28，190a9-191a2）。 [↑](#footnote-ref-302)
303. 《雜阿含經》卷38（大正2，280c18-281c2）。 [↑](#footnote-ref-303)
304. 《中部經典(第9卷-第12卷）》卷10（N11，104a2-114a3）。 [↑](#footnote-ref-304)
305. 《長老偈經》卷1（N28，170a13-171a4）。 [↑](#footnote-ref-305)
306. 《雜阿含經》卷9（大正2，62b22-63b18）。 [↑](#footnote-ref-306)
307. 《中阿含經》卷29〈1大品〉（大正1，611c26-613a26）。 [↑](#footnote-ref-307)
308. 《長老偈經》卷1（N28，226a6-228a6）。 [↑](#footnote-ref-308)
309. 《中阿含經》卷30〈1大品〉（大正1，620b7-623a4）。 [↑](#footnote-ref-309)
310. （1）《中部經典(第5卷-第8卷）》卷5（N10，54a3-62a4）。

     （2）案：漢譯南傳大藏經作《梵天請經》或《梵天請教經》Brahmnimantaṇikasutta。 [↑](#footnote-ref-310)
311. 《長老偈經》卷1（N28，176a6-177a11）。 [↑](#footnote-ref-311)
312. 《中阿含經》卷29〈1大品〉（大正1，60b2-609a5）。 [↑](#footnote-ref-312)
313. 《增支部經典(第6卷-第7卷）》卷6（N22，73a14-77a11）。 [↑](#footnote-ref-313)
314. 《長老偈經》卷1（N28，184a5-186a5）。 [↑](#footnote-ref-314)
315. 《中阿含經》卷31〈1大品〉（大正1，623a11-628a11）。 [↑](#footnote-ref-315)
316. 《中部經典(第9卷-第12卷）》卷10（N11，57a2-78a9）。 [↑](#footnote-ref-316)
317. 《長老偈經》卷1（N28，194a2-14）。 [↑](#footnote-ref-317)
318. 《中阿含經》卷13〈1王相應品〉（大正1，508c9-51c13）。 [↑](#footnote-ref-318)
319. 《長老尼偈經》卷1（N28，249a3-6）。 [↑](#footnote-ref-319)
320.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5c16-326a16）。 [↑](#footnote-ref-320)
321. （1）《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5（N13，218a3-219a5）。

     （2）[原書p.844，n.6]《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作阿臈毘尼。

     （3）案：《相應部》，漢譯南傳大藏經作「阿羅毘迦」Aḷavi。 [↑](#footnote-ref-321)
322. 《長老尼偈經》卷1（N28，273a10-274a2）。 [↑](#footnote-ref-322)
323.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6c13-327a18）。 [↑](#footnote-ref-323)
324.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5（N13，222a12-224a2）。 [↑](#footnote-ref-324)
325. 《長老尼偈經》卷1（N28，249a7-9）。 [↑](#footnote-ref-325)
326.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6a17-b14）。 [↑](#footnote-ref-326)
327. 《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5（N13，219a6-220a7）。 [↑](#footnote-ref-327)
328. 《長老尼偈經》卷1（N28，264a14-265a8）。 [↑](#footnote-ref-328)
329.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8c19-329a22）。 [↑](#footnote-ref-329)
330. （1）《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5（N13，226a3-227a4）。

     （2）[原書p.844，n.7]《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作尸（利）沙（婆）遮羅。

     （3）案：《相應部》，漢譯南傳大藏經作「尸須波遮羅」Sīsupacālā。 [↑](#footnote-ref-330)
331. 《長老尼偈經》卷1（N28，267a5-13）。 [↑](#footnote-ref-331)
332. 《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8b16-c18）。 [↑](#footnote-ref-332)
333. （1）《相應部經典(第1卷-第11卷）》卷5（N13，225a1-226a2）。

     （2）[原書p.844，n.8]《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作優婆遮羅。

     （3）案：《相應部》，漢譯南傳大藏經作「優波遮羅」（Upacālā）。 [↑](#footnote-ref-333)
334. 《長老尼偈經》卷1（N28，282a12-285a6）。 [↑](#footnote-ref-334)
335. [原書p.844，n.9]後分長行，在《長老尼偈》，化為偈頌。 [↑](#footnote-ref-335)
336. [原書p.844，n.10]《相應部》「梵天相應」（南傳12，265）。 [↑](#footnote-ref-336)
337. [原書p.844，n.11]《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3a）。 [↑](#footnote-ref-337)
338. [原書p.844，n.12]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p.734。 [↑](#footnote-ref-338)
339. [原書p.845，n.13]後分長行，在《長老尼偈》，化為偈頌。 [↑](#footnote-ref-339)
34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3（大正24，1b5-7）：

     彼諸商人，晝夜常誦嗢拕南頌，諸上座頌：世羅尼頌、牟尼之頌、眾義經等，以妙音聲，清朗而誦。 [↑](#footnote-ref-340)
341. [原書p.845，n.14]《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作阿臈毘尼。 [↑](#footnote-ref-341)
342. [原書p.845，n.15]《雜阿含經》卷45（大正2，327b）。《相應部》「比丘尼相應」（南傳12，231）。 [↑](#footnote-ref-342)
343. 《譬喻經(第1卷-第39卷)》卷18（N29，270 a10-13)：

     一毘舍浮佛前，吾為僧苑僕，清淨心內喜，事無上僧團。二爾時積業故，二十一劫間，惡趣吾不知，近侍此果報。三第七劫往昔，七人名展被，大力具七寶，有為轉輪王。四四種無礙解…… [↑](#footnote-ref-343)
344. 案：赤銅鍱部九分教：1.sutta（契經）、2.geyya（祗夜，應頌）、3.veyyā-karana（記說）、4.gātha（偈頌）、5.udāna（無問自說）、6.itivuttaka（如是語）、7.jātaka（本生）、8.abbhudhamma（未曾有法）、9.vedalla（毘陀羅，智解）等之九分。 [↑](#footnote-ref-344)
345. 案：九分教加上：譬喻（Avadana）、論議（Upadeśa）、因緣（nidāna）成為十二分教。 [↑](#footnote-ref-345)
346. [原書p.848，n.1]本書第4章第3節第2項，第8章第5節第2項。 [↑](#footnote-ref-346)
347. [原書p.848，n.2]《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2-18（大正24，56b-97a）。 [↑](#footnote-ref-347)
348. [原書p.848，n.3]前有氈遮Ciñcā外道女帶盂謗佛事（大正24，76a-b），應為錯簡，合為12事。 [↑](#footnote-ref-348)
349. [原書p.849，n.4]《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上（大正3，112b）。 [↑](#footnote-ref-349)
350. [原書p.849，n.5]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p.767。 [↑](#footnote-ref-350)
351. 成語：1.習用的古語。2.指長期習用，結構定型，意義完整的固定詞組。 [↑](#footnote-ref-351)
352. [原書p.849，n.6]《譬喻》「長老尼譬喻」（南傳27，382─403）。 [↑](#footnote-ref-352)
353. [原書p.849，n.7]《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26（大正27，660a）。 [↑](#footnote-ref-353)
354. [原書p.849，n.8]水野弘元《經集》「蛇品」《犀角經》譯注（南傳24，25）。 [↑](#footnote-ref-354)
355. [原書p.849，n.9]《瑜伽師地論》卷25（大正30，418b）。 [↑](#footnote-ref-355)
356. [原書p.849，n.10]《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2-15（大正24，56a-73c）。 [↑](#footnote-ref-356)
357. [原書p.849，n.11]《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5（大正24，73c-75c）。 [↑](#footnote-ref-357)
358.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1章，第1節，p.795：

     支謙的譯本，除大乘外，法義都用說一切有部，可能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 [↑](#footnote-ref-358)
359. [原書p.849，n.12]《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7a）。 [↑](#footnote-ref-359)
360. [原書p.849，n.13]Sumaṅgalavilāsinī（I, P.15）。 [↑](#footnote-ref-360)
361. [原書p.850,n.1]《因緣僧護經》（大正17，565c-572b）。 [↑](#footnote-ref-361)
362. [原書p.850,n.2]《十誦律》卷25（大正23，178178a-180b）。《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上（大正23，1048c-1051b）。 [↑](#footnote-ref-362)
363. [原書p.850,n.3]《餓鬼事》（南傳25，87-94）。 [↑](#footnote-ref-363)
364. [原書p.850,n.4]《天宮事》（南傳24，550-558）。 [↑](#footnote-ref-364)
365. [原書p.850,n.5]《雜阿含經》卷19（大正2，135a-139a）。《相應部》「勒叉那相應」（南傳13，377-387）。 [↑](#footnote-ref-365)
366. [原書p.850,n.6]《銅鍱律》「經分別」（南傳1，175-180）。 [↑](#footnote-ref-366)
367. [原書p.851,n.7]《佛說鬼問目連經》（大正17，535b-536b）。 [↑](#footnote-ref-367)
368. 印順法師著，《永光集》，p.70：

     三藏是經、律、論藏；四藏是在三藏之外加一雜藏（Kṣudrakapiṭaka）……立雜藏的，現有文獻可知的，是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 [↑](#footnote-ref-368)
369. [原書p.851,n.8]《佛說雜藏經》（大正17，557b-560b）。 [↑](#footnote-ref-369)
370. [原書p.851,n.9]《餓鬼報應經》（大正17，560b-562b）。 [↑](#footnote-ref-370)
371. 《餓鬼事》與《天宮事》內容相同之處：（漢譯南傳大藏經，〈天宮事〉、〈餓鬼事〉）

     |  |  |
     | --- | --- |
     | **《餓鬼事》** | **《天宮事》** |
     | （17）耳環女鬼事 | （83）**輝煌耳環天宮** |
     | （37）塞里薩伽鬼事 | （84）樓閣天宮 |
     | （39）雷瓦提鬼事 | （52）雷瓦提女天宮 |

     [↑](#footnote-ref-371)
372. [原書p.852,n.10]《餓鬼事」6「食兒鬼」，24「無耳犬鬼」等，都與漢譯所傳的相同。 [↑](#footnote-ref-372)
373. [原書p.853,n.1]在然燈佛這一劫中，還有三佛，所以共有二八佛。其實，然燈佛以前的三佛，不在釋迦佛往昔的傳記之內。 [↑](#footnote-ref-373)
374. （1）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3章，第2節，p.142：

     《佛譬喻》初頌說：「三十波羅蜜多滿」。「三十」，不知是什麼意義！也許是初說三波羅蜜多，其後又成立十波羅蜜多。後人綜合的說「三十波羅蜜多」，安在《佛譬喻》的最初吧！

     （2）案：帕奧禪師，《菩提資糧》，p.142，描述：「十波羅蜜分三類：普通，中等，究竟。」 [↑](#footnote-ref-374)
375.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3章，第2節，p.142：

     銅鍱部所傳（八波羅蜜），本沒有般若波羅蜜多，這是很有意義的。因為般若是證悟的，如菩薩而有智慧，那就要證入實際了。所以無上菩提是果證，而不是波羅蜜多行。但在罽賓區的佛教，一般都公認般若為波羅蜜多。 [↑](#footnote-ref-375)
376.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9章，第1節，p.543-544：

     《佛譬喻》的「諸佛土」，如《華嚴經》的佛土莊嚴；《佛種姓》的化作空中經行處，如《大集經》的空中化作「寶坊」一樣。依覺音（Buddhaghoṣa）的《長部注》（Sumaṅgalavilāsinī）說：長部師（Dīghabhāṇaka）所傳的《小部》，是沒有《譬喻》與《佛種姓》的。可見這二部是後起的，與大乘思想相呼應的作品。 [↑](#footnote-ref-376)
377. 《長部經典(第1卷-第14卷)》卷14（N6，273a5-10）：

     諸比丘！從今**九十一劫以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出現於世。諸比丘！從今**三十一劫以前，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出現於世。諸比丘！於彼**三十一劫中，毘舍婆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出現於世。諸比丘！於此**賢劫，拘樓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出現於世。諸比丘！於此賢劫，**拘那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出現於世。諸比丘！於此**賢劫，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出現於世。諸比丘！於此**賢劫，今我阿羅漢**、等正覺者出現於世…… [↑](#footnote-ref-377)
378. [原書原書p.855,n.2]《大阿彌陀經》卷下（大正12，309c）。《遺曰摩尼經》（大正12，189c）。 [↑](#footnote-ref-378)
379. [原書p.856,n.3]《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2-15（大正24，56b-72b）。 [↑](#footnote-ref-379)
380. [原書p.856,n.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5（大正24，72c-73c）。 [↑](#footnote-ref-380)
381. [原書p.856,n.5]《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5（大正24，73c-75c）。 [↑](#footnote-ref-381)
382. [原書p.856,n.6] Sumaṅgalavilāsinī（I, P.15） [↑](#footnote-ref-382)
383. [原書p.857,n.1]《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71（大正29，728a）。 [↑](#footnote-ref-383)
384. [原書p.857,n.2]《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59（大正29，668b）。 [↑](#footnote-ref-384)
385. [原書p.858,n.3]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64-89。 [↑](#footnote-ref-385)
386. [原書p.858,n.4]《無礙解道》（南傳40，5）。 [↑](#footnote-ref-386)
387. [原書p.858,n.5]《無礙解道》（南傳40，371）。 [↑](#footnote-ref-387)
388. [原書p.858,n.5]《無礙解道》（南傳41，114）。 [↑](#footnote-ref-388)
389. （1）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20：

     《論事》，傳為阿育王（Aśoka）時代，目犍連子帝須（Moggaliputta tissa）依佛說而作，是遮破他宗以顯自的要典。

     （2）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51：

     《論事》，傳說目犍連子帝須，在論義中遮破他宗而造，可說是異部的批判集。但《論事》的內容，多數是後代增補的。 [↑](#footnote-ref-389)
390. [原書p.859,n.1]「吉祥經」為《經集》「小品」四經。「三寶經」為《經集》「小品」一經。「慈悲經」為《經集》「蛇品」八經。 [↑](#footnote-ref-390)
391. [原書p.859,n.2]「戶外經」，為《餓鬼事》「蛇品」五經。 [↑](#footnote-ref-391)
392. [原書p.859,n.3]《善見律毘婆沙》卷1（大正24，676a）。 [↑](#footnote-ref-392)
393. (N44，305a5-12) [↑](#footnote-ref-393)
394. (N29，6a11-7a3) [↑](#footnote-ref-394)
395.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二冊》p.109：

     「大乘佛法」興起前後，佛教界有兩大事情，對於佛法的通俗化，給以廣泛的影響。一、與法有關的聖典的書寫：經、律、論──三藏，雖經過結集，但一向依誦習而流傳下來。錫蘭傳說：在**毘多伽摩尼王（Vaṭṭagāmaṇi）**時，因多年戰亂而造成大饑荒。比丘們到處流離，憂慮憶持口誦的三藏，會因動亂而有所遺忘，所以西元前42─29年間，集合在中部摩多利（Mātale）的阿盧精舍（Aluvihāra），誦出三藏及注釋，書寫在貝葉上，以便保存。這雖是局部地區的書寫記錄，但佛教界聲氣相通，印度本土的書寫經典，距離是不會太遠的。 [↑](#footnote-ref-395)
396. [原書p.863,n.1]從說一切有部流出的經部（Sūtravādin），也不立「雜藏」。 [↑](#footnote-ref-396)
397.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1章，第1節，p.795：

     「聖偈」是《牟尼偈》，銅鍱部編為《經集》「蛇品」第12經。 [↑](#footnote-ref-397)
398. [原書p.863,n.2]如本書第7章第1節第2項所引。 [↑](#footnote-ref-398)
399. [原書p.863,n.3]《四分律》卷五四（大正22，968b）。 [↑](#footnote-ref-399)
400. [原書p.864,n.4]《三論玄義檢幽集》卷6（大正70，465b）。 [↑](#footnote-ref-400)
401. [原書p.865,n.5]《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 [↑](#footnote-ref-401)
402. 《摩訶僧祇律》卷27（大正22，447c11-14）：

     從今日後不聽若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賊入者即應更誦餘經，若《波羅延》、若《八跋耆經》、若《牟尼偈》、若《法句》。 [↑](#footnote-ref-402)
403. （1）[原書p.865,n.6]《摩訶僧祇律》卷13（大正22，337a）。又卷27（大正22，447c）。

     （2）《摩訶僧祇律》卷13（大正22，337a1-5）：

     若比丘受共行弟子、依止弟子，《八群經》、《波羅耶那經》、《論難經》、《阿耨達池經》、《緣覺經》，如是等種種經，若共舉、共下、共斷，應如是教弟子言：「汝待我誦斷，汝當誦。」若如是教，不受語者不復得教。 [↑](#footnote-ref-403)